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胡祖慶博士



民族陣線：民族主義政黨的發展  
與侷限(1972-1999)

碩士班研究生：郭曉雯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三日

#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4
第三節 資料來源與研究限制.....	6
第二章 民族陣線的歷史背景.....	11
第一節 西歐極右政黨的發展背景.....	11
第二節 法國極右勢力的歷史沿革.....	27
第三節 民族陣線的成立與發展.....	33
第三章 民族陣線的選舉成果.....	39
第一節 制度面的限制與契機.....	39
第二節 一九八〇年代的實證研究.....	46
第三節 一九九〇年代的實證研究.....	63
第四章 民族陣線的發展與侷限.....	91
第一節 選民基礎.....	91
第二節 政治生態.....	122
第三節 政黨組織.....	139
第五章 結論.....	151
附錄.....	156
參考書目.....	160

# 表目次

表：

表 3-1：法國的選舉制度.....	40
表 3-2：1986 年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結果.....	52
表 3-3：1988 年法國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結果.....	55
表 3-4：1988 年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結果.....	58
表 3-5：1984,1989 年法國歐洲議會選舉結果比較.....	61
表 3-6：法國團體對 1992 年公民複決的偏好結果.....	65
表 3-7：1993 年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結果.....	68
表 3-8：1995 年法國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結果.....	73
表 3-9：1993,1997 年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結果.....	81
表 3-10：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第二輪投票民族陣線候選人與左右派 在同選區相互競爭之比較.....	83
表 3-11：1997 年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第二輪投票結果.....	84
表 3-12：1999 年法國歐洲議會選舉結果.....	89
表 4-1：移民佔法國總人口數的百分比.....	97
表 4-2：歐洲移民與非歐洲移民佔法國的人數比較.....	98
表 4-3：法國 1975-1990 年人口普查中的北非移民人數.....	99
表 4-4：法國歷年失業率.....	100
表 4-5：法國移民比率與失業率之比較.....	101
表 4-6：法國 1980,1992,1993 年犯罪類型及人數比較.....	102
表 4-7：民族陣線選舉成績表現最佳的省分.....	108
表 4-8：當受訪者被問到「你認為投票支持民族陣線候選人的人， 是為了...？」.....	112
表 4-9：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民族陣線與其他主要政黨得票 比較.....	114
表 4-10：法國 1994-2000 年失業率與經濟成長率.....	115

表 5-1: 民族陣線歷年選舉得率 .....	153
-------------------------	-----

# 圖目次

圖：

- 圖 4-1：法國失業率與民族陣線國民議會選舉成績之比較.....100
- 圖 4-2：比較法國 1980 年與 1993 年的犯罪比例.....103
- 圖 4-3：1988 年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勒彭的得票率分佈.....107
- 圖 4-4：1993 年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民族陣線各行政區得票率.....109
- 圖 4-5：1997 年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民族陣線各行政區得票率.....110
- 圖 4-6：索佛雷斯民意調查機構從 1983-1995 年調查法國選民認為民族陣線對民主制度構成危險與不危險的比例.....121
- 圖 4-7：法國政黨的左右派政治光譜圖.....128
- 圖 4-8：民族陣線的組織架構.....146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由於一九八〇及一九九〇年代西歐各國普遍失業率居高不下，加上移民及政治庇護者的大量湧入，在此社會經濟環境不佳的情勢下，給予極右派政黨發展的溫床。因此西歐各國陸續有極右派政黨的出現，尤其法國、德國、奧地利、比利時、荷蘭、及義大利等國，其極右派政黨通常將移民與高失業率、犯罪率劃上等號的政見訴求迎合選民偏好，故在八〇、九〇年代選舉中贏得選民支持，而成為一股新興的政治勢力。

法國民族陣線(Le Front National)在黨魁勒彭(Jean-Marie Le Pen)領導下，採取反移民及激進種族主義色彩的政見在八〇年代後為該黨創下選舉佳績，<sup>1</sup>西歐其他國家極右政黨紛紛模仿該黨的言論而效法之，比利時佛蘭明人陣營(Vlaams Blok，簡稱VB)、奧地利自由黨(Freiheitlichen Partei Österreichs，簡稱FPÖ)甚至將該黨視為典範，造成西歐吹起一股反移民浪潮。

因此本論文將以法國民族陣線作為研究對象，藉由該黨崛起與成功的經驗分析極右民族主義政黨的發展及其侷限。法國一直以來標榜自由、平等、及博愛的樂土，為何會出現歐洲最排外的

---

<sup>1</sup>根據一九九八年歐洲反種族主義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Against Racism and Intolerance，簡稱ECRI)會議報告指出法國民族陣線乃歐洲主要國家極右政黨中最排外的政黨。請參閱BBC News, "World: Europe, France Tops Euro Racism Poll,"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124000/124532.stm](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124000/124532.stm) (Friday, July 3, 1998).

極右派政黨？研究民族陣線崛起的相關文獻普遍認為該黨在八〇年代後的竄起，歸因於其反移民政見訴求切合當時法國國內高失業率及外籍移民激增的環境，因而贏得選民支持，具體表現在其選舉成績上。

然而，本論文除了探討民族陣線的反移民競選政見外，將把焦點擺在法國選舉制度對該黨的影響，尤其是兩輪投票制究竟對該黨造成抑制或者是一項契機？

勒彭自一九七二年成立民族陣線後，一改法國極右派傳統，改走選舉路線，帶領民族陣線參與全國性及地方性的選舉，一九七三年國民議會選舉得票率僅 0.5%，至一九九七年國民議會選舉得票率成長至 15.2%，僅次於社會黨(Le 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 簡稱 PSF)與共和聯盟(Rassemblement pour la République, 簡稱 RPR)，擠身為第三大黨。在二十幾年發展中，該黨除了一九八六年國民議會選舉（採比例代表制）獲得三十五席次外，幾乎無法獲得國民議會議席，原因乃兩輪投票制侷限了小黨的發展。

儘管如此，從民族陣線歷年的國民議會選舉(1986-1997 年)及總統選舉(1988、1995 年)中，可發現選民在第一輪投票會將選票投給該黨，以致該黨在第一輪得票率達 10% 以上，直逼左右派政黨，該黨甚至瓜分了右派選票，對右派造成極大困擾。故本論文將分析民族陣線如何利用其在第一輪投票獲得的選票影響左右派政黨第二輪投票的勝負，亦即該黨如何利用其關鍵少數角色影響左右派選情。

隨著民族陣線勢力的崛起，選舉佳績使得該黨在法國政壇佔有一席之地，對左右派政黨構成威脅。值得一提是右派與民族陣

線的選舉合作，右派地方政治人物基於地方利益及打敗左派考量，必須與民族陣線在某些選區達成選舉合作，方可獲勝，無疑地承認民族陣線的地位。不過，大抵上左右派政黨採取全面夾殺民族陣線的策略，以一九九五年市鎮選舉為例，左右派政黨為了剔除民族陣線，達成封殺民族陣線候選人的策略。

法國長期由左右派政黨「四人幫」(gang of four，包括共產黨(Le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簡稱 PCF)、社會黨、法國民主同盟(l'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 française，簡稱 UDF)、共和聯盟)掌控政治局面，而八〇年代後竄起的民族陣線，打破左右派的藩籬，合力夾殺民族陣線，因此，民族陣線究竟應被歸類為右派，或者另屬一支極右派政黨？也將是本論文探討重點。

眼見民族陣線反移民政見獲得選民認同，以及高失業率環繞下，左右派政黨見狀不得不隨之修正政見，右派甚至更有往該黨靠攏的趨勢，從一九八六年席哈克(Jacques Chirac)政府、一九九三年巴拉杜爾(Edouard Balladur)政府所制訂的嚴苛移民法，一九九七年制訂的法語使用政策等，在在佐證右派吸納並落實該黨的政見。

綜上所述，本論文將分析民族陣線在一九七三至一九九九年間，如何將其移民議題變成全國性政治議題，以及該黨如何在法國「多黨兩極化」(bipolarisation)政治生態下維持生存空間，甚至影響右派政府決策的相關性問題。

除了探討民族陣線崛起與成功的因素外，對於該黨未來發展上的侷限亦是本論文深究所在。像民族陣線一樣的民族主義政黨由於政見皆以反移民議題為主軸，墨德(Cas Mudde)稱之為單一議



題政黨，或者有學者稱之為反移民政黨、種族主義政黨。<sup>2</sup>一旦其反移民議題被其他政黨吸納，或者失業率問題、移民問題不再嚴重則將面臨危機。

##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 壹、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以法國民族陣線的發展經驗分析民族主義政黨的發展與侷限。民族陣線在八〇年代後在法國政壇竄起，檢視其原因在於其反移民競選訴求獲得選民支持，使得該黨在全國及地方性選舉皆保持一定得票率，對左右派政黨構成威脅；尤其右派政府為了與民族陣線爭取選票，吸納該黨諸多反移民政見為政策並加以施行。因此為了更清楚呈現民族陣線崛起背景，本論文將就法國選舉制度對該黨的影響、該黨競選政見、選票來源、政黨組織、在「多黨兩極化」政治生態下的角色、以及反移民的單一議題所遭遇困境等問題一一探討。並以歷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作為主要研究方法。

#### 一、歷史研究法

本論文以時間為縱軸，將民族陣線的歷史沿革、歷年選舉成果、競選策略運用、政黨組織變化作一分析研究。

---

<sup>2</sup> Cas Mudde, "The Single-Issue Party Thesis: Extreme Right Parties and the Immigration Issue,"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 vol. 22, no. 3(July 1999), 183.

## 二、文獻分析法

蒐集學者研究有關西歐極右派政黨發展背景，以及民族陣線的選舉成果、移民政見、及其選民基礎等資料，加以整理、分析、運用，以便對極右派民族陣線有更深刻的瞭解。

## 貳、研究架構

本論文主要分緒論、本文、結論三大部分，本文區分為三章，各章安排如下：

第二章主要探討西歐民族主義政黨的意識型態與其發展情形，以及為何以法國民族陣線作為個案分析。本章試圖從西歐極右派政黨中意識型態差異而歸納出民族主義政黨的類型，並論述西歐極右派民族主義政黨在奧地利、比利時、德國、義大利、荷蘭發展概況。其次，由於法國民族陣線乃本論文個案研究對象，故在此首先探討該黨的歷史淵源及其建立的原因。

第三章主要討論法國全國與地方性選舉制度對民族陣線的限制與發展上的契機。在黨魁勒彭領導下如何利用法國各層級選舉制度的差異而能在八〇、九〇年代選舉綻放成果，不但與左右派政黨競爭選票，同時與右派在某些選區達成選舉合作的交易。

第四章探討民族陣線的發展與侷限。本章主要探討該黨的反移民政見與高失業率、犯罪率間的關聯性，是否該黨的崛起反映了法國八〇、九〇年代的社經情境，從而吸引選民支持；該黨究竟吸引哪些選民的認同？選票來源為何？其次，在法國「多黨兩極化」政治生態下，民族陣線如何突破左右派政黨的重圍，建立自己的一支勢力，並且影響左右派政府的決策。第三是，勒彭領

導下的黨機器如何在選舉中運作，並論述黨內派系問題及政黨組織架構。最後，並分析民族陣線在未來發展上如何受限於單一議題主張。

### 第三節 文獻分析與研究限制

#### 壹、文獻分析

國內研究法國民族陣線的碩士論文僅許益源著「法國極右派勢力---民族陣線之研究」，從民族陣線歷史淵源作一詳細論述，並以歷年(1973-1989)選舉成績表現作為該黨發展背景，不過並未分析法國選舉制度對競選的影響；最後討論該黨基本主張並以比例代表制及傳媒報導、勒彭個人魅力作為該黨成功的主因。

此外，有關期刊及書籍部分僅張台麟教授有這方面的研究，認為民族陣線的選舉成功在於勒彭透過公開演講方式將移民議題訴諸選民並提出激進解決方案，贏得選民支持。不過，激烈的言論與行為不但引起民眾反感，同時造成黨內的衝突，加上兩輪投票制侷限，這些因素都是該黨面臨的困境所在。

由於國內有關極右派民族陣線研究甚少，故本論文大部分以英文書籍與期刊為主要參考。有關極右派書籍方面，Geoffrey Harris 在 *The Dark Side of Europe: The Extreme Right Today* 中，認為由於極右派在歐洲議會組成一個黨團，其種族主義、新法西斯主義(neo-fascism)的言論與行為受到注目與抨擊，故探討這股極右派勢力如何崛起，並以法國民族陣線作為例子，說明「勒彭現

象」(Le Pen Phenomenon)影響到西德、義大利、奧地利等極右派政黨而形成風潮。

Han-Georg Betz 在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中，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極右派如何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成為西歐一股重要勢力。瑞典、丹麥、法國、德國、荷蘭、奧地利、比利時、義大利等國極右派政黨如何利用反移民、排外等主張在其國內全國性、地方性選舉及歐洲議會選舉上獲得議席。

Aurel Braun 與 Stephen Scheinberg 等編著 *The Extreme Right: Freedom and Security at Risk* 中，研究加拿大、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波蘭、匈牙利等國極右派的發展。並論述極右派政黨如何遊走於在法律邊緣與激進言論、行為間。Peter H. Merkl 與 Leonard Weinberg 等編著 *Encounters With the Contemporary Radical Right* 中，介紹西歐、東歐、英美等國家極右派政黨崛起的背景與因素，及其未來發展的困境。

而針對民族陣線研究方面，Jonathan Marcus 在 *The National Front and French Politics: The Resistible of Jean-Marie Le Pen* 中，除了對民族陣線歷史沿革、黨組織扼要介紹外，作者側重於該黨在一九七三至一九九四年間選舉成果，及左右派政黨如何因應該黨的竄起，尤其右派對是否與該黨選舉合作立場不一，造成右派黨內衝突；並分析民族陣線如何成功地將移民議題變成法國政治議題，從而吸引選民支持。

Harvey G. Simmons 在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 中，介紹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五年間法國極右派歷史淵源及民族陣線成立，民族陣線並透過選舉

洗禮成功地成為一支政治勢力，並論述該黨組織如何運作、選民基礎為何。不過，作者認為從該黨反猶太人、種族主義意識型態及反移民主張認為該黨是一個危險政黨，對民主制度構成威脅。

Peter Davis 在 *The National Front in France: Ideology, Discourse and Power* 中，認為民族陣線乃當代法國最受爭議的一個政黨，自一九八三年市鎮選舉崛起後，其意識型態、政見受到注目。故本書主要研究該黨民族主義、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意識型態，以及如何在 Toulon 市、Orange 市、Marignane 市、Vitrolles 市落實其意識型態。

Edward G. DeClair 在 *Politics on the Fringe: The People,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中，分析民族陣線如何透過民族認同、反移民、反歐洲統合、及批評居高不下失業率訴求成功地吸引選民，並將該黨從南部選區票倉擴大到北部、東北部地區。同時作者深度訪查該黨菁英份子從而更瞭解黨組織的運作模式。並認為該黨不僅是法國政黨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勢力，而且促使歐洲極右派政黨勢力再抬頭。

而 Deborah A. Connelly 在其博士論文 *The Ideology, Message, and Recep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Jean-Marie Le Pen and the Front National* 一文中，從民族陣線的歷史淵源、政黨組織與運作、黨魁勒彭言論、及該黨參與一九八〇至一九九五年國民議會與總統選舉的政見及宣傳造勢做一詳盡研究。並探討法國失業率、犯罪率及外籍移民的問題。

有關探究歐洲極右派期刊方面，Cas Mudde 認為極右派政黨為單一議題政黨，具備民族主義、排外、國家主義的經濟、法律

與秩序等意識型態； Paul Taggart 認為奧地利自由黨、比利時佛蘭明人陣營、法國民族陣線、德國共和黨(Republikaner, 簡稱 REP)、義大利北方聯盟(Lega Nord, 簡稱 LN)等極右派的新民粹主義政黨(new populist parties)具備反體制、排外、種族主義、自由經濟等意識型態； Pia Knigge 研究比利時、丹麥、法國、德國、義大利及荷蘭等六國極右派政黨，發現他們重視移民議題，以及主張排外、種族主義、強大國家等意識型態； Liz Fekete 認為歐洲興起一股種族主義浪潮，如法國民族陣線、義大利北方聯盟、德國德意志人民聯盟(Deutsche Volksunion, 簡稱 DUV)、奧地利自由黨等鼓吹反移民議題，對民主制度造成威脅。

而 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wu 探討民族陣線將移民議題變成法國一九八〇年代重要政治議題，舉凡國籍法修正、雙重國籍、移民的入出境管制、北非回教移民問題等皆是該黨競選政見及政綱，影響左右派政府對移民的決策。Christopher T. Husbands 探討八〇年代右派政府移民議題的回應，及移民在一九八一到一九九〇年法國政治上扮演的角色。

## 貳、研究限制與範圍

礙於語言的限制，故本論文以英文書籍、期刊、報紙、電子期刊(*The Economis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News Statesman*, *The Nation*)、網站(*BBC News*)等資料為主，輔以少數相關中文書籍與期刊作參考。

本論文的研究限制在第一是論文當中所提及的行政區、省分、市等皆以法文原文呈現，除了普遍通用巴黎(Paris)、馬賽(Marseill)、里昂(Lyon)三城市翻譯成中文外。

第二是研究時間限定在一九七二年勒彭創立民族陣線後至一九九九年間的發展，至於該黨分裂後的情勢將不在討論範圍。影響民族陣線發展的因素眾多，但本論文將焦點擺在移民議題以彰顯民族主義政黨特色。

第三是本論文僅鎖定西歐極右派政黨加以分析，並以他們民族主義、排外、法律與秩序的意識型態凸顯民族主義政黨的特性，從而分析西歐極右派政黨符合民族主義色彩者。其他歐洲極右派政黨則不在討論範圍之內。

第四是法國選舉制度的差異影響著民族陣線的發展，包括總統、國民議會、參議院、歐洲議會、行政區議會、省議會、市議會等七個層級選舉。囿於參議院選舉資料的闕如，故本論文僅探討民族陣線參與其餘六個層級選舉的情形。

## 第二章 民族陣線崛起的歷史背景

### 第一節 西歐極右政黨的崛起背景

學者對歐洲極右派政黨定義不同，使得極右派政黨名稱有右派激進政黨(right-wing extremist parties)、極右派政黨(extreme right-wing parties)、新法西斯主義政黨(neo-fascist parties)、新民族主義政黨、新激進右派政黨(new radical right parties)如此多的分類。歐洲極右派政黨最早出現於一九六四年義大利社會運動黨(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簡稱 MSI)的成立，七〇、八〇年代其他國家陸續有極右派政黨的出現。

墨畢耶(Klaus Von Beyme)將歐洲民主國家的政黨意識型態分成九類政黨家族(families spirituelles)。而本論文乃從法國民族陣線分析民族主義政黨的發展與侷限，故在此只探討第八類右派激進政黨。<sup>3</sup>

墨畢耶認為極右派政黨家族中主要是以法西斯主義(fascism)為宗旨。在歐洲國家法西斯主義運動及其政黨的發展乃發生於兩次世界大期間。法西斯主義主張反政府介入經濟、反民主、反自由，以及保護社會傳統價值。民族主義經常暗示且明示出現在法

---

<sup>3</sup>墨畢耶將歐洲政黨分成九大類，第一類為自由與激進政黨，第二類為保守政黨，第三類為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政黨，第四類為基督教民主政黨，第五類為共產主義政黨，第六類為農業政黨，第七類為區域與種族政黨，第八類為右派激進政黨，第九類為生態政黨。請參閱 Alan Ware,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2



西斯主義意識型態中，而成為其主要構成元素。<sup>4</sup>

一九四五年後，有一些新法西斯主義政黨出現，如義大利社會運動黨在選舉活動上積極參與。民族主義結合法西斯主義成為極右派政黨發展的主因，例如法國民族陣線及德國共和黨，兩黨皆主張國家的經濟困窘起因於外籍移民的出現。極右派尚有一些反體制的運動，最著名的例子是五〇年代中葉法國的布熱黨，此政黨得到小商人及農人的支持。七〇及八〇年代則出現反政府及反賦稅的極右政黨，如丹麥的進步黨(Progress Party)。

此外，胤格納茲(Piero Ignazi)認為極右派政黨的分類在於他們政黨黨綱中對政治制度意識型態及態度的反應。因而他們可能是破壞民主政體的反體制政黨；抑或支持威權、層級制度的政府及侵略性的民族主義者；或者他們都是主張種族優越及種族主義者。<sup>5</sup>

晚近如貝茲(Hans-Geroge Betz)或塔格爾特(Paul Taggart)將極右派政黨以是否具備法西斯主義而區分為新舊極右派政黨，或者稱之為新民粹主義政黨及新法西斯主義政黨。<sup>6</sup>不過，因各個學者對極右派政黨所持定義不同，無法歸納出一致性的分類。舉例來說，如法國民族陣線在塔格爾特分類下屬於新民粹主義政黨，但在哈斯本德(Christopher T. Husbands)分類下卻屬於新法西斯主義政黨。<sup>7</sup>因此，本論文將以 extreme right-wing parties 這個名稱來代

---

<sup>4</sup> Ibid., 41.

<sup>5</sup> Pia Knigge, "The Ecological Correlates of Right-Wing Extremism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34(1998), 251.

<sup>6</sup> Hans-Geroge Betz,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N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4, 1-35. 及 Paul Taggart, "New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8, no. 1(January 1995), 34-35.

<sup>7</sup> Christopher T. Husbands, "The Other Face of 1992: the Extreme-Right Explosion in Western Europe,"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 45, no. 3(1992), 273-274.

表後文所稱的極右派政黨。

由於極右派政黨定義莫衷一是，故本論文將侷限於他們意識型態的探討，並且論述八〇、九〇年代極右民族主義政黨崛起的背景及發展。

墨德認為極右派政黨具備民族主義、排外、國家主義的經濟、法律與秩序等意識型態；<sup>8</sup>塔格爾特認為極右派的新民粹主義政黨具備反體制、排外、種族主義、自由經濟等意識型態；<sup>9</sup>彌格(Pia Knigge)研究比利時、丹麥、法國、德國、義大利及荷蘭等六國極右派政黨，發現他們重視移民議題，以及主張排外、種族主義、強大國家等意識型態；<sup>10</sup>貝茲認為一九八〇年代後法國民族陣線、德國共和黨及比利時佛蘭明人陣營大力提倡排外與種族主義。<sup>11</sup>

歸納學者對極右派政黨意識型態的研究，本論文取其中的三大項：民族主義、排外、法律與秩序，作為民族主義政黨的主要意識型態。儘管極右派政黨出現於歐洲各國，但本論文的研究對象僅限於西歐極右派政黨，而這其中又以標榜民族主義、排外等意識型態為核心者將被歸類為民族主義政黨。

筆者歸納出西歐極右派政黨中比較符合民族主義政黨色彩的包括法國民族陣線、德國共和黨與德意志人民聯盟、奧地利自由黨、比利時佛蘭明人陣營、荷蘭中央黨'86(Centrum Partij' 86，簡

---

<sup>8</sup> Mudde, op. cit., 187-189. 及 Cas Mudde, "Right-Wing Extremism Analyz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es of Three Alleged Right-Wing Extremist Parties(NPD, NDP, CP' 86),"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27(1995), 209-217.

<sup>9</sup> Taggart, op. cit., 36-40.

<sup>10</sup> Knigge, op. cit., 255.

<sup>11</sup> Betz, op. cit., 119-139.

稱 CP' 86)、義大利北方聯盟(Lega Nord, 簡稱 LN)等,<sup>12</sup>不過北方聯盟在一九九三年後則不再符合民族主義政黨色彩(後文將作論述)。

首先,民族主義政黨強調族群的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主張國家的傳承、文化及語言一致性;換言之,他們強調民族認同的重要性,認為他們國家內的移民對本國人構成威脅。舉例來說,法國發生的「頭紗事件」(Headscarves Affairs)即是民族認同的危機;比利時佛蘭明人陣營亦反對移民及說法語瓦隆區(the Walloons)人民;德國統一後,極右派共和黨亦是種族主義的提倡者。

其次,就排外態度而言,排外是民族主義政黨主要的選舉政見。民族主義政黨的排外主張在於懼怕外國人的威脅,換言之,恐懼外籍移民的入侵,並且將移民歸咎為失業率、犯罪率及喪失傳統價值的罪魁禍首。法國民族陣線黨魁勒彭即提出移民等於失業率的口號;奧地利自由黨黨魁海德(Jörg Haider)仿效勒彭的言論,亦提出類似的競選口號。德國的極右派共和黨對外國人相當仇視,尤其政治庇護者。

至於法律與秩序方面,民族主義政黨主張維持嚴格的法律體系,並確實地執行法規。而且他們認為法律與秩序應包括道德層面,反對同性戀、墮胎、藥物濫用等。例如法國民族陣線及荷蘭

---

<sup>12</sup> 此處所指西歐並非全然按地理區劃分而來,而是取自研究歐洲極右派政黨學者對西歐的定義。塔格爾特將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義大利、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等國歸類為西歐,同樣地彌格則將比利時、丹麥、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等國視之西歐。而貝茲將義大利、法國、德國、丹麥、挪威、奧地利、比利時、瑞士等國,哈斯本德將奧地利、丹麥、瑞典、義大利、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瑞士等國視為西歐,故本論文將奧國、義大利視為西歐。

中央黨'86 要求恢復死刑制度；比利時佛蘭明人陣營及德國共和黨認為社會的秩序及層級制度的必要性，反對同性戀、墮胎等。

而本論文為何以法國民族陣線來說明民族主義政黨的發展與侷限，在於該黨的反移民競選政見及主張常受到奧地利自由黨及比利時佛蘭明人陣營的拷貝，並且德國共和黨與荷蘭中央黨'86 甚至視民族陣線的成功為仿效典範。

除了上述歸納民族主義政黨的意識型態外，下面將逐一介紹奧地利自由黨、比利時佛蘭明人陣營、德國共和黨與德意志人民聯盟、義大利北方聯盟、荷蘭中央黨'86 等西歐極右民族主義政黨的崛起與發展。

## 一、奧地利

奧地利主要極右派政黨為自由黨，其黨魁為海德。因其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熱衷於納粹活動，故他早年從其父母身上獲得許多政治訓練。海德主張反移民與同性戀，如同勒彭於法國的地位，他亦是奧地利政壇上極為重要的人物；並且像勒彭一樣，海德過於極端的言論也為他帶來麻煩。雖然他於一九八九年當選克倫斯亞(Carinthia)省長，卻因其支持希特勒的言論被迫辭去職位。<sup>13</sup>

在八 0 年代自由黨僅是一個約有 5% 選票的小黨。在一九八六年海德當選黨主席前，自由黨在奧地利政壇上被視作小黨；然而，海德當上主席後，重新整頓該黨，擴大該黨的影響力。

---

<sup>13</sup> Edward G. DeClair, *Politics on the Fringe: The People,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5.

海德借用法國民族陣線的競選策略套用在自由黨身上。仿效勒彭的策略，他成功地利用大眾對政治人物醜聞的厭惡而加以攻擊。不論政治與財政的醜聞皆使政治人物受到大眾的懷疑，尤其政治人物的腐化，更造成大眾對他們信任感的降低。

其次，海德經常喊出「奧地利有十四萬的失業者及十八萬的移民」口號，勒彭亦曾喊出相同的口號。<sup>14</sup>他主張反腐化及抑制移民人數的政見，使自由黨在一九九五年國會選舉中得到四十個議席，亦即獲得一百零六萬多張選票，21.9%得票率。在海德的掌控下，自由黨參與各種全國與地方性選舉皆有不錯表現。一九九四年的地方選舉在克倫斯亞與維也納(Vienna)分別獲得 33%、22%得票。

在一九九六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自由黨獲得 27.6%得票，拿下六個席次，與其國內兩大黨相較下，票數幾為相近。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及人民黨(People Party)分別贏得 29.1%、29.6%得票。因此，選舉的佳績使得自由黨成為歐洲極右派政黨中最受歡迎者。

自由黨對歐盟持反對立場，海德利用反歐盟的激進言論而得到媒體的注意，亦如勒彭於法國一般。海德透過媒體的渲染成功地成為大眾的焦點。

近來，奧地利最大的保守派人民黨，決定與二 000 年獲得 27%選票的自由黨共組聯合政府，已造成歐盟其他會員國的反彈。歐

---

<sup>14</sup> 詳見第三章第二節。

盟其他十四個會員國警告奧地利，一旦極右派自由黨成為聯合內閣閣員，歐盟其他會員國與奧國的接觸層次將從政治層面降低至技術層面。<sup>15</sup>

歐盟會員國之所以干涉奧地利的內政，肇因於二次大戰時希特勒的極右政黨抬頭，導致整個歐洲大災難的歷史殷鑑不遠，自由黨黨魁海德過去提出讚揚希特勒與排外的言論，使歐盟國家認為，自由黨的價值觀明顯不符歐盟長久以來尊重和平、自由與民主的理念。雖說歐盟國家強烈反對自由黨成為聯合內閣的閣員，但此舉也說明極右派不再是不受重視的小黨角色。

## 二、比利時

比利時最具影響力的極右派政黨是佛蘭明人陣營，黨主席為德侖特爾(Filip Dewinter)。該黨套用法國民族陣線及奧地利自由黨的主張，同樣抨擊比利時政府的移民政策。

比利時因其國內多種族及語言存在，包括荷裔佛蘭明人(Fleming)、法裔瓦隆人(Wallon)、及德國後裔族群，故為反映其複雜的多種族，而建構一個獨一無二的政府組織，該國劃分成北部荷語區、南部法語區、東部邊境德語區及布魯塞爾雙語區，並設置有四個「地區議會」(Region Council)和三個「社群議會」(Community Council)。<sup>16</sup>然而，這樣的中央聯邦架構卻無法成功

---

<sup>15</sup> 中央社，「奧新政府納入極右派 歐盟棘手」，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十五日。

<http://news.yam.com.tw/international/200002/15/10979900.html>.

<sup>16</sup> 一九九三年比利時通過憲法修正案，將全國分成北部佛蘭德斯邦、中部布魯塞爾邦及南部瓦隆邦等聯邦體制。請參閱陳坤森，「比利時聯合政府之研究：社會分歧與多黨競爭」，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1期（民國八十五年一月），87。張淑勤，「比利時法蘭德斯運動」，輔仁歷史學報，第7卷（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58。

地緩和南部法語區及北部荷語區間種族的緊張情勢。

由於佛蘭明人陣營是以佛蘭明人為組成份子。故他提出的競選政見主要訴求於住在南部經濟不景氣瓦隆語區內的佛蘭明人，如果支持該黨將脫離困苦的環境。

如同民族陣線般，佛蘭明人陣營亦在八〇年代迅速竄起。首先是在地方選舉上的優異表現，尤其在安特爾(Antwerp)地方選舉上得到近 30% 得票。雖然在政壇上該黨仍是個小黨，但是在聯邦、行政區、市鎮與歐洲議會選舉上一樣獲得不錯的成績。在最近的佛蘭明地區議會上，該黨贏得 12% 得票，在一百二十四席的總席次中佔十五席。另外，在全國性的選舉上，該黨在上下兩院國會皆佔有席次，如在一九九五年的國會選舉上，共得 8% 選票，在上下院分佔三席及十一席。<sup>17</sup>

不過，因為比利時乃多黨林立的國家，故無任何政黨可在國會中獲得多數，必須組成聯合內閣政府以利運作。儘管極右派佛蘭明人陣營在國會選舉中獲得佳績，但其激進主張難以受到他黨贊同而被排除於聯合內閣之外。而國會更通過法案，使極右派政黨無法獲得法定的政黨補助款項，以阻止其發展。<sup>18</sup>

德侖特爾的佛蘭明人陣營拷貝了民族陣線諸多策略，其本人亦仿效勒彭的言論，提出比利時正面臨移民、治安惡化及失業率等三項問題。<sup>19</sup>例如德侖特爾在該黨初次的競選政見即提出「我們自己國家人民優先」口號，而此口號很明顯地來自民族陣線的

---

<sup>17</sup> DeClair, op. cit., 197.

<sup>18</sup> 同註十五。

<sup>19</sup> Betz, op. cit., 136.

「法國人民優先」口號。

再者，一九九一年民族陣線總幹事莫格黑(Bruno Mégret)提出五十項有關移民政策的計畫，而德侖特爾仿效之並列出七十項之多的移民政策。該黨的政見諸多亦與法國民族陣線類似，例如一九九一年競選主要政見：(1)支持佛蘭德斯邦獨立；(2)非歐洲裔無法融入西方社會，故應鼓勵他們返回其母國；(3)注視家庭政策，提升法蘭德斯婦女生育力；(4)必須加強警力方能壓制犯罪產生；(5)要求廢止一九九〇年四月通過的自由墮胎法。<sup>20</sup>

如同法國一般，在比利時的移民多數來自北非及中非。而佛蘭明人陣營有效地利用宗教、種族、及民族的差異而刻意區分移民與本地人的分別。根據德侖特爾本人的說法「我們必須限制回教徒的入侵，因為我們難以接受信仰回教的人移民進來。事實上，我認為假如信奉回教即不可能融入我們的國家社會中」。<sup>21</sup>

### 三、德國

隨著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下，東西德合併統一。但這個統一過程也遭逢諸多困境。由於分隔多年，東西德民眾根深蒂固的疑惑依然存在，加上原本經濟良好的西德合併東德後，經濟的衰退顯而易見，且政府必須向民眾加稅方可渡過合併的陣痛期，因而引起許多不滿的聲音。

此時德國的極右派利用這個不確定的因素從一九九一到一九

---

<sup>20</sup> Jaak Billiet and Hans de Witte, "Attitudinal Dispositions to Vote for a 'New' Extreme Right-Wing Party: The Case of 'Vlaams Blok',"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27, (1995), 186.

<sup>21</sup> DeClair, op. cit., 198.



九三年間進行恐怖活動。當恐怖活動持續時，其中最激進團體是由新納粹主義年輕人組成的光頭群(skinheads)，專門攻擊外國工人、尋求庇護者及吉普賽人，使得民眾反感而造成極右派影響力式微。這些新納粹的成員皆出現於舊東德地區，因為東西德合併導致政治與社會的快速變遷，連帶造成該區的經濟斷層與失業率產生。

最後，此暴力行動開始消退。因為政府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並於一九九五年制訂禁止十種不同的激進組織活動。如此強硬的規定反而使得像極右派政黨共和黨、德意志人民聯盟得以生存下來。<sup>22</sup>

共和黨的淵源可追溯到基督教民主聯盟(CSU)，其創黨者皆來自主流政黨的成員。翰德爾斯(Franz Handlos)、莫夷格特(Ekkehard Voigt)等於一九八三年創立了共和黨。一開始這幾個領導者即希望複製義大利社會運動黨與法國民族陣線的經驗，透過選舉的洗禮使得該黨得到合法的地位。

在德國極右派政黨中以共和黨最受媒體的青睞。在創黨不久後，該黨在一九八九年選舉中有不錯佳績，在柏林的國會中獲得7.5%得票。同年，該黨在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7.1%得票，六個席次，並在歐洲議會中與法國民族陣線聯盟。一九九二年及一九九六年該黨在巴登沃騰保邦(Baden-Wuerttemberg)分別獲得10.9%及9.1%得票支持。

共和黨如同法國民族陣線一般，提倡保衛德意志民族的認

---

<sup>22</sup> DeClair, op. cit., 198.

同。該黨的兩大目標，第一為恢復德國的民族光榮；第二是避免移民及庇護者對德國構成威脅。然而在東西德統一後，該黨將主要目標轉移在持續成長的外籍移民問題上，並抨擊主流政黨將德國帶向多元文化的社會；並強力反對德國成為移民國家，認為外國人無權成為德國人，政治難民也無權尋求庇護。<sup>23</sup>

該黨表達其反移民的立場，認為政府應該避免濫用庇護法以便保護德國公民的安全。如同民族陣線般，共和黨批評回教徒及回教文化對民族認同構成威脅，甚至提出警告「回教徒想要回教成為世界宗教的主導地位，因此該黨要求其他歐洲國家要面對回教的挑戰，同時停止侵犯且偏狹的回教在德國及歐洲發展」。<sup>24</sup>同樣地，共和黨注重傳統道德，主張嚴格禁止墮胎。

即便德國統一了，卻增加了民眾的不安全感，促成激進的暴力行動陸續出現，不過共和黨並未從中獲利。雖然在一些地方選舉上表現不錯，但仍無法突破國會 5% 的門檻規定，接著一九九四年又喪失其歐洲議會的議席。與法國民族陣線相較下，德國的共和黨組織薄弱且尚待發展。並且該黨中沒有一位像勒彭般強而有力的領導者可收平黨內的紛爭，故使得該黨在後續選舉上失利。

德國另一支極右派政黨德意志人民聯盟創立於一九八七年，在一九九一年不萊梅市獲得 6.2% 得票，以及一九九二年在斯勒赫爾斯坦邦(Schleswing-Holstein)獲得 6.3% 得票。該黨黨員大約有一萬五千人左右。<sup>25</sup>

---

<sup>23</sup> Betz, op. cit., 132-134.

<sup>24</sup> Betz, op. cit., 135.

<sup>25</sup> 湯紹成，「德國極右派勢力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12 期（民國八十七年十月），86。

一九九八年四月德國東部地區薩克森—安哈特邦 (Sachsen-Anhalt, 後稱薩安邦), 該黨獲得 12.9% 得票率, 十六個議席, 不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也是一九九〇年德國統一後極右派政黨首次在德東地區獲得議席, 選舉成績表現最佳的一次。檢視原因在於該黨提出的競選口號如「德國的錢應屬於德國人工作所得」及「工作以德國人為第一優先考量」。這些民粹主義的口號吸引了不少德東地區年輕人及失業者。據估計至少有三分之一德東年輕人被極右派政黨所吸引。<sup>26</sup>

從薩安邦選舉結果得知, 德意志人民聯盟的選民多半來自年輕人及失業者, 以抗議投票表達對於現狀的不滿。德東薩安邦原為東德的工業中心, 不過統一後, 被西德的高科技所取代, 以致薩安邦經濟一落千丈, 失業率攀升。

自統一後, 德國聯邦政府投入大量資金援助德東地區, 可是, 德東地區四十年社會主義的統治下, 百業待興。當德西新科技取代德東老舊機器時, 迫使許多工廠關廠, 造成大量失業人口。德西地區失業率從一九九一年的 5.1% 升高至一九九七年的 10%, 德東地區在同一時期更由 10% 升高至 17%。另外, 根據德國內政部統計, 德國在一九九七年約有七百三十萬外籍人士, 約佔總人口的 8.9%。加上德國政府基於人道立場補助及安頓政治難民, 並對本國失業者的救助有限。同時高失業率攀升下, 極右派人士鼓吹外國人搶走工人的工作機會, 造成本國人民生活困難。<sup>27</sup>因此, 面對高失業率的情勢, 選民轉而支持極右派政黨以表達其不滿。

---

<sup>26</sup> Liz Fekete, "Popular Racism in Corporate Europe," *Race and Class*, vol. 40, no. 2-3(1999), 190.

<sup>27</sup> 同註二十五, 83。

再者，共和黨與德意志人民聯盟認為將所有外國人驅逐出境將可解決許多社經問題。並且批評現任的政府與政黨無力解決目前的社經問題，尤其在申請政治庇護問題上。這些煽動的手法，獲得不少支持，故從上述兩黨的主張可發現他們接近民族主義政黨色彩。

#### 四、義大利

義大利社會運動黨是歐洲歷史最悠久的極右派政黨，對歐洲極右派運動有很大貢獻，且在義大利混沌的政治下扮演重要的角色。雖然學者胤格納茲與奕斯莫爾(Colette Ysmal)認為義大利社會運動黨比法國民族陣線更受到傳統法西斯主義的影響，<sup>28</sup>但從該黨最近的轉變來說，發現該黨企圖打破傳統且重新塑造新形象，希望變成有能力組成政府的主流政黨。

一九四六年駢尼(Giorgio Pini)及阿尼馬特(Giorgio Almirante)成立義大利社會運動黨。在創建後的三十年間，該黨在全國與地方性的選舉上皆獲得議席，表現不俗。雖然從義大利人眼中該黨經常參與選舉活動，但該黨在一九七〇年的恐怖活動卻讓民眾無法對之完全信任。

費尼(Gianfranco Fini)是今日義大利極右派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其於十七歲時即加入義大利社會運動黨。在他四十五歲時，重新改造且調整該黨的路線。因此在費尼的領導下，該黨徹底地改頭換面。他成功地運用民眾對主流左右政黨以及對義大利民主

---

<sup>28</sup> Piero Ignazi and Colette Ysmal, "New and Old Extreme Right Parties: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and Italian Movimento Social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22, no. 1(1992), 101.

制度運作的不滿而吸引選民的注意。

在面對混沌的政治環境，費尼於是在一九九四年將義大利社會運動黨改名為國家聯盟(National Alliance)，加緊地鞏固其在該黨的地位並開始努力轉換國家聯盟成為受尊重的極右派政黨。

一九九四年的選舉，國家聯盟獲得得票率超過 13%，是該黨創黨四十八年以來中最輝煌的一頁，共獲得一百零七席。該黨因前述的成績，其中五人被延攬入聯合內閣。雖然新內閣壽命不長，但國家聯盟卻將此次入閣的機會視作政治的磨練，以備將來有機會展露頭角。

一九九六年再次舉行的全國性選舉，國家聯盟藉由贏得 15% 的選票，進一步增加該黨的實力，這樣的成果使該黨無疑地成為義大利的第三大黨。由上述得知，國家聯盟依然保持相當的人氣並完成了勒彭與民族陣線作不到的事，成為聯合內閣的一員。<sup>29</sup>

不過，根據學者胤格納茲與奕斯莫爾針對極右派政黨民族陣線與義大利社會運動黨比較分析，相較下後者排外立場較低，符合學者莫德認為移民議題從未在該黨扮演重要角色。對於法律與秩序也較不重視（如死刑執行、加強警力等）。<sup>30</sup>因此不符合民族主義政黨色彩。

如同前述若根據學者彌格的研究，義大利極右派政黨北方聯盟比較符合民族主義政黨的色彩。該黨於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二日由參議員包西(Umberto Bossi)所創立。原名倫巴地自治聯盟

---

<sup>29</sup> DeClair, op. cit., 201.

<sup>30</sup> Ignazi and Ysmal, op. cit., 110-117.

(Lombard Autonomist League), 一九八六年改名為倫巴地聯盟 (Lombard League), 並於一九九〇年又改名為現在的北方聯盟。該黨的選舉政見除改變原有貪污腐化的政黨生態、減少國家干預經濟並加速國營事業民營化外,<sup>31</sup>反移民也是重要政見所在。

該黨認為外籍移民的持續增加將會造成失業率的攀升及經濟的衰退, 並且抨擊政府無能力解決這些日益嚴重的社經問題。此外, 該黨又批評政府提倡移民, 將導致義大利變成如美國般的多種族、多民族、及多宗教國家, 使人民喪失民族認同感, 故提出大幅減少移民數量的政見。一九九二年國會選舉該黨提出排外的競選政見, 獲得 8.8% 的得票率, 在參眾兩院中各獲得二十五及五十五個席位, 成為義大利第四大黨。儘管對移民採取負面態度, 不過該黨已經逐漸減少提出排外的訴求。一九九三年市鎮選舉獲勝後, 即放棄再將移民當成一個政治議題, 並放棄排外的言論。<sup>32</sup>

極右派北方聯盟在一九九三年前, 其意識型態與主張符合民族主義政黨色彩, 不過, 在法國、比利時、奧地利、比利時、荷蘭等極右派政黨仍強力鼓吹排外運動時, 該黨卻毅然放棄這種民粹的作風, 改走較溫和的路線, 已經與上述那些國家的民族主義政黨意識型態不符, 故一九九三年後北方聯盟如同義大利社會運動黨一樣只能稱為極右派政黨, 不能再歸類為民族主義政黨。

## 五、荷蘭

荷蘭在一九八〇年出現極右派中央黨(Centrum Partij, 簡稱

---

<sup>31</sup> 張台麟, 「義大利政黨政治之發展及其特性」, 問題與研究, 第 33 卷, 第 9 期 (民國八十三年九月), 72。

<sup>32</sup> Betz, op. cit., 119-123.

CP), 以反移民為訴求。一九八二年國會選舉僅獲 0.8% 得票率, 一九八四歐洲議會選舉提高至 2.5%。由於選舉成績不見理想, 一九八六年該黨重整更名為 CP' 86。

學者莫德研究中央黨' 86 具備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排外、法律與秩序等意識型態。<sup>33</sup>他認為民族主義是該黨重要的意識型態, 從其政黨黨綱及宣言中可發現其強調排外及種族純淨。其次, 就種族主義而言, 雖然該黨強調沒有一個種族優於其他種族, 但近來的言論卻呈現一個種族比其他種族來得更優秀。亦即強調白人種族優越性, 同時貶低其他種族。

再就仇視外國人而言, 自創黨以來該黨一直以激進的方式表達排外的態度。在其政黨的文件中可發現認為外國人構成危險的文字。第四項法律與秩序方面, 該黨主張建立強大的國家才能擁有強大的警力, 並且實施死刑制度, 才能維護社會的法律與秩序。

一九八四年末期出現與中央黨' 86 同樣極右派政黨中央民主黨(Centrumdemocraten, 簡稱 CDs), 不過其意識型態主張與前者比較下, 前者較符合民族主義政黨色彩, 因此在此僅討論中央黨' 86。

從墨德研究極右派民族主義政黨的經驗分析得知, 極右派政黨的選民並非全部選民皆反移民, 但多數選民會因這些政黨反移民的態度而支持他們。許多數據顯示極右派選民厭惡移民; 並就在全部選民為考量下, 極右派選民認為移民議題較為重要。移民

---

<sup>33</sup> Cas Mudde, "Right-Wing Extremism Analyz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es of Three Alleged Right-Wing Extremist Parties(NPD, NDP, CP' 86),"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27(1995), 210-218.

政見在民調中依然是極右派選民投票的主要動機，一九九五年奧地利國會選舉時約 50% 的自由黨選民表示移民是其投票的主因，一九九五年法國總統選舉時 54% 的民族陣線選民因移民議題而支持該黨，同樣地，在比利時三分之二的佛蘭明人陣營選民提到移民議題是其支持的原因。<sup>34</sup>

因此，可發現移民議題乃民族主義政黨發展的觸媒，但像這樣的單一議題政黨一旦主軸議題被抽離，將面臨式微的危機。法國民族陣線足以做為上述西歐民族主義政黨的楷模，並在過去的十年間主導西歐極右派運動的發展。而本論文將以法國民族陣線作為研究的個案對象，試圖透過下面章節分析該黨起源、選舉成果、政見、選民基礎、政黨組織及在法國「多黨兩極化」生態下的發展，從而呈現民族主義政黨發展與其單一議題政黨所面臨的困境。

## 第二節 法國極右勢力的歷史沿革

民族陣線繼承法國社會中一貫的政治傳統。可由盧梭(Eric Roussel)所說「是一種自然秩序的信念，亦即保衛某些傳統價值，對民主制度的懷疑---至少在議會制的形式、排外運動，甚至是潛伏的反猶太主義」發現此項傳統的特徵，<sup>35</sup>因此，從極右派歷史沿革探究，方可瞭解法國極右派的發展與民族陣線思想與意識型態的形成。

---

<sup>34</sup> Ibid., 185-186.

<sup>35</sup> DeClair, op. cit., 12.



## 壹、第三共和時期

法國極右派組織最早可追溯到第三共和時期。一八九九年緋邁(Murice Pujo)及凡吉耶斯(Henral Vaugeois)創立法蘭西行動黨(Le comité d' action française), 且以共和運動為號召。隨即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加入該組織, 奠定該組織的基礎。由於莫拉斯是極右派思想的先驅, 其君主主義及民族主義思想對往後的極右派組織影響深遠。

他所強調恢復法國傳統君主制成為該組織主要精神支柱。甚至, 莫拉斯所主張民族主義、排外、反議會制、反猶太人亦成為該黨的意識型態。莫拉斯的反猶太人思想是從德雷福事件(l' Affaire Dreyfus)中確立。一八四九年, 猶太裔軍官德雷福(Alfred Dreyfus)被控背叛法國出賣情報給德國。經軍事法庭審判, 被判終身監禁於法屬圭亞那之惡魔島。此事件引起當時社會上的反猶太人及仇外運動。<sup>36</sup>

對莫拉斯來說, 恢復君主制方能復興法蘭西的光榮為其畢身志業。因為君主制是法國的一項重要傳統。再者, 他將天主教教義與秩序等同視之, 故他深信法國民族的傳承必須恪遵君主與天主教。唯有天主教階級制度下的君主制方可在快速變化的社會中維持秩序。<sup>37</sup>他痛責內閣制的共和體制, 因為其民主選舉的過程破壞了國家的一統性與利益。與勒彭不同處在, 他認為實施民主制只會導致毀滅, 而非像勒彭採取選舉路線。

---

<sup>36</sup> 王皓昱, 「以法國憲政經歷析論政體之緣起與危機」, 東吳政治學報, 第 14 期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 145。

<sup>37</sup> Deborah A. Connelly, "The Ideology, Message, and Recep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Jean-Marine Le Pen and the Front National," The Graduate School Department of French,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August 1998), 77-78。

莫拉斯的民族主義導致十九世紀末極右派的排外思想。他懼怕外國人的存在將改變國家的本質，此種排外的思想刺激了法國往後的排外運動。與勒彭主張的民族主義有異曲同工之處，勒彭在歐洲人與北非或回教徒間做區分，而莫拉斯則在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做分別。<sup>38</sup>

一九二〇年代，莫拉斯與其友人透過法蘭西行動黨期刊(*La Revue de l'Action Française*)及報紙宣傳他們的共和理念而影響民意。一九三〇年代，經濟混亂及政府的醜聞促使包括法蘭西行動黨在內的極右派組織走上街頭暴力抗議第三共和的腐敗，希望恢復君主政體。結果此次行動失敗，造成諸多黨員失望而離去。

莫拉斯為了達到恢復君主立憲制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與維琪政府合作。復因維琪政府參與德國納粹壓迫猶太人的行動，莫拉斯於一九四五年被判處無期徒刑，造成法蘭西行動黨式微而消失，雖如此但莫拉斯的思想卻一直永存下去。

## 貳、第四共和時期

原為 Saint-Céré 市文具商的布熱德(*Pierre Poujade*)因不滿政府實施的高稅率，故聯合小商人與對政治腐化失望者，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成立保障小商人暨手工業者聯盟(*Union de Défense des Commerçants et Artisans*，簡稱 UDCA)，該黨的原始宗旨是落實稅賦平等及改善行政效率低落的問題。

---

<sup>38</sup> Ibid., 79.

UDCA 的出現反映了對抗法國的經濟現代化。在法國經濟現代化意謂鄉村人口因往工業都市遷移而逐漸減少。工業都市陸續出現工廠、超級市場等，導致農夫、零售小商人無法生存。在一九五四年前所做統計，每年有三萬塊農地消失，或每十個農夫就有三個失去工作。在此同時，政府強加增稅在小商人身上。<sup>39</sup>故 UDCA 反映了小商人、農夫對政府財政的不滿，他們希望維持法國的傳統經濟結構。

其次，布熱德另一痛責之處即是經濟、政治、及知識份子的腐化。對其自身來說，腐化出現在菁英、行政單位、教育制度上，故其反議會制，吸引了極右派的支持者。然而 UDCA 不僅是反稅、反現行政府，且反猶太人主義，甚至有排外的主張。反猶太人主義並且成為該黨的競選政見。布熱德甚至在競選大會向群眾發表「猶太人滾回耶路撒冷」的演說。<sup>40</sup>

一九五六年一月的國民議會選舉，該黨獲得 11.6% 選票及五十二個席次，其中包括勒彭在內。布熱德本身並未參與競選，卻試圖在國民議會外，以黨機器控制其黨員。

同年，布熱德將保障小商人暨手工業者聯盟改名為法蘭西同盟會(Union et Fraternité Française，簡稱 UFF)。法蘭西同盟會宗旨在維護傳統方面與莫拉斯相近。但由於其主張愈形偏激，如排斥猶太人並強調恢復舊有道德秩序，法國學者杜瓦傑(Maurice Duverger)曾批評該黨有法西斯傾向的政治團體，不僅造成許多成員如勒彭等相繼離去，而且遭到選民的排斥，故在一九五七年一

---

<sup>39</sup> Harvey G. Simmons,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6, 28.

<sup>40</sup> *Ibid.*, 29.

月的國會議員補選中慘遭落敗。並於次年六月正式解散。<sup>41</sup>

由於勒彭加入布熱德的政黨，使其有機會成為國民議會的議員，而在國民議會中訓練其辯才，並且從布熱德身上，勒彭學習到如果要吸引忠實者的支持者，必須坦率且直接的向大眾表達理念。再者，鑑於 UDCA 是一個鬆散的政黨組織，故勒彭學習到組織一個成功的政黨必須有凝聚力的政黨黨綱及強勢的領導者。

### 參、第五共和時期

法國自帝國主義殖民地擴張時期就在北非、中東、中南半島保有殖民地。然而，隨著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決，各個殖民地紛紛要求脫離法國統治而獨立自主。一九五四年法國自越南敗退後，對法國的經濟政治帶來衝擊。自一八三〇年後，阿爾及利亞即為法國殖民地，爾後法人陸續移民阿爾及利亞。法國掌控阿爾及利亞政府，加上法籍人士在阿爾及利亞長久以來不論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享有高度優越權，造成阿爾及利亞人的反彈。<sup>42</sup>經濟的不平等外加政治的不平等終於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阿爾及利亞爆發動亂要求獨立。

阿爾及利亞最大的獨立運動團體國家解放陣線(Le 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ale, 簡稱 FLN)，發動一連串的恐怖活動，迫使法國政府派兵平亂。緊張且複雜的阿爾及利亞情勢，使法國政府窮於應付且無力處理，導致內閣頻繁更迭與政治不穩。終於在軍方、朝野人士各方的企盼下擁戴戴高樂將軍(Charles de Gaulle)復

---

<sup>41</sup> 許益源，「法國極右派勢力---民族陣線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民國八十一年五月)，10。

<sup>42</sup> Simmons, op. cit., 37.

出執政。戴高樂重新草擬新憲法，且將其訴請公民複決，獲得多數人民贊同，終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新憲法正式生效，第五共和至始建立，並宣稱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擁有主權。

往後幾年法國政府已無力承擔維持阿爾及利亞隸屬法國所耗損的心血及資源。因而在一九六〇年戴高樂總統與國家解放陣線商談阿爾及利亞獨立問題，造成勒彭等極右派人士的不滿。長期以來，極右派積極主張阿爾及利亞隸屬法國，不可獨立。

若干反對戴高樂之阿爾及利亞政策的極右派組織，如法國阿爾及利亞國家陣線(Le Front National pour l'Algerie Gaulle)等，他們與派駐在阿爾及利亞的軍事將領聯合起來組成一個秘密軍事組織(L'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ite，簡稱 OAS)，並採取武裝鬥爭方式反對戴高樂的阿爾及利亞政策。該組織領袖夏爾將軍(le Général Challe)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企圖發動政變，所幸戴高樂採取緊急應變措施而解除危機。<sup>43</sup>

一九六一年法國政府與國家解放陣線達成停戰協定並於一九六二年將阿爾及利亞獨立議題交付公民複決，結果獲多數民意支持。戴高樂總統解散國會並進行國民議會改選，反戴高樂立場的勒彭極右派組織只獲得 15.9% 選票，其本人亦未當選。法國殖民歷史自此告結束，極右派勢力隨之式微。

由於戴高樂在一九六二年十月透過公民複決將總統選舉改成直接民選，使得勒彭瞭解總統大選代表全國民意的重要性。故原本有意參與一九六五年第一次公民直選總統的戰局，但礙於自身

---

<sup>43</sup> 張台麟，「論法國極右派「國家陣線」之興衰」，問題與研究，第 28 卷，第 6 期（民國七十

僅三十五歲的年齡，所以他放棄參選，轉而支持當時極右派組織領袖狄西爾(Jean-Louis Tixier-Vignancour)投入選舉。

狄西爾的競選政見主要在於失去阿爾及利亞殖民地的議題上，其他如反對七年制的總統任期、抨擊現代化的經濟。原本預估 25% 選票，但選舉的結果僅獲 5.27% 得票。狄西爾的失敗即為極右派的失敗，其組織在選後分裂。根據法國學者斯卡爾勒伯(Roger-Gérard Schwartzberg)觀察一九六五年總統選舉，證明兩輪決選投票制有利於中間路線的候選人，而不利於政治光譜上極端兩端的候選人。法國的總統選制規定如在第一輪未有候選人獲得過半數選票當選，則必須在第二輪中就第一輪得票前兩名者投票一決勝負，因此，極右派的候選人根本毫無機會當選。<sup>44</sup>

### 第三節 民族陣線的成立與發展

在民族陣線成立前，尚有反共產主義西方活動(Occident)與新秩序(Ordre Nouveau)兩支極右派團體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活躍。然而他們暴力的抗爭行動卻未獲支持而式微。於是，勒彭在一九七二年集合現存各零星極右派團體而成立民族陣線，希望透過選舉方式使極右派勢力再抬頭。

#### 壹、西方活動與新秩序

---

八年三月)，64。

<sup>44</sup> Simmons, op. cit., 59.

一九六〇年代因不滿戴高樂政策而謀反的團體，皆為極右派的學生團體。一九六四年初史德斯(Pierre Sidos)創立了西方活動，成員多數為高中生與大學生組成的組織。如此年輕的組織熱衷於街頭暴力運動，但缺乏凝聚共識的教義。

六〇年代末期，極右派將其政治焦點由抨擊戴高樂轉變成注重歐洲國家的認同與安全議題。極右派開始出版文章說明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裔數目逐漸增加，且影響法國人民的生活環境。<sup>45</sup>新秩序的重要主張在於使共產主義遠離法國，因此，以學生領導的共產主義團體成為其攻擊的目標。

極右派反共產主義的思想最早可追溯至第三共和的法蘭西行動黨，其次在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抗爭行動上，最後是以街頭抗爭方式希望極右派勢力抬頭，西方活動即是一例。現今仍有諸多民族陣線的支持者因反共產主義的信念而加入，他們深信共產主義的威脅將是最嚴重的危害，故造成新秩序走向街頭對抗左派。

一九六八年初，新秩序成員增加到八百人，有些學生成為認為以暴力對抗左派組織將可使右派傾向的學生投入政局。同年十一月政府禁止新秩序活動，然而卻未能阻止極右派導者參與政治。他們籌組各種新團體與組織繼續從事地下抗爭活動。<sup>46</sup>

勒彭於一九六八年國民議會選舉失利後，積極欲整合極右派各組織聯合成一黨。而在此時極右派組織中，以新秩序為首腦。新秩序被譽為法國戰後最重要、最有力量、及最危險的極右組織。新秩序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創立，創辦時約有五千位成

---

<sup>45</sup> Ware, op. cit., 28-29.

<sup>46</sup> DeClair, op. cit., 30.

員，泰半由高中生、大學生組成。他們自詡要建立像義大利社會運動般的大黨。新秩序內部分成兩派，一派採選舉路線，另一派堅持強硬的暴力路線，但在六〇年代末、七〇年代初後者居於上風。

影響新秩序拓展影響力的最大障礙在於暴力路線。部分源於組織內年輕男性學生主導；部分源於極右派暴力意識型態。乃因極右派的終極目標在破壞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並且希望由單一個政黨或大眾組織的一個菁英份子主控而建立國家，然而實際上此目標難以透過民主的選舉方法達成。新秩序認為大眾會支持極右派的暴力行為，因此使他們背離了多數的民意，且帶領該組織走向法國政治的邊陲地帶。<sup>47</sup>

一九七二年五月義大利國會選舉，極右派義大利社會運動黨與他黨合作，結果獲得 8.7% 選票及五十六個席次，這樣的成績激勵了新秩序的鬥志。新秩序領導者認為若遵循義大利社會運動黨與他黨合作的模式，則將可在一九七三年國民議會選舉中有不錯成績。故對新秩序來說，透過民主選舉是攫取權力的必要方式。

## 貳、民族陣線的成立

一九七二年十月五日勒彭聯合極右派各個勢力與組織建立民族陣線，領導者有來自新秩序、其他極右派等，其本人亦被推選為黨主席。由於新秩序等是一年輕學生組織，以暴力形象見諸大眾，且缺乏政治歷練。故民族陣線中資深領導者認為勒彭擁有豐富的政治歷練，如在一九五六年布熱德黨時期即當選過國民議會

---

<sup>47</sup> Simmons, op. cit., 60.



議員，又曾助狄西爾參與一九六五年總統大選等，使得他具備當上民族陣線黨主席的條件。

該黨的標誌仿義大利社會運動黨，其黨旗上有一把熊熊烈火，並附標「為時已晚前加入我們」。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九日的世界報報導，根據勒彭本人的說法，其創立的民族陣線是「民族的、社會的及人民的反對黨」。<sup>48</sup>

勒彭長期以來深信暴力的價值。但從秘密軍事組織(OAS)無法改變戴高樂總統的阿爾及利亞政策，且其策略脫離了主流民意，更加證明政權的奪得在於贏得選舉。雖然採取選舉路線背離了極右派的主張，因為如西方活動、秘密軍事組織等從未考慮透過民主的選舉制度改變現狀；但勒彭創立的民族陣線卻希望藉由選舉方式，遵循第五共和的遊戲規則贏得選舉。

對於新成立的民族陣線，勒彭堅持其不可被冠上右派的標籤。勒彭聲言在法國近一百年內，無一個政黨敢宣稱其非右派，直到一九七二年民族陣線成立，決定以民族的、人民的及社會的右派(right)自稱。

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世界報的報導，首先，勒彭上述所提「右派」乃為一種防衛的反應：反對左派及其制度、目標、及政綱。其次，照勒彭所解釋的「右派」代表為「傳統價值..及國家的文化」。而在此所闡述的意義是「對土地的感情、忠誠於國家、犧牲的感情、家庭之愛、是一種秩序、權威、階級制度，及個人自由、對榮耀的讚美、對弱勢者的寬容等」。<sup>49</sup>

---

<sup>48</sup> Ibid., 62.

<sup>49</sup> Ibid., 63.

在此「右派」若針對私有財產來說，即是希望限制國家扮演仲裁者的角色。然而，這乃右派的傳統主張，但勒彭卻聲稱民族陣線繼承了右派如尊重自然、良好生活水平、分權等傳統。他將這些右派主張合併到民族陣線的教條中。長期以來，勒彭即批評科技及工業化，並警告物質主義的危險將導致宗教與道德價值的式微。勒彭解釋極右派的主張是警告不受控制的外籍移民大量入侵，而此將對法國人的就業、安全、及健康造成威脅，甚而危害到法國國家的獨立及國防。

在民族陣線的競選政見上，常稱移民者為墮落者、懈怠者及罪犯。這樣的政見在主流右派所辦的報紙「分鐘」(Minute)得到回應，該報亦認為阿爾及利亞人為不務正業的下層人，剝奪了社會安全及侵害了法國人民。再者，民族陣線要求違法的移民者應立即遣送回其母國，並指涉這些外國人與移民者為一群「野蠻的少數」。在一九七三年國民議會選舉之前，民族陣線提出的政綱為「捍衛法國」。<sup>50</sup>

最後，提及勒彭的資產，奠定該黨經費的基礎及提供日後選舉所需。一九七六年九月，勒彭繼承了大企業休伯特朗伯(Hubert Lambert)的遺產。其遺產估計約有兩億四千萬法郎，並在巴黎外郊有一棟豪宅(現為勒彭所居住)，此棟豪宅在休伯特朗伯去世當時市值約四百萬法郎。另外，其遺留下的股票及其他資產價值約兩億法郎。<sup>51</sup>

---

<sup>50</sup> Ibid., 64.

<sup>51</sup> Daniel Singer, "The Resistible Rise of Jean-Marie Le Pen," *Ethnic and Radical Studies*, vol. 14, no. 3(July 1991), 372.

之所以休伯特朗伯會將其所有遺產留給勒彭，乃因他生前在一九七三年加入民族陣線，贊同勒彭的理念及該黨的主張，故在過世九個月前，他改變其原有遺囑，願意將其所有財產遺留給勒彭，繼續發展民族陣線。

而原本的遺囑繼承人其姪子菲力普朗伯(Philippe Lambert)則向法院提出指控，認為休伯特朗伯生前受了勒彭的操控，才會改變遺囑。最後，他們兩個在一九七七年達成庭外協議，菲利普終止控告。由於勒彭繼承了龐大的資產，使得民族陣線直接受益，而且此資產提供勒彭經濟的奧援並使其本人能夠全職專心於政治事務上。

## 第三章 民族陣線的選舉成果

民族陣線的發展與選舉成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黨魁勒彭透過其個人魅力與激進言論（反移民、種族主義）的競選政見贏得選舉，使得民族陣線在法國「多黨兩極化」政黨生態下佔有一席之地，甚至威脅到傳統主流右派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的政治勢力，並瓜分他們的選票。

在法國「多黨兩極化」的政治生態下，勒彭如何帶領民族陣線殺出一條血路，贏得選舉成功，將是本章探討的重點。本章將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份主要介紹法國各級選舉制度的不同，如何限制抑或助益民族陣線的發展。

第二部分則針對勒彭自一九七二年創立民族陣線以來，帶領該黨參與全國性及地方性的選舉，如何將該黨從默默無聞的小黨轉變成法國政壇上不容小覷的勢力，以及如何利用選舉制度的不同從中獲利。因此，本章將分成一九八〇年及一九九〇年代的選舉成果作為分析依據。前者可細分為第一段時期為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三年嶄露頭角；第二段時期為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七年全國性突破發展；第三段時期為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政治大地震；後者則分為第一段時期為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四年持續成長；第二段時期為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九年顛峰與分裂。

### 第一節 制度面的限制與契機

選舉制度影響政黨的競選策略及選民的投票行為，所以民族

陣線方可應用選舉制度的不同，採取因應的選舉策略而贏得選舉。

以下將針對總統、參議院、國民議會、歐洲議會、行政區(région)議會、省(département)議會、市(commune)議會選舉作一分析探討，<sup>52</sup>由於法國行政單位分成六個層級，選舉法規相當複雜尤其是省議會及市議會選舉，在此僅初略性探討。

表 3-1：法國的選舉制度

選舉項目	方式	任期（年）	選區
總統	兩輪決選制	7 <sup>a</sup>	全國
國民議會	兩輪投票制：第一輪獲得 12.5%，方可進入第二輪	5	全國分成 577 個單一選區
參議院	間接選舉	9 (每三年改選 1/3)	省
歐洲議會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5	全國
行政區議會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6	省
省議會	兩輪投票制：第一輪絕對多數，第二輪相對多數	6 (每三年改選 1/2)	鄉鎮 (canton)
市議會	1. 人口少於 3500 居民的城市：兩輪投票的名單制 2. 人口多於 3500 居民的城市：兩輪名單比例代表制；一半是贏家，一半採比例代表制選出	6	市 (巴黎、里昂、馬賽市不適用)

a 指的是法國在二 000 年九月二十四日舉行公民複決，結果多數選民贊成將總統

<sup>52</sup> 有關選舉法規這部分的資料來源轉引自張台麟，法國選舉法規釋義。台北：中央選委會，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

任期縮短為五年，故自下屆(2002年)總統任期將改為五年。

資料來源：William Safan, *The French Polity*. New York: Longman, 1997, 132.

## 一、總統選舉

一九六二年戴高樂總統將總統直選的議題交付公民複決通過後，法國的總統選舉改為全民直選的制度。而其投票方式採取兩輪決選制度(run-off election)，若在第一輪投票有候選人獲得過半數選票，則當選；若無任何候選人在第一輪獲得過半數選票，則只有在第一輪得票最高的兩位候選人方可進入第二輪投票，最後由得票最高者當選。

再者，根據法國選舉法規定要成為正式的候選人，需在第一輪投票前十八天，提出一份由五百位來自國民議會議員、行政區議會議員、省議會議員、巴黎市議員、海外省議會議員、法僑議會議員等連署推薦書。此外，這五百人必須分別來自三十個省或海外省，且同一省或海外省之連署不得超過十分之一，始完成候選手續正式參與競選。<sup>53</sup>

## 二、國民議會選舉

將全國及海外領土劃分成五百七十七個小選區，而其中五百七十位由法國本土產生。選舉的方式採行兩輪投票制，假如候選人在第一輪獲得絕對多數有效票以及所有登記選舉人總數的四分之一選票，<sup>54</sup>則當選。再者，候選人必須在第一輪獲得所有選舉

---

<sup>53</sup> 張台麟，法國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民國八十四年，8。張台麟，法國選舉法規釋義。台北：中央選委會，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118。

<sup>54</sup> 選舉法施行細則規定選舉人應申請登錄於某一市鎮選舉人名冊，方可行使投票權，詳見張

人 12.5% 選票，方可進入第二輪。如果沒有一位候選人或僅有一位候選人獲得 12.5% 選票，則由第一輪中得票最高的前兩位候選人參與第二輪。最後，在第二輪投票中，獲得相對多數即可當選。倘若票數相同，則由較年長者當選。

### 三、參議員選舉

依各省所應選名額而不同，每個省皆有選舉人團，由選舉人團選出三百二十一位參議員，因此參議員選舉是間接選舉。選舉人團的組成有國民議會議員、三千多名省議員、十多萬市鎮議員，其中 95% 是地方政府的代表。此外，參議員的選舉是在省府所在地舉行，依法國法律規定，所有參議員的選舉人團皆必須參與投票，否則將處以三十法郎罰金。

在一個至少有五個席次的省中，選舉方式是依比例代表制來行使。各個候選人名單是以整組為單位，不得混合圈選及讓渡，同時所贏得之名額依名單之次序逐一類推。

另外，在一個最多只有四席的省中，則採取兩輪投票制。候選人通常以名單方式提出，也可以個人的方式提出。這項名單並非以整組為單位。選票是以各個候選人的得票分開計算。若在第一輪中獲得絕對多數有效票以及所有登記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選票，則當選。在第二輪的投票中則需相對多數即可當選。倘若票數相同，則由較年長當選。

### 四、歐洲議會選舉

---

台麟，法國選舉法規釋義。台北：中央選委會，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31-32，41。

法國是以全國為單一選區採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候選人依應選名額之總數列在一名單上，法國目前擁有八十七席。投票時不可混合圈選並不得讓渡，候選人依名單上先後次序當選。倘在任期中有空位出現，則由名單上之下一位遞補。只有得票超過5%的政黨候選名單才有權分配席位。

## 五、行政區議員選舉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法國通過行政區議員選舉採用名單式的比例代表制並以省為選區的法律案。投票時不得混合圈選和讓渡，且候選人依名單上排列順序當選。只有得票超過百分之五的政黨候選名單才有權分配席位。第一次的行政區議會選舉在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六日選舉。

## 六、省議會選舉（又稱為鄉鎮選舉）

投票是以鄉鎮為單位，每一鄉鎮可選出一位省議員。每一省所擁有的鄉鎮數目並不相同。省議會的選舉制度是採兩輪投票制，且每三年改選半數的議員。假如候選人在第一輪中獲得絕多數票及所有登記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選票，則當選。任一候選人若未在第一輪中參選，或未能在第一輪中得到所有登記選舉人總數之10%選票，則不得參與第二輪。

假如沒有一位候選人在第一輪中獲得10%選票，則由一輪投票中得票最高的前兩位參與第二輪。最後，第二輪投票僅獲得相對多數即可當選。若票數相同，由年長者當選。



## 七、市議會選舉（又稱為市鎮選舉）

市是法國行政層級最基本的單位，目前約有三萬六千七百五十個市。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新法律通過前，市議會的選舉採兩輪投票制。新法通過後，人口在三千五百以下成是採兩輪投票制；人口在三千五百以上採兩輪名單比例代表制。而巴黎、馬賽、里昂三市則有特殊規定。

### （一）人口在三千五百以下的城市

其市議員選舉採兩輪全額連記投票制。所有的候選人皆以名單方式提出，但票數的計算是以個人的得票數為準。該市有多少議席，則該市的選民則可投多少票，且選民不一定要圈選滿額的候選人。選民可以投給不同名單上的候選人。第一輪投票中需有絕對數選票始可當選。第二輪投票中則需相對多數即可當選。不過，在第一、二輪投票間，另外組成的新名單仍可參選。

### （二）人口在三千五百以上的城市

選舉制度採兩輪名單比例代表制，每一城市皆為一個單一的大選區。名單上之候選人得隨意增加或取消，且亦不得更動次序。不過，在第一、二輪投票間，各個名單仍可互相整合或重新排列。在第一輪中至少獲得 10% 選票的名單始得進入第二輪。在名單重新整合時，各名單可以列入原在其他名單上之候選人，不過，此名單必須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 5% 以上的選票。

在席次分配方面，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絕對多數的名單或是在第二輪中得到最高票的名單皆立即贏得應選名額的絕對多數，

亦即半數加一的席次。其餘的席次則由各名單依得票比例及最高平均數來分配。不過，候選人名單至少要得到 5% 選票始得分配席次，各名單席次之分配是依名單上候選人排列的順序為準。因此，此乃兩輪投票制與比例代表制的混合。

### （三）巴黎、里昂及馬賽三市的特別規定

根據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通過的法律規定，此三市的選舉是依所劃分的選區來進行，且訂定了選區的數目與各選區中應選之市議員名額。投票的方式以各選區為單位，採用人口三千五百以上城市的選舉制度。此外，在分配市議員席次是依比例代表制及最高平均數為準。

根據杜瓦傑的分析，兩輪投票制在第一輪投票造成許多政黨候選人參選的情形，而在第二輪將造成政黨聯盟的產生。<sup>55</sup>並且，此制度普遍對大黨有利。法國總統、國民議會、省議會選舉採行兩輪投票制，因此，選民一般而言在第一輪投票會給投票給其偏好的候選人，促使民族陣線在第一輪有機會展現實力。然而，在第二輪投票右派未與之有合作關係，導致該黨幾乎無法獲得議席。

同樣地，杜瓦傑亦分析比例代表制有利於小黨生存，造成多黨制。<sup>56</sup>法國歐洲議會、行政區議會、人口三千五百以上的市議會選舉皆採行比例代表制，有利於像民族陣線這種極端政黨的生存。一九八六年國民議會選舉足以說明比例代表制對小黨有力的特性，民族陣線獲得 9.7%，拿下三十五個席次，反觀一九八八年

---

<sup>55</sup> Herbert Kitschelt, *The Radical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101.

<sup>56</sup> 王業立，我國選舉制度的政治影響。台北：五南，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52。

相同的得票率卻只獲一席。

下節討論民族陣線在八 0、九 0 年代的選舉成果，從總統、國民議會、歐洲議會、行政區議會、省議會、及市議會選舉制度的差別，可發現對該黨發展的限制與契機。

## 第二節 一九八 0 年代的實證研究

民族陣線在一九七 0 年代選舉成績屢戰屢敗，得票率不超過 1%，直到一九八三年 Dreux 市獲得初次選舉成功，並且也創下空前首次與右派選舉合作。

面對左右兩派長期掌權的政治生態，民族陣線如何在這樣的生態下生存。本節說明該黨歷經一九八 0 年代歷次選戰的洗禮，不僅奠定其選舉實力，同時其反移民訴求也贏得選民認同。值得注意的事在一九八六年國民議會選舉，民族陣線獲得三十五席，以及一九八八年總統選舉，勒彭獲得 14% 選票，說明該黨勢力的快速擴張，對左右派政黨構成威脅。

### 壹、一九七三至一九八四年嶄露頭角

彭成立民族陣線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欲參加一九七三年的國民議會選舉，另一方面是希望極右派可重振旗鼓。一九七三年的競選政見偏向溫和路線，提出的政見包括支持比例代表制、保護私立宗教學校等。雖然競選政見中提及移民問題，不過強調的重點放在希望政府採取正面的規範立場，因此移民僅佔政見的一

小部分，並未著墨於此。

然而，此次選舉結果在第一輪僅獲得 0.5% 得票率；而勒彭本人在巴黎選區才拿到 5.2% 選票。次年，由於龐必度(Georges Pompidou)總統死於任內，因而進行總統補選，勒彭代表民族陣線出馬競選，視此次選舉用以測試其個人聲望。選舉結果勒彭在第一輪僅獲 0.76% 選票，令該黨及勒彭大失所望，但電視的競選活動已讓民眾對勒彭及民族陣線這個新生政黨有了初步印象，這也是勒彭首次在國營電視上亮相。緊接一九七八年的國民議會選舉結果成績一樣不理想，該黨亦僅獲得 0.3% 選票。

一九八一年四月的總統選舉，勒彭甚至無法獲得五百位民意代表的連署簽名而不能參加競選。<sup>57</sup>這樣的結果對勒彭及民族陣線是一大打擊。此次選舉結果，社會黨候選人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當選，乃法國第五共和以來左派第一次執政。為扭轉社會黨在國民議會佔少數的地位，密特朗當選後立即解散國會，重新改選。因此，勒彭重振旗鼓提名七十四位候選人參與同年六月的國民議會選舉，但選舉結果依舊不理想，只獲得 0.2% 選票，而社會黨大勝。

屢戰屢敗的情況下，終於在一九八三年三月的市鎮選舉該黨初次獲得佳績。在第五共和的歷史中，地方性選舉變得越來越政治化，被視同如全國性選舉般重要，因其提供了選民檢驗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否符合地方民意。

由於一九八一年的總統與國民議會選舉皆由左派社會黨獲

---

<sup>57</sup> 參閱前面介紹法國選舉法有關總統選舉制度的規定。

勝，故右派反對黨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視一九八三年的市鎮選舉為反撲左派的機會，象徵右派能否再次贏回全國性選舉的跳板。右派提出移民政策為訴求，認為移民問題造成法國許多湧入大量移民城鎮失業率嚴重及治安惡化。不過，移民的問題卻被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的候選人過度濫用，甚至當時法國民主同盟 Toulon 市長在提及移民問題時，說出法國拒絕成為歐洲垃圾桶的誇張言詞。<sup>58</sup>

其次，為了贏得勝選，在民族陣線勢力龐大的某些市鎮，右派積極尋求勒彭的支持並與該黨合作，達成共同提出聯合競選名單的協議，如在 Dreux 市民族陣線有九名候選人在共和聯盟的政黨名單上。勒彭將失業問題與外籍移民相提並論，公開地表示「法國有兩百萬失業人口，就等於有兩百萬的外籍移民。我們應該提倡法國及法國人民優先」。<sup>59</sup>故其在巴黎第二十選區第一輪中獲得 11.3% 得票率。勒彭的成功在於其個人魅力及移民議題。不過，共和聯盟的巴黎市長席拉克卻拒絕勒彭在第二輪中與共和聯盟及法國民主同盟(RPR/UDF)提出聯合競選名單，造成勒彭獨只能獨自一人進入第二輪，選舉結果僅獲得 8.5% 得票，未能當選市議員。

然而由於 Dreux 市的記票發生問題，遭法院判決於九月重新舉行選舉。此時民族陣線未與右派合作，各自提出候選人名單。民族陣線以秘書長史提伯(Jean-Pierre Stribois)為首的名單，在第一輪中獲得 16.7% 選票。右派見到這樣的結果，主動與民族陣線接觸，兩黨達成在第二輪中共同提出聯合競選名單的協議，選舉結果這個聯合競選名單獲得 54.3% 選票，民族陣線包括史提伯在

---

<sup>58</sup> Jonathan Marcus, *The National Front and French Politics: The Resistible Rise of Jean-Marie Le Pe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5, 53.

<sup>59</sup> Ibid.

內共有四位當選 Dreux 市議員。

而右派與民族陣線的首次選舉合作象徵意義重大，代表右派承認極右派乃法國反對黨的一支勢力，亦即承認其正當性地位。根據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四日世界報(Le Monde)記者羅倫特(Alain Rollat)報導，允許民族陣線的候選人加入右派在 Dreux 市的候選人名單內，正當化民族陣線的地位且使得該黨成為右派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sup>60</sup>

民族陣線在 Dreux 市的選舉成功在於該市是巴黎市近郊一個工業城市，由於工業快速發展，外籍勞工大量進入，到了一九八〇年代，該市面臨高失業率及犯罪率激增，因而民族陣線的反移民政見奏效；加上右派與民族陣線合作，及史提伯長期經營 Dreux 市選區。勒彭甚至自喻如此優異的成績代表該黨成為僅次於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的第三大反對黨勢力。多數觀察家則認為史提伯在 Dreux 市的選舉成功歸因於他對北非移民及法國寬鬆移民政策的強烈抨擊。

另外，選舉制度亦是民族陣線成功的原因之一。Dreux 市人口在三萬五千人以上，故適用三千五百人以上的市議會選舉制度，即兩輪名單比例代表制，此選舉制度在前一節已有詳細介紹。這樣的選舉制度提供像民族陣線般小黨有機會在第二輪與大黨合作的機會，而內含按得票比例分配席次的比例代表制亦對小黨有利。

一九八一年總統大選時，密特朗提出移民者有權參與地方性

---

<sup>60</sup> Simmons, op. cit., 76.

選舉的競選政見。然而隨著反移民情緒擴張及失業率持續攀升，社會黨不得不對移民政策緊急採煞車，政府的發言人隨後宣佈移民者無權參與地方性選舉。而民族陣線認為 Dreux 市的選舉成功代表地方選民對社會黨政府的移民政策提出警告，希望政府多傾聽地方選民的意見。

密特朗總統上台後，為打壓右派勢力，積極促成民族陣線的曝光，目的是想正當化民族陣線的地位，以便牽制右派勢力發展。故自一九八三年後勒彭成為媒體的焦點，各電視台及廣播電台紛紛邀其上節目。諸多批評密特朗總統決定的聲音出現，他則以政治多元主義辯護，然而此多元主義的原則卻未普及到極左派團體。顯然誠如一九九四年三位記者所發表的 *The Right Hand of God* 書中，他們一致認為密特朗總統大力促成民族陣線的發展是為了分化右派勢力。<sup>61</sup>

如果右派與民族陣線在 Dreux 市的選舉合作，說明了右派支持勒彭的理念；則勒彭認為接受全國性電視台的訪問是民族陣線的另一項成功，並自認該黨儼然成為法國政壇上一股政治勢力。不過，根據世界報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報導索佛雷斯 (SOFRES) 民意測驗機構所做民調顯示，65% 的受訪者幾乎不會支持勒彭；但 18% 受訪者認為他們有某種理由支持他；20% 受訪者贊成勒彭與共和聯盟、法國民主同盟的領導者一樣皆擁有正當性地位。<sup>62</sup>

挾著 Dreux 市的選舉成功，勒彭對一九八四年的歐洲議會選舉充滿信心，加上採比例代表制的選制。因此民族陣線以勒彭為

---

<sup>61</sup> Simmons, op. cit., 77.

<sup>62</sup> Marcus, op. cit., 56.

首的政黨名單獲得 11.2% 得票率，十個席位，此乃該黨首次全國性選舉的佳績。

民族陣線在大都市獲得超過 10% 選票，而這些城市皆有大量移民移入。該黨除了保有地中海地區票源外，還將勢力推展到東南部、東部及北部。與一九六五年的布熱德的保障小商人及手工業者聯盟成績相較下，民族陣線拓展了許多選舉版圖。布熱德黨票源主要集中於法國中部及西南部的農業地區；而民族陣線的選票則來自全法國。

## 貳、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七年全國性突破發展

一九八五年三月的鄉鎮選舉，民族陣線從一九八二年提出六十五位候選人到此時提出一千五百二十一位候選人，證明該黨在地方經營的成果，首輪投票結果獲得 8.7% 得票率。鑑於鄉鎮選舉採行兩輪投票制，對小黨不利，且在第二輪中右派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未與民族陣線合作，造成該黨只獲得一席的省議會議員。不過，此次選舉象徵民族陣線已經在地方扎下根基。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世界報評論勒彭在第一輪的得票結果，已經開啟民族陣線在法國政治勢力的版圖。<sup>63</sup>

密特朗總統為了實現其一九八一年的競選承諾，以及民調顯示在即將到來的一九八六國民議會選舉中右派將獲得勝利，因此為避免右派在一九八六年國民議會選舉中勝選，遂行透過立法程序將國民議會選舉制度從兩輪投票制改成比例代表制。此項制度是將全國的九十五個省及六個海外領地視為選舉單位，每個選區

---

<sup>63</sup> Ibid., 59.



依選民的多少而訂出應選名額。經調整後，國民議會議員總數由原有的四百九十一名增加到五百七十七名。候選人由各政黨或政治團體以名單的方式提出，然後依所得選票多寡及比例，以最高平均數來計算席位。

因此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六日國民議會選舉採用比例代表選舉制度。右派的競選策略乃與民族陣線保持距離，並且為了防止民族陣線的威脅，右派亦提出移民及社會治安等政策與之相競爭。而勒彭認為選民不會投票給仿效者，依舊會支持多年來一直主張反移民及維護社會治安政策的民族陣線。選舉結果民族陣線獲得兩百七十六萬多票數，9.7%得票，三十五個席次。民族陣線之所以有如此優異的成績得歸功於比例代表選舉制度。根據杜瓦傑的分析，比例代表制對小黨及主張較極端的政黨有利，從民族陣線獲得10%選票得以驗證。此外，這次選舉使得民族陣線成為國民議會中的一個黨團，對國民議會的職權與運作有相當大的影響力。<sup>64</sup>

表 3-2：1986 年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結果

政黨	得票率%	所得席次	席次率%
法國共產黨	9.81	35	6
社會黨人士	31.2	212	37
共和聯盟與法國 民主同盟	41	286	51
民族陣線	9.7	35	6

資料來源：張台麟，法國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民國八十四年

，81。

<sup>64</sup> 依據法國國民議會組織法規定，如果一個政黨席次超過三十位以上，就可組成一個黨團，並推出黨團主席一位。

由於右派兩黨聯合獲得勝利，密特朗總統遂任命右派共和聯盟的黨魁席哈克為總理，自此開啟法國第一次「左右共治」(cohabitation)。席哈克認為無須依靠民族陣線的席次以確保右派在國民議會的多數，故新政府上任後旋即又將國民議會選舉制度修正為原本的兩輪投票制，此制度無疑地窄化了民族陣線的生存空間。

此外，與國民議會選舉同天舉行行政區議會選舉，因為採行名單式的比例代表制，民族陣線獲得 9.7% 選票，一百三十七個行政區議會議席。在國民議會中右派新政府忽視了民族陣線的勢力，但在競選行政區議會議長時右派必須借助民族陣線的勢力，與該黨達成某些行政區選舉合作，例如在 Languedoc-Roussion、Aquitaine、Haute-Normandie、Franche-Comté、及 Picarde 等五大行政區，右派當選議長而民族陣線議員則當上副議長。<sup>65</sup>說明了右派基於現實考量下，不得不與之合作以維持其本身利益。

根據一九八七年五月索佛雷斯民意測驗機構的調查，67% 選民反對勒彭的政治理念，卻也有 31% 選民支持勒彭的反移民政策並且準備投票給他。事實上，從此民調得知勒彭獲得各方支持如 14% 社會黨選民、17% 共黨選民、26% 法國民主同盟及 39% 共和聯盟的支持者。<sup>66</sup>

當右派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擔心隔年總統大選時勒彭將出來攪局，而成為關鍵性少數時；勒彭在九月十四日接受電台訪

---

<sup>65</sup> Subrata Mitra, "The National Front in France—A Single-Issue Movement?," in Klaus Von Beyme ed., *Right-Wing Extremism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Frank Cass, 1988, 50.

<sup>66</sup> Marcus, op. cit., 60.

問，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納粹所設置的瓦斯行刑室之事只不過是戰爭中的一項細節部分。<sup>67</sup>引起嘩然，不但猶太人聯盟組織提出嚴重抗議，而且一些反種族歧視及提倡人道的團體亦同聲指責勒彭的言論。

加上，十月九日國民議會表決一項有關懲戒販毒走私法案時，由於左右兩派四大黨議員出席過低，同時右派執政黨的少數出席議員又代替其他議員以電動按鈕方式投票，而引起民族陣線在場議員不滿，要求會議主席將此案延期討論，但未獲接受。結果，民族陣線的議員衝到主席台上要求檢查投票數的合法性，一時議場秩序大亂，不可收拾。

上述兩項情形不僅降低了民族陣線的人氣與聲勢，並且民調顯示對勒彭及該黨的支持度亦下降。從世界報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四日報導索佛雷斯民意測驗機構的調查，約有 65% 選民認為勒彭及民族陣線對民主制度是一種威脅。這對右派來說是一項好消息。

### 參、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政治大地震

從表 3-3 一九八八年四月的總統選舉，勒彭在首輪中獲得四百三十六萬多張選票，14.4% 得票率，相較於一九八六年國民議會選舉中獲得 9.7% 選票，足足多出 4.7% 得票率。幾年間，該黨迅速竄起，引人側目。因此勒彭稱此次的勝利為「政治大地震」。

68

---

<sup>67</sup> Ibid., 61.及張台麟，法國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民國八十四年，171。

<sup>68</sup> Marcus, op. cit., 62.

表 3-3：1988 年法國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結果

候選人	所屬政黨	得票	得票率%
拉左尼(André Lajoinie)	共產黨	2055995	6.8
密特朗	社會黨	10367220	34.1
巴爾(Raymond Barre)	法國民主同盟	5031849	16.5
席哈克	共和聯盟	6063514	19.9
勒彭	民族陣線	4375894	14.4

資料來源：Edward G. Declair, *Politics on the Fringe: The People,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69.

這次的總統選舉使得極右派民族陣線的人氣伸展至全國各地。除了該黨傳統東南部票倉 Nord-Pas-de-Calai 省、Phône 省、首都巴黎地區傳出捷報外，農業省 Lot-et-Garonne、Haute-Loire 因為勒彭提出民族主義及反課稅的議題吸引了農夫與商人警覺到歐洲單一市場的嚴重性，因而有不錯成績。

其次，這個現象顯示密特朗與席哈克都無法對失業、外籍移民及社會治安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使得部分選民轉而對勒彭反移民政見有所認同。再者，一九八六年的行政區議會議長選舉中，右派與民族陣線合作而贏得議長寶座，造成若干選民對右派的不滿，反而轉向支持民族陣線。

根據法國憲法第七條規定，只有在第一輪得票最多的前兩位候選人才具有資格參加兩星期後的第二輪決選。因此，勒彭是無法進入第二輪，但其擁有的 14.4% 選票，卻嚴重影響席哈克在第

二輪的選舉情勢。如同法國名政治學教授杜歐梅爾(Olivier Duhamel)及賈弗雷(Jérôme Jaffré)在其著作「新任總統」(Le Nouveau Président)中分析，極右派民族陣線無法決定誰將是贏家，但卻容易地製造一個輸家。<sup>69</sup>

第一輪投票結束後，席哈克與密特朗動員選戰展開。密特朗以法國「大團結」及大眾利益的「保護者」姿態出現。而席哈克一方面積極動員右派選民，另一方面批評密特朗過於年老且政見流於空泛；並且再三強調右派的政見如社會治安、家庭觀念、自由與社會正義等，皆與極右派民族陣線不同，目的在於與民族陣線劃清界限，保持距離。

面對第二輪決選即將到來，民族陣線面臨兩難。是要支持席哈克抑或密特朗、或者是棄選。這樣的情境使該黨內部分成兩派，一派以黨秘書長史提伯為首支持密特朗；另一派則支持右派。<sup>70</sup>然而實際上黨魁勒彭則在背後做最後的操盤動作。

最後勒彭選擇棄權投票，並要求其選民在第二輪投票時棄權。不過，事實上索佛雷斯民意測驗機構的調查顯示，第一輪選舉投票給勒彭的選民中，65%投給席哈克，19%投給密特朗。五月八日第二輪決選結果，密特朗以54.02%得票打敗席哈克45.98%而再次蟬聯總統。

密特朗當選後，為結束「左右共治」的局勢，立即解散國會重新改選。由於一九八六年右派贏得國民議會多數後，席哈克立

---

<sup>69</sup> 張台麟，*法國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民國八十四年，91。

<sup>70</sup> 第四章第三節中提及民族陣線的黨內派系，史提伯為首的團結派主張不與右派有任何選舉合作，而另外中間派則是偏向溫和路線，強調與右派選舉合作的機會。

即將國民議會的比例代表選舉制度改回原來的兩輪投票制，而此選舉制度的特性為：(1)第一輪投票中較難看出明確結果，(2)政黨聯合的策略舉足經重，(3)對較小或較極端的政黨頗為不利。<sup>71</sup>因此，對在國民議會擁有三十五席次的民族陣線構成威脅。不過，倘若民族陣線不期望在此次國民議會選舉中保有原本席次，則該黨在第二輪投票中將可扮演關鍵少數，影響左右派的成敗。

右派記取五月八日總統選舉失敗的教訓，不該推舉兩位實力相當的候選人競選，故在密特朗宣布解散國會後，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立即組成一個選舉聯盟名為「中右聯盟」(Union du Rassemblement et du Centre, 簡稱 URC)，達成協議在五百一十一個選區中共同推選一位候選人的競選策略，並且拒絕與民族陣線達成選舉聯盟。一九八八年五月當時的右派內政部長巴斯卡(Charles Pasqua)再次確認這項策略，他宣佈無論在地方或全國性選舉皆不與民族陣線合作。然而此項決定對右派而言，是個極大的冒險。由於法國南方的馬賽市是民族陣線勢力所在，倘若該黨有許多候選人進入第二輪，將分裂右派選票，而造成左派候選人當選。<sup>72</sup>

因應兩輪投票制，民族陣線不得不改變其競選策略，將火力集中於該黨最有實力的地區如南部的 Bouches-du-Rhône 省，包括黨魁勒彭、秘書長史提伯、及總書記莫格黑都加入該區參選。

在第一輪投票結束後，民族陣線僅三分之一的候選人獲得 12.5% 得票可進入第二輪投票，而這其中約三分之一的候選人來自法國南部選區。反觀主流右派在第一輪投票結果上表現不如預

---

<sup>71</sup> 同註六十九，96。

<sup>72</sup> Simmons, *op. cit.*, 92-93.

期，故右派黨內傳出與民族陣線合作的聲音，因為他們瞭解在兩輪投票制下必須與其他黨派合作的必要性。

中右聯盟為避免社會黨在 Bouches-du-Rhône 省當選，故與民族陣線達成選舉合作的協議。民族陣線撤出八位在該區的候選人，而右派此時信心滿滿宣稱他們八位在此區參選的候選人將會得到最高票。而此項選舉合作象徵民族陣線不再只是一個邊緣政黨，其將在法國政治場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能夠與法國主流右派達成選舉合作的交易。

選舉結果民族陣線獲得約兩百四十萬的選票，9.6%得票，但最後該黨只有皮雅夫人(Yann Piat)一人當選，勒彭、史提伯及莫格黑等人皆全軍覆沒。社會黨獲得兩百七十六席，共產黨獲得二十七席；右派中右聯盟獲得 40.5%得票率，兩百七十一個席次，而國會過半數的席次為兩百八十九席。（參照下圖）

表 3-4：1988 年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結果

政黨	得票率%(第一輪)	席次
共產黨	11.32	27
社會黨	37.55	276
左派極端政黨	1.1	2
法國民主同盟	18.49	130
共和聯盟	19.18	128
中右聯盟	40.52	271
民族陣線	9.65	1

參考資料：Alistair Cole, and Peter Campbell, *French Electoral*

*Systems and Elections Since 1789*. London: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162.

此項結果是一九六五年以來，第一次法國總統在當選後解散國會進行改選，而無法贏得國會多數黨。此次的國民議會選舉採行兩輪投票制，與一九八六年的比例代表制完全不同。故勒彭宣稱這是一個不公平且不民主的選舉制度。

民族陣線此次選舉只拿下一席與一九八六年國民議會的三十五席相比有如天壤之別。對該黨與勒彭是一大打擊。造成此次選舉的結果乃為：一是兩輪投票制對大黨有利；二是右派的聯合競選運用成功。<sup>73</sup>

一九八八年九月間，勒彭公開侮辱猶太裔公職暨行政改革部長杜哈福(Michel Durafour)，再度引起軒然大波，同時來自媒體、報紙的指責，但勒彭拒絕道歉。勒彭再次將反猶太人情節訴諸大眾，然而這種譁眾取寵的作風受到該黨唯一當選國民議會議員皮雅夫人強烈批評，最後她被開除黨籍，不過，此種結果造成該黨喪失在國民議會的唯一代表。緊接，該黨秘書長史提伯在一場車禍中過世，對該黨又是致命一擊。因此，根據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一項由世界報委託索佛雷斯民意測驗機構所做的調查，受訪者僅 16% 支持勒彭的論點，而有 80% 受訪者反對其論點。而後者同樣的問題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一九八五年十月、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則分別有 78%、67% 及 57%。<sup>74</sup> 面對民族陣線聲望的下滑，黨魁勒彭應小心謹慎因應。

依照選舉法規規定每六年需改選市議會議員，故於一九八九年三月再度舉行市鎮選舉，民族陣線新上任秘書長藍爾(Carl Lang)表示該黨願敞開大門與主流右派在第二輪投票合作的善意。因為

---

<sup>73</sup> 同註六十九，174。



市鎮選舉採取兩輪投票的名單比例代表制，當中含比例代表制的成分，對民族陣線來說是一個扳回聲勢的機會，但市鎮選舉的制度必須仰賴政黨在地方豐厚的資源。在法國共有三萬六千七百多個市鎮中，民族陣線大多數是首度參選，故以較大的城市做為主要參選目標。所以該黨預估本身的實力僅能在三百九十個超過兩萬以上的城市中的兩百一十四個提出政黨名單參與競選。

第一輪投票結果民族陣線在其中九十個城市中獲得議席，並且在其中的五十二個城市中獲得 10% 選票，可以進入第二輪投票。<sup>75</sup>這樣的成績代表該黨努力於基層扎根的成果展現。不過，最後選舉結果民族陣線僅獲得 2.5% 得票，令勒彭相當不滿意。由於該黨在許多城市並未提出候選人參選，倘若只計算該黨有競選市鎮的得票率則約有 7%。

一九八八年國民議會選舉顯示出民族陣線勢力衰退，因此一九八九年六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對該黨實力的展現有著重要性的指標。加上歐洲議會選舉採行比例代表制，對民族陣線來說是一個翻身的好機會。

法國選民已經對過多的選舉感到厭煩，光是這一兩年就有一九八六年國民議會選舉與行政區議會選舉、一九八八年總統與國民議會選舉，故此次的選舉對法國一般選民來說已降低其參與性，因此投票率僅 48.8%，約有 51.2% 選民棄權投票，創下法國第五共和以來歷屆選舉投票率最低的紀錄。

---

<sup>74</sup> 同上註。Simmons, *op. cit.*, 94.及 Marcus, *op. cit.*, 64.

<sup>75</sup> 參照第一節法國選舉制度，因為民族陣線參選的兩萬人以上的市鎮，適用三千五百人以上市鎮的選舉法規，採取兩輪名單比例代表制，第一輪獲絕對多數即可拿下半數加一的席次，而

選舉結果民族陣線獲得 11.6% 得票率，十席的歐洲議會議員。這其中值得注意的事乃綠黨(les Verts)的快速發展，一九八四年僅得到 3.4% 選票，並未拿下任何席次，而此次選舉竟獲得九個席次。這樣的成績得歸功於歐洲議會選舉採行比例代表制。

表 3-5：1984, 1989 年法國歐洲議會選舉結果比較

法國	席次		得票率%	
	1989 歐洲議會	與上屆比較增減	1989	1984
81 席				
右派聯盟	26	-8	28.0	43
社會黨	22	+2	23.6	20.9
共產黨	7	-3	7.7	11.2
民族陣線	10	0	11.6	11.0
綠黨	9	+9	10.6	3.4

資料來源：許益源，「法國極右派勢力---民族陣線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民國八十一年五月)，71-72。

一九八九年九月爆發了回教徒女學生是否有權戴頭紗上學的爭議。起源是三位回教徒女學生堅持戴頭紗上學，結果校方拒絕讓他們進入學校上課。自此「頭紗事件」快速地成為報紙頭條傳遍整個法國。而執政的社會黨內部也因此事件分成贊成與反對兩陣營，反對一方認為如果基於宗教信仰讓這三名回教徒女學生戴頭紗，將嚴重地破壞法國公立學校世俗化的傳統；而贊成的一方則認為基於寬容與民主多元主義的原則，這三名回教徒女學生有權戴頭紗上學。<sup>76</sup>

第一輪得 10% 的選票方可進入第二輪。

<sup>76</sup> 針對此事件社會黨政府訴請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裁決，是否回教徒戴頭紗去公立學校上課違反世俗化的教育制度，法院最後判決個別學校有權決定是否允許學生戴頭紗上課，而教育當局也應當從旁協助指導。不過，如果有誘導、提倡改變他人之宗教信仰或者違反孩童之自由與尊嚴，則禁止在學校戴頭紗。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日最高行政法院又做出另一裁定，取消學校禁止戴頭紗上課的規定。一九九四年法國再次以促進民族融合為由，規定就讀公立學校的回教女學生不得在校內穿戴回教傳統頭紗，如此的規定令回教徒深感遭受嚴重歧視，因為教

「頭紗事件」再度引起法國朝野對外籍移民問題的爭論。而左右兩派對此事件同樣皆有贊成與反對的立場。這當中民族陣線的立場最一致，該黨反對回教徒女學生戴頭紗到學校上課。倘若回教徒女學生可以戴頭紗上課，象徵回教徒拒絕融入法國社會。該黨並指出從此事件可看出回教徒已經危害到法國社會。這些聲言再次重申該黨反移民的主張。

一九八九年秋天，共和聯盟 Dreux 市議員請辭轉戰參選參議員，故預計於十二月進行缺額補選，而民族陣線提名該黨前秘書長史提伯的妻子史提伯夫人(Marie-France Stirobis)參與角逐。<sup>77</sup>

左右兩派因「頭紗事件」而分化，兩派皆有主張贊成與反對的立場，造成選民被左右兩派的立場搞混。然而對多數選民而言，似乎只有民族陣線是唯一對犯罪、住屋、失業率議題保持一貫立場。

選舉結果，民族陣線在首輪獲得 42.5% 選票，進入第二輪後以 61.3% 選票贏得勝利。更加證明史提伯夫人指出民族陣線的勝利歸功於反對外籍移民入侵的主張。因為 Dreux 市是法國一個重要移民城市，犯罪及安全的問題叢生，故有利於民族陣線的訴求而勝選。

從上述得知，在未採行比例代表制的選舉中，民族陣線無法

---

育部並未以同等規定禁止其他宗教信仰者配戴如猶太教的小圓帽或基督教的十字架等，使回教徒相當不滿。請參閱 Marcus, *op. cit.*, 87- 88, 95, 107. Simmons, *op. cit.*, 66。及賴欣宜，「外籍移民問題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民國八十五年六月)，54。

<sup>77</sup> 一九八三年的 Dreux 市選舉，當時的民族陣線秘書長史提伯在該市因為基層耕耘良好，故在以其為首的名單獲得四個席次。

推展其勢力。並且在國會選舉制度未改變情況下，該黨必須具備三種要素來維持其政黨實力，第一必須在地方紮根良好；其次必須民調支持該黨對移民與安全議題的主張；第三必須在某些情形下與主流右派合作。而在此次 Dreux 市的補選中，民族陣線具備前兩項要素。故這三項要素亦是該黨持續成長及發展的主因。

### 第三節 一九九〇年代實證研究

九〇年代民族陣線的選舉成績節節高升，右派見此情勢也開始仿效勒彭的政見，提出嚴格反移民的主張與之競爭選票。此外，右派基於利益考量，與民族陣線達成行政區的選舉合作，再次證明該黨在左右兩派間扮演關鍵的少數。

一九九五年總統選舉勒彭拿下 15% 選票，並同年贏得南部三大城市市長寶座（一九九七年拿下第四個市長寶座），對該黨是一大鼓舞，尤其市長掌握市政，可將該黨的政綱付諸實行。一九九七年國民議會選舉贏得 15.2% 選票，可說是該黨最顛峰狀態。不過，一九九八年年底該黨爆發嚴重內訌，造成分裂，接班人莫格黑被開除黨籍而另立政黨。

#### 壹、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四年持續成長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世界報報導索羅雷斯民意測驗機的民意調查，顯示每三個受訪者就有一個人表達支持勒彭的理念。

約 38% 受訪者贊成勒彭對移民的政見。雖然多數受訪者認為勒彭的理念是種族主義者的表現，並且認為民族陣線對民主制度來說是一種威脅，但是很明顯他的訴求吸引潛在民眾遠勝於投票支持他的選民。<sup>78</sup>

這個民調結果鼓舞了民族陣線的領導者，對即將來到一九九二年的行政區議會選舉與鄉鎮選舉充滿希望。黨內中生代領導者總書記莫格黑甚至深信依黨魁勒彭的支持度，預估可使該黨在行政區議會拿下約 15% 到 20% 得票。他並且希望此次選舉所獲得的議席可高於一九八六年行政區議會選舉的一百三十七個席次。

一九九二年三月的行政區議會選舉的結果，民族陣線獲得 13.9% 得票，兩百三十九候選人當上行政區議會議員。Provence-Alpes-Côte-d'Azur 行政區是該黨最大的票倉，在一百三十二個議會議席中贏得三十四席，並在三大行政區中拿下第二高票。如果與一九八六年首屆行政區議會選舉相較，得票提高了 4.2%，當選的議員增加了一百零二人，這樣的成績在於行政區選舉採行比例代表制，並顯示出民族陣線在地方扎根的成效。

同年的鄉鎮選舉，民族陣線獲得 12.5% 得票，是第一次在鄉鎮選舉中得到如此高票，不過，最後只拿到一個席次。因為鄉鎮選舉是每一鄉鎮選出一位省議員，而其選舉制度採行兩輪投票制，不利於小黨。加上右派勢力龐大，不與民族陣線選舉合作，於是該黨僅能在一些小鄉鎮阻止右派候選人的當選。再者，左派勢力太弱，以致於民族陣線無法在此次選舉扮演關鍵性少數的角色。

---

<sup>78</sup> Marcus, op. cit., 67.

密特朗總統一九九二年九月將馬斯垂克條約 (Maastricht Treaty) 訴諸公民複決。<sup>79</sup>結果 51% 選民贊成，卻有 48% 選民反對。而堅決持反對立場的民族陣線對這樣的結果很失望。法國朝野對馬斯垂克條約的簽訂爭論不休，右派亦因此條約簽訂立場而分裂。季斯卡領導的法國民主同盟多數人士支持馬斯垂克條約；不過，戴高樂派的共和聯盟多數人士像賽賓(Philip Séguin)、巴斯卡等人卻不願追隨黨魁席哈克支持馬斯垂克條約。下表是針對是否批准馬斯垂克條約，民調做出各黨派贊成與反對的立場的百分比。

表 3-6：法國團體對 1992 年公民複決的偏好結果

單位：百分比(%)

團體	贊成	團體	反對
社會黨	74	勒彭的支持者	95
生態黨	69	共產黨	92
法國民主同盟	58	共和聯盟	67
中間偏左派	72	極左派	82
左派	57	右派	68
既非左派亦非右派	53	極右派	83

資料來源：David Bulter, and Austin Ranney eds., *Referendums around the World*.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1994, 61.

儘管共和聯盟黨內有反對馬斯垂克約的聲音，但為了迎戰明年三月的國民議會選舉，同年十月由席哈克領導的共和聯盟與季斯卡領導的法國民主同盟達成協議共組一個選舉聯盟名為「法國聯盟」(Union pour la France，簡稱 UPF)，希望在第一輪投票中就可贏得選舉，並且兩黨共同提出一致的政見，以扳回一九八八年

<sup>79</sup> 提供歐洲共同體的更進一步整合，亦即現在歐洲聯盟的出現。

選舉的失利。

而民族陣線就以反馬斯垂克條約作為一九九三年三月國民議會選舉的主要政見訴求之一。勒彭炒作社會黨不斷的醜聞，希望選民厭惡社會黨。而他本人則代表該黨在 Nice 市出馬競選，並且強調該黨提名的許多候選人皆可進入第二輪。依照國民議會選舉採行的兩輪決選制，候選人必須在第一輪獲得 12.5% 得票方可進入第二輪投票。

此外，法國是多黨林立的國家，除了左右兩派參選外，近年來標榜環境保護的綠黨與生態黨(*la Génération écologie*, 簡稱 GE) 也漸漸受到選民的重視，兩黨亦組成一個名為「生態聯盟」的選舉聯盟參與競選。反觀，左派的社會黨與共產黨自一九八四年後，共產黨對社會黨實施政策日益不滿，而社會黨對共產黨過於教條式的作風也感到失望，兩黨自此不再共組選舉聯盟。

從民族陣線一九九二年行政區議會與鄉鎮選舉分別獲得 13.9%、12.5% 選票以及民調對勒彭理念的支持，皆可證明該黨的主張獲得部分選民的認同。事實上，左右兩派的重要政治人物亦公開地支持該黨對移民與安全議題的立場。一九八八年密特朗總統任命羅卡(Michel Rocard)出任總理，到一九九〇年兩年間，法國經濟出現好轉的情形。然而緊接幾年，法國經濟卻嚴重不景氣，社會黨政府無法有效解決經濟問題，加上失業率攀升，外籍移民又成為眾矢之的。

為了贏得選民的青睞，左右兩派亦提出與民族陣線反移民政策類似的競選政見。社會黨主張防止非法外勞進入法國；右派主張取締非法移民，並修法限制外籍移民的家人大量移入；民族陣

線則採取更激烈的主張，即修改國籍法採取屬人主義(jus sanguinis)，限制法國國籍的取得，並取消合法移民的資格。

第一輪投票結果，右派「法國聯盟」獲得 39.47% 得票率，成績最佳，且該聯盟中有八十位候選人已得到過半數選票當選。反觀，左派執政的社會黨卻僅得 18.48% 得票率。極右派民族陣線獲得 12.41% 得票，而法國共產黨僅得 9.18% 選票，比民族陣線少了三個百分點；原被看好的「生態聯盟」卻僅獲得 7.63% 得票率。

進入第二輪投票後，右派「法國聯盟」以 54.1% 選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贏得四百四十八席。執政的社會黨原有兩百七十五席，而此次僅以 29.4% 選票拿到六十七席，該黨許多重要人物如羅卡、喬斯潘(Lionel Jospin)、前外交部長杜馬(Roland Dumas)等紛紛落選，這是該黨自一九七二年整合以來得票率最差的一次。面對社會黨的慘敗，密特朗總統任命共和聯盟的前財經部長巴拉杜爾為總理，開啟了第二次「左右共治」局面。

而民族陣線在首輪拿到約三百萬票選票，比一九八八年國民議會選舉多了七十萬張選票，此次選舉是該黨第一次在國民議會選舉上拿下最好的成績，此得歸功於該黨長期在行政區議會、省議會、及市鎮等地方選舉耕耘的結果及其反移民的政見。再者，該黨有近一百名候選人通過第一輪投票 12.5% 的門檻，相較下一九八八年選舉僅有三十名候選人通過此門檻，順利進入第二輪。證明該黨長期地方經營使得在某些選區的實力相當堅強。

但第二輪投票結果民族陣線只獲得一席，與一九九二年的行政區議會選舉相較下成績下滑，但此需歸咎於選舉制度的不同。因為國民議會選舉是採行兩輪投票制，易造成對大黨有利、代表



性不公、以及政黨兩極化的現象；反之，行政區議會選舉採行對小黨有利的比例代表制。

表 3-7：1993 年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結果

政黨	第一輪得票率 %	第二輪得票率 %	席次
共和聯盟	20.39	28.27	242
法國民主 同盟	19.08	25.84	206
社會黨	18.48	29.40	67
民族陣線	12.41	4.61	1
共產黨	9.18	5.66	24
綠黨	4.01		
生態黨	3.62		
生態聯盟		3.56	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張台麟，法國政府與政治。台北：

五南，民國八十四年，108-109。

五年一任的的歐洲議會選舉將在一九九四年六月舉行。然而此次選舉的政治環境與一九八九年的選舉迥然不同，在這五年間所有批准馬斯垂克條約而支持歐洲聯盟產生的國家，其國內民眾對支持歐盟的態度持續下滑。其中以比利時最明顯，大眾對歐盟的支持從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到一九九四年五月下降了十九個百分比；法國則下降了八個百分比。<sup>80</sup>歐洲國家民眾對歐盟的看法在這段時間中有了急速地改變。

不像一九八九年歐洲議會選舉時對經濟情勢的看好，一九九四年的選舉呈現民眾對經濟情勢的高度擔憂。因為這些國家國內

<sup>80</sup> DeClair, op. cit., 95.

經濟不景氣，並有高失業率情形存在；再者，「從搖籃到墳墓」福利政策的成本大幅上升對惡化的經濟更是雪上加霜，以上所有的問題皆浮現在法國國內政經環境中。尤其法國政府面對持續兩位數高失業率，卻無法提出有效解決方法來創造新工作機會以降低失業率，故一九九四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主要以經濟問題與歐盟立場為兩大注目焦點。

如前所述，密特朗總統將批准馬斯垂克條約與否訴諸公民複決，引發朝野各黨派的紛爭，民眾對此條約的立場亦是爭論不斷，公投結果贊成票僅以 3% 的差距領先反對票，可見攸關歐洲聯盟的形成在法國國內造成激烈的對抗。雖然公投結果贊成批准馬斯垂克條約，但民眾對歐洲聯盟的態度則具體表現此次歐洲議會選舉。

民族陣線一直以來皆是主張捍衛法國在歐洲聯盟中的主權地位，該黨並強調在未來歐洲議會五年的任期內將秉持其一貫的立場。事實上，勒彭善用其政治靈敏度，倡議反對批准馬斯垂克條約，在公投競選期間儼然成為反對勢力的領導者。

在馬斯垂克條約訴諸公投前，多數反對立場的選民皆來自民族陣線與共產黨。此時出現一支同樣主張反對批准馬斯垂克條約的團體，亦即由共和黨(le parti Républicain，簡稱 PR)戴維里耶(Philippe de Villiers)另組對抗價值運動(Combat pour les Valeurs)，<sup>81</sup>主張終結移民、政治腐化、及改進社會治安，由他領導的團體亦提出自己的名單候選人角逐歐洲議會議員。面對同樣提出反馬斯垂克條約政見的政黨與團體，民族陣線此次歐洲議

---

<sup>81</sup> 共和黨是組成法國民主同盟中的一個黨。

會選舉腹背受敵，該黨期望能維持過往歐洲議會選舉的成績，甚至希望能與一九九三年的國民議會選舉成績相當。

選舉結果民族陣線只獲得 10.5% 選票，十一個席次，比勒彭原本預估的 15% 低了許多。歸咎原因在於同樣採取反馬斯垂克條約立場有左派社會黨忒丕(Bernard Tapie)領導的名單獲得 12.03% 選票，十三個席次；右派戴維里耶領導的名單獲得 12.33%，一樣拿下十三個席次，其瓜分了民族陣線的選票。民族陣線在某些重要省份選票下滑，而這些省在一九八九年歐洲議會選舉時是拿下最好的成績所在，<sup>82</sup>這些原因促使該黨此次選舉成績下滑。

事實上，根據一九九四年六月索佛雷斯民意測驗機構民調數據顯示勒彭與戴維里耶的選民不能劃上等號。勒彭掌握的是傳統支持他的選民；雖然戴維里耶確實吸引了民族陣線的某些選民，但多數支持他的選民都來自右派。

同年十一月戴維里耶脫離共和黨並另組法蘭西運動(mouvement pour la France)。因為其政見與勒彭頗為相近，因而常被人拿來做比較。然而，戴維里耶的法蘭西運動是不同於勒彭的民族陣線。原因在於他並非是反猶太人運動及種族主義者，並且從民調中顯示選民亦可分辨戴維里耶與勒彭的差別，因為僅有少數的極右派選民支持戴維里耶，且多數民族陣線的選民認為他們自己是極右派支持者，只能說戴維里耶代表右派中反馬斯垂克條約人士的意見，故戴維里耶充其量只能視為右派中的極端者，不能歸類為極右派。<sup>83</sup>

---

<sup>82</sup> Simmons, op. cit., 108.

<sup>83</sup> Ibid., 100-101.

## 貳、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九年顛峰與分裂

一九九五年又是總統大選年，此次總統選舉競爭激烈，有九位候選人參與角逐。主要的候選人右派共和聯盟有席哈克、巴拉杜爾；<sup>84</sup>左派社會黨推出喬斯潘，共產黨推出于埃(Robert Hue)；極右派民族陣線推出勒彭；而自行成立法蘭西運動的戴維里耶亦參與角逐。

為了先聲奪人並提早做準備，各政黨的正式提名通常在選前六個月就已定案。此外，為了勝選且反應各政黨的選舉實力，各政黨必然僅提名一位候選人而不可能出現一位以上的候選人自相殘殺，如一九八八年共產黨的朱甘(Pierre Juquin)就被開除黨籍的情況下自行參選。而此次共和聯盟有兩位候選人參選更佳說明同室操戈的下場，之所以如此乃原本被看好的現任總理巴拉杜爾，因在黨內提名中輸給現任黨魁兼巴黎市市長席哈克，故只好自行參選。

民族陣線的黨魁勒彭在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八日即宣布參選總統，是九位候選人中最早先聲奪人的候選人。勒彭之所以如此早宣布參選，主要是希望藉由其提早布署競選而確保其支持者投票給他，並且大聲疾呼自認有魄力解決現今政治人物的醜聞腐化，同時指責法國在歐洲整合過程中的立場。由於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嚴重，移民的政策依然是勒彭政見的主軸。

反觀，席哈克的競選政見雖隻字不提勒彭與民族陣線，卻仍受到勒彭主張反移民這個熱門議題的影響。他同樣主張重視社會

---

<sup>84</sup> 席哈克是共和聯盟提名的候選人，而巴拉杜爾因為現任總理又受到法國民主同盟的支持而

議題，並承諾優先處理失業問題，顯然地席哈克的政見是引用勒彭的政見。不過，席哈克並非唯一一個引用勒彭政見的候選人，如戴維里耶所提出的兩項議題，一為反對馬斯垂克條約，另一為攻擊現今政治人物的腐化，與勒彭的政見相似。綜觀民族陣線自從一九八三年在選舉中首次成功後，在往後的選舉中，該黨的諸多政見都曾被右派的政治人物所抄襲引用。

普遍而言，由於經濟不景氣、兩位數的失業率居高不下，故九位候選人的競選政見皆以振興經濟、提高就業率為優先課題，只是每個人提出的執行方式不同而已。至於國防、外交議題則較不受重視，除了牽涉核武政策與歐洲整合事務受到爭議外。事實上，對大部分選民來說。自第五共和開始，若想贏得法國總統選舉必須仰賴一個強大且組織架構良好的政黨機器。總統候選人如果可獲得組織強、黨紀佳的政黨機器支持，較容易在競爭激烈的選戰中脫穎而出。而勒彭在藍爾(Carl Lang)及莫格黑從旁的協助下，亦將民族陣線建立成一個如上述的黨機器（此部分將在第四章第三節有關政黨組織這節將再做深入分析）。<sup>85</sup>

選舉結果確認擁有強而有力黨機器的候選人在第一輪投票最可能拿到高票，從四月二十三日第一輪投票的結果即可看出，社會黨的喬斯潘以 23.3% 選票高過席哈克 20.8%，原因在於共和聯盟的另一候選人巴拉杜爾瓜分席哈克的票源。而勒彭獲得 15% 得票，約四百五十七萬選票，是民族陣線在全國性選舉中成績最好的一次，從這個結果可瞭解法國移民問題與社會治安問題的嚴重性，尤其在移民聚集的城鎮治安惡化情形嚴峻。

---

參選。

<sup>85</sup> DeClair, op. cit., 99.

表 3-8：1995 年法國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結果

候選人	所屬政黨	得票數	得票率%
喬斯潘	社會黨	7097786	23.30%
席哈克	共和聯盟	6348375	20.84%
巴拉杜爾	共和聯盟	5658796	18.58%
勒彭	民族陣線	4570838	15.00%
于埃	法國共產黨	2632460	8.64%
拉吉葉 (Arlette Laguiller)	勞工奮鬥黨 (la Lutte Ouvrière)	1615552	5.30%
戴維里耶	法蘭西運動	1443186	4.74%
瓦內 (Dominique Voynet)	綠黨	10010681	3.32%
謝米納德 (Jacques Cheminde)	歐洲勞工黨(le Parti Ouvrière Européen)	84956	0.28%

資料來源：張台麟，「一九九五年法國總統大選之研析」，*問題與研究*，第 34 卷，第 6 期（民國八十四年九月），58。及 Edward G. Declair, *Politics on the Fringe: The People,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00.

第一輪投票結束後，失利的巴拉杜爾宣布支持席哈克，並且積極為席哈克站台造勢。而第一輪支持巴拉杜爾的法國民主同盟的若干領導人士亦公開表態支持席哈克。另外，席哈克豐富的政治經歷，又身兼黨魁及巴黎市市長，掌控著黨機器，這些因素對其贏得第二輪投票有相當助益。為了打贏喬斯潘，席哈克積極爭取極右派民族陣線的選票，再次證明該黨的正當性獲得右派支持。從過往的選舉中觀察，右派政治人物經常引用勒彭的主張，以利在第二輪投票中吸引勒彭的選民。

五月七日第二輪投票結果，席哈克以 52.64% 得票率打敗喬斯潘 47.36% 而贏得選舉。社會黨的密特朗總統在一九八一年當選總

統後，連任一次共在位十四年之久，戴高樂派再次從社會黨手裡贏得總統寶座，<sup>86</sup>為戴高樂派人士揚眉吐氣。

第二輪投票後針對勒彭選民所做的民調顯示，雖然在第二輪投票前，勒彭即表示將會投廢票，示意其選民遵從他的作法。結果只有 21% 勒彭的選民遵從他的作法而投廢票或不去投票，51% 選民投給席哈克。<sup>87</sup>與一九八八年第二輪的投票相較，有 65% 選民投給席哈克，19% 投給密特朗。可見勒彭再次做出投廢票的決定並未獲得多數選民的認同，原因在於支持勒彭的選民多數來自右派的支持者，因此，在勒彭無法進入第二輪時，這些選民大都會投票支持右派。

另外，同年六月舉行市鎮選舉，依選舉法規規定每六年舉行一次，法國人民經由投票在全國三萬六千七百五十個市鎮中選出超過五十萬個市議員及市長。大部分的市鎮都是小村莊或城鎮，但其中有兩百二十五個市鎮人口超過三萬人，三十五個市鎮超過十萬人。依照第一節說明市議會選舉方式，分成人口三千五百以下城市採行兩輪投票的名單制，人口在三千五百以上的城市則採兩輪名單比例代表制，至於巴黎、里昂、馬賽等三大城市則另有規定。

很明顯地一個政黨如何在複雜的兩輪投票中贏得勝利取決於該黨的競選策略。而在兩輪投票制度下，很容易造成政黨間的選舉聯盟。六月十一日第一輪投票結束後，民族陣線許多候選人獲得超過 10% 得票門檻，順利進入第二輪，角逐在一百五十個城市人口兩萬人以上的市議會議員。而共產黨、社會黨、右派（共和

---

<sup>86</sup> 一九七四年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當選總統代表的是右派非戴高樂的勝利。

<sup>87</sup> DeClair, op. cit., 100.

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生態黨等各政黨名單亦相互競爭，不過，這些政黨達成一個優先協議，亦即在第二輪投票中擊敗民族陣線。

右派由新當選的總統席拉克領導，他再次申言其一貫不與民族陣線達成任何選舉合作的立場。此時社會黨宣稱在民族陣線與右派實力不分軒輊的城市及民族陣線可能獲勝的城市，該黨採取撤出在這些城市的候選人，並且在第二輪投票前要求其支持者投票給右派。這個選舉策略奏效下，民族陣線第二輪投票後僅獲得 Toulon、Marignane、Orange 三個南方城市的市長寶座。

Toulon 市是法國第九大城市，人口超過十七萬人，民族陣線以謝瓦里耶(Jean-Marie Le Chevallier)為首的名單以兩萬六千八百七十九票打敗右派名單的兩萬五千兩百七十九票而勝選，謝瓦里耶並當選該市市長，<sup>88</sup>之所以右派會輸的原因在於社會黨未履行先前的協議，亦即拒絕在第一輪投票後撤出該市的候選人，該黨的名單候選人獲得兩萬零四百四十六票；Marignane 市約有三萬兩千人口，在第二投票時右派出現兩個名單候選人，導致民族陣線獲坐享漁翁之利，以斯謨丕尼(Daniel Simonpieri)為首的名單獲得 37% 選票勝選並拿下市長寶座；再者，民族陣線在 Orange 市以梵龐德(Jacques Bompard)為首的名單僅以八十七票差距打敗社會黨並拿下市長寶座。<sup>89</sup>

巴黎近郊的城市 Dreux 市，早在一九八三年首次由民族陣線

---

<sup>88</sup> 根據法國選舉法規的規定，市長係經由市議會全體議員以秘密投票方式選出。而人口超過三千五百人以上的城市，若某政黨名單獲得多數勝選而名單中的首位候選人即成為市長，而選民通常是依候選人政績及其未來市政規劃為考量，較少考慮意識型態的差別。參閱 Anne Steven,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Franc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170.

<sup>89</sup> Simmons, op. cit., 112.



的秘書長史提伯第一個搶下灘頭堡並當選市議員。而此次的市鎮選舉，社會黨在第一輪投票後，撤出在該市的候選人，讓右派有機會擊敗民族陣線，結果右派以六千一百七十七票比三千九百九十八票打敗民族陣線以史提伯夫人（史提伯的妻子）為首的名單，因此民族陣線因左右派的選舉合作及夾攻而失守 Dreux 市。

在馬賽市附近的 Vitrolles 市，民族陣線推出以莫格黑為首的名單參與競選並期望莫格黑可拿下市長寶座，第一輪投票結果獲得 43.05% 選票。而共產黨與生態黨共同撤出兩黨在該市的候選人參與第二輪投票，轉向支持社會黨選人，結果社會黨以 45.02% 得票率打敗莫格黑的 42.89%。<sup>90</sup>

儘管民族陣線在此次市鎮選舉上的成績不如先前的總統選舉，但是該黨卻達成兩項目標。其一是從此次選舉觀察出，該黨擴大其選票基礎。亦即除了原本南方票倉外，並將其選票延伸到北方的工業城鎮，並吸引了許多勞工階級及外籍移民聚集的城市選民。其二為民族陣線在全法國擁有一千 0 七十五個市議會議員代表。<sup>91</sup>此次選舉中，民族陣線在人口九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居民的 Tourcoing 市獲得七席的市議員；人口十七萬兩千一百四十二居民的 Lille 市獲四席；人口四十一萬五千四百八十七居民的里昂市獲得四席。可看出民族陣線獲得立足於法國地方政治的根據點，換言之，參與法國地方選舉對一個政黨的全國性選舉有著直接的助益效果。

---

<sup>90</sup> 然而，由於後來調查發現莫格黑的競選經費超出法定上限，法院判決褫奪莫格黑公權一年，並且必須重新選舉 Vitrolles 市長，於是莫格黑指派其妻莫格黑夫人(Catherine Mégret)與現任的社會黨市長角逐，一九九七年二月選舉結果莫格黑夫人以 52.48% 得票打敗現任社會黨市長 47.52% 得票。

<sup>91</sup> Simmons, op. cit., 113.

綜觀上述得知市長之職為各政黨必爭之地，乃市長的職位在國民議會全國五百七十七個選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且他們之中即有人身兼國民議會議員代表。<sup>92</sup>市長是城市的行政首長，並且是法國中央政府的地方代表，負責執行中央政府決定的政治事項。因此，市長可藉由他的聲望而成為國民議會的候選人，或者提供各種經費的募集以提供競選。因此，當選上市長之職後將有利於競選全國性的公職。法國地方政治是高度的個人化，因為選民考量的重點在於市長是否有能力成功地從省、行政區、中央機關中獲得經費與補助，而非在其個人的政治意識型態。職是之故，當中央政府發生政黨輪替時，市長依然保有其地方勢力。

而民族陣線在此次選舉的優異表現在該黨歷史中建立一個重要里程碑。一來民族陣線的選民基礎成功地自南方向外擴張，促使該黨現今的勢力深植於地方，透過地方公職的聲望將有利於該黨未來的全國性公職選舉。二來該黨拿下南方三大城市市長職位，取得行政權因而可將該黨政綱付諸施行。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根據憲法第十二條規定席哈克總統宣布解散國會並提早進行國會改選。原本依照國民議會議員五年任期，一九九三年的議員應該在一九九八年五月進行選舉。一九九五年五月席哈克當選總統後，即任命朱貝(Alain Juppé)為總

---

<sup>92</sup> 法國傳統的政治特色「公職兼任」(comul des mandats)制度，意指一個民意代表同時擔任兩個以上且不同層級的民選公職。這固然對國會議員經由在地方勢力的紮根從而有利於在改選時的連任與提名，但卻使得地方政府淪為全國性政治人物的「封建采邑」。故社會黨政府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日通過「公職兼任」的限制條款，亦即任何民選政治人物只能身兼兩種中央與地方的民選公職。例如兩院議員只能在歐洲議會議員、行政區議員、省議員、巴黎市議員、及一定人口數的市長等職位當中擇一兼任。參閱張台麟，法國選舉法規釋義。台北：中央選舉委員會，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98-102；及胡祖慶與黃豪聖，「法國地方分權改革的制度根源與成果分析」，(台中：提升地方立法機關人員素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東海大學政治系地方自治研究中心主辦，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日)，174-175。

理，為了履行他的競選承諾，他賦於朱貝政府全權處理振興經濟、失業率嚴重的問題，然而失業率卻未獲改善，反倒攀升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歷史新高 12.8%，且同年秋天發生大規模的罷工事件；再者，為了加入歐洲聯盟單一貨幣的發行必須將政府預算赤字降低至國內總產值(GDP)的 3%，因而必須刪減社會安全保險及各種補助支出。

席哈克總統之所以解散國會，原因在於他認為應對法國社會與經濟問題加以改革，且法國應加入歐盟單一貨幣聯盟。雖然現在國會由右派佔絕對多數（一九九三年國民議會選舉右派勝選），不過，右派內部對加入歐洲聯盟態度立場不一（如前所述對馬斯垂克條約的簽署立場），<sup>93</sup>他希望藉由國民議會改選統合右派的力量而支持其政見。另外，他擔心由於朱貝政府推行的撙節財經政策不受民眾歡迎，如果依規定於一九九八年舉行國民議會選舉，則右派將失去許多選民支持而敗選；倘若提前改選，他預估右派依然可維持多數。

在競選策略上，右派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達成選舉聯盟，同意在超過五百個選區中共同提出一個候選人。其次，兩黨亦提出一致的政見，強調左右共治的缺點；提出減稅、公共支出的控制、地方更分權、振興經濟、提供法國人民更多工作機會、及加入歐洲單一貨幣的發行計畫等政見。

左派由喬斯潘領導的社會黨提出的政見有：要在私人與公共部門提供七十萬個工作機會、將每週工時由三十九個小時減至三十五個小時、終止政府私有化的計畫、減低某些民生必需品的加

---

<sup>93</sup> 法國民主同盟的前財政部長馬德林(Alain Madelin)主張自由放任經濟市場；共和聯盟的賽實

值稅(VAT)、調高最低工資等。

此外，為了贏得勝選，社會黨與共產黨進行協商，摒棄過往的陳見，希望彼此能有再次選舉合作的策略，因此兩黨達成某些政見的一致看法，例如每週工時三十五個小時、提供工作機會並且同意在第二輪投票時，將共推一位最佳的候選人。至於在歐洲事務上，共產黨堅持反對馬斯垂克條約的簽訂並提倡對加入歐洲單一貨幣發行進行公投。儘管兩黨在歐洲事務上的看法有某些爭議存在，不過共產黨黨魁于埃(Robert Hue)對喬斯潘有關單一貨幣的存疑態度立場表示滿意。

民族陣線的競選策略乃將矛頭指向席哈克總統，勒彭在競選大會上抨擊席哈克總統突然解散國民議會的決定，並且呼籲倘若右派失去國會多數地位，則席哈克總統應辭去職位。他認為席哈克解散國會的舉動無疑地是置法國人民於「國家自殺」(national suicide)的處境。<sup>94</sup>再者，他指責席哈克贊成馬斯垂克條約的立場，基本上是出賣法國國家主權，並且自喻民族陣線為法國與勞工的保衛者。至於移民的控制、失業率的降低、反馬斯垂克條約等依然是民族陣線的主要競選政見。

由於勒彭在一九九五年總統選舉 15% 得票率及緊接的市鎮選舉的成功，因此他預估民族陣線能在此次選舉拿下十五至二十議席，並且有更多該黨候選人跨過 12.5% 得票門檻，順利進入第二輪。無論如何，勒彭的策略是希望在第二輪投票時，該黨可以分化右派的選票，而使左派獲勝。此舉引起右派的強烈反彈，決定

---

(Philippe Séguin)反對歐洲統合；朱貝支持歐洲統合。

<sup>94</sup> Paul Hainsworth, "The Return of the Left: The 1997 French Parliamentary Election,"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 .51, issue 1(January 1998), 74.

強烈封殺民族陣線的候選人。然而勒彭解釋他絕非有意支持左派候選人，而是反對席哈克贊成簽訂馬斯垂克條約的立場。

民族陣線此次參選值得注意的是黨魁勒彭決定不出馬競選的舉動。不像過往的選舉，該黨有浩大的遊行、誇張的競選花招，此次選舉反而比較低調競選。由於選舉前的幾個月，出現許多反民族陣線的團體；加上競選時間極短，故該黨領導者更加團結黨內的凝聚力。不過，依照以往參選經驗勒彭總成為焦點，而此次的不參選即是新的策略之一。

五月二十五日第一輪的選舉結果，左派勝利而右派失敗。包括社會黨、共產黨、綠黨等左派聯盟共獲得約 44% 選票，尤其社會黨獲得約 26% 選票，相較於一九九三年選舉，成長了 7% 得票，其選票主要來自法國北與西部的地區，而共產黨僅獲得 9.9% 選票。左派在許多省份獲得超過 50% 選票的支持，令人刮目相看。

反觀右派的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共獲得約 31.4% 選票，相較於一九九三年選舉少了 8% 選票，此乃自第五共和以來右派選舉成績最差的一次。面對如此不利的情勢，朱貝總理辭去職位，希望能為右派在第二輪選舉中扳回聲勢。

極右派的民族陣線獲得 15.24% 選票，使得該黨成功且確實地成為一支全國政治勢力。事實證明在此次競選時間極短且勒彭未參選的情形下，選舉的成績說明了選民肯定該黨過去十年多的努力與進步。另外，該黨此次的成績優於一九九三年的選舉並與勒彭一九九五年總統選舉的成績相當，更加證明該黨不再只是勒彭一人的政黨而已。故此次選舉乃該黨政治發展上的一個轉捩點，該黨的全國選舉秘書長邁克(Jean-François Jalkh)在第一輪選後評

論「民族陣線在沒有勒彭情形下，該黨已經可以穩健地生存下去」。<sup>95</sup>換言之，該黨已經開始走出勒彭個人魅力的領導。

表 3-9：1993, 1997 年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結果比較

政黨	1993 年第一輪得票率%	1997 年第一輪得票率%
共和聯盟	20.39	16.5
法國民主同盟	19.08	14.9
社會黨 (包含極左政黨)	18.48	25.7
共產黨	9.18	9.9
綠黨與生態黨	7.61	3.3
民族陣線	12.41	15.2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 William Safran, *The French Polity*. New York: Longman, 1997, 74-75.

勒彭決定不參選此次國會選舉讓許多政治觀察家相當驚訝。因為其從政經驗可溯源至第四共和布熱德時期，並且他一直以來都是極右派的標竿人物。雖然他表示其不參選的決定是為了要在二 00 二年的總統選舉與席哈克一較高下；不過，他的不參選恰好也給於該黨候選人一個重要的測試機會。

儘管勒彭不參選此次選舉，但他依舊是鎂光燈注目的焦點。他善用其個人魅力將媒體焦點投注在他身上，連帶使得民族陣線的候選人也受到媒體注意而有助於民眾對該黨的印象。其激進的言論常成為媒體的頭條新聞，例如他說「寧願由左派掌控國民議會，也不要由右派掌控」，並且呼籲「席哈克為了使法國加入歐洲

<sup>95</sup> DeClair, op. cit., 103.

聯盟而解散國會，民眾應該抵制席哈克的計畫」。<sup>96</sup>

民族陣線第一輪 15.24% 得票率，僅次於共和聯盟、社會黨，儼然成為法國第三大黨。至此，民族陣線蔚為西歐國家中最大的極右派政黨，因其在全國性的選舉中可獲得約 15% 選票，<sup>97</sup>該黨再次成為全國政治討論的焦點。此外，該黨有一百三十二位候選人得票超過 12.5% 門檻，有資格進入第二輪投票，這是第五共和以來極右派政黨的候選人首次有如此多人進入第二輪投票。

即便右派在第一輪投票結果中遭重創，但堅決在第二輪投票時不與民族陣線的候選人有任何的選舉合作的可能性。縱使民族陣線擁有 15% 選票，在第二輪投票若無法與任何政黨有選舉合作的情形下，則該黨不可能在國民議會獲得席次。儘管右派不願意與民族陣線合作，不過，民族陣線在七十六個選區中與左右兩派成為三足鼎立的三角關係(triangular)，<sup>98</sup>牽動著第二輪投票選舉的結果。此外，許多第一輪投票給該黨的選民可能會選擇不去投票或者投給社會黨的候選人而使左派獲勝，因此該黨即成為左右選舉的少數關鍵所在。

---

<sup>96</sup> Ibid.

<sup>97</sup> BBC News, "World: Europe, French National Front Splits," [http://news6.thdo.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233000/233213.stm](http://news6.thdo.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233000/233213.stm) (Sunday, January 24, 1999).

<sup>98</sup> 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國民議會選舉分別為四個、十二個選區民族陣線與左右兩派三強鼎立的局面。由此觀之，民族陣線如何影響左右派的勝敗。

表 3-10：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第二輪投票民族陣線候選人與左右派  
在同選區相互競爭之比較

賽局	1988 年		1993 年		1997 年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民族陣線 vs.左派	9		5		25	
民族陣線 vs.左派	1		83		31	
民族陣線/右派/左派	4		12		76	
總和	14	3.2	100	20.7	132	24.1

資料來源：Martin A. Chain, “The National Front and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 of 1997,” In Michael S. Lewis-Beck, ed., *How France Votes*, New York: Seven Bridges Press, LLC, 2000, 77.

六月一日第二輪投票的結果，雖然右派的得票率從第一輪的 31.4% 增加至第二輪 44.8%，比左派 34.8% 增加至 44.3% 幅度高。但是右派卻失去原有的四百四十八席中的兩百席，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僅獲得兩百四十八席；共和聯盟從原有的兩百四十二席減少至一百四十席，法國民主同盟則從兩百 0 六席減少至一百 0 八席。

反觀，左派則從原有的九十一席增加至三百二十席，贏得國會的多數。國會的多數並非是由社會黨一黨獨攬，而是左派各政黨聯盟的結果。社會黨由原有六十七席增加至兩百五十席；共產黨由原有的二十四席增加三十七席；綠黨獲得七席；而其他左派聯盟中的政黨獲得二十六席。

綠黨等小黨由於乃左派聯盟中的一員，方使其能在國民議會中佔有席次，而共產黨亦是。反觀，民族陣線雖在一輪獲得 15.24% 選票，卻因在第二輪中未與其他政黨有選舉合作的關係，故僅有



一人當選（Toulon 市長謝瓦里耶）。根據索佛雷斯民意測驗機關的研究，如果此次選舉是採行一九八六年的比例代表制，則民族陣線將可獲得七十七個席次，而綠黨未獲一席，共產黨一樣獲得三十七席。<sup>99</sup>

表 3-11：1997 年法國民議會第二輪投票結果

政黨	得票率	席次	1993 年席次
共和聯盟	23.6	140	242
法國民主同盟	21.2	108	206
社會黨	39.1	250	67
共產黨	3.6	37	24
生態黨	1.6	33 <sup>a</sup>	0
民族陣線	5.7	1	1

a 指的是包括綠黨、左派極端黨、公民活動黨等。

資料來源：Roskin, Michael G. 著，鄭又平等譯，

各國政府與政治：比較的觀點。台北：韋伯，

民國八十八年，145。及筆者整理。

此次選舉的最後結果證明席哈克總統的計算錯誤。社會黨其他左派政黨聯盟獲得國會的多數，因而提名社會黨的喬斯潘為總理，組成「複數左派」(la Gauche plurielle)內閣，形成法國第五共和的第三次「左右共治」局面，席哈克總統將與喬斯潘總理分享權力。事實上，右派的慘敗反應了選民反對朱貝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其無法有效解決失業問題。選民否定朱貝政府，不僅在於其含糊且矛盾的政策，而且是其推行不可能達到的政策：降低政府預算赤字、維持經濟成長、穩定貨幣、維持現有的工資與社會福利的水平。其次，朱貝自大高傲的態度，使其成為第五共和中最

<sup>99</sup> Hainsworth, op. cit., 82.

不受歡迎的總理。

左派勝選的原因可歸納於下列幾點：第一是朱貝政府的不受歡迎；第二是社會黨的喬斯潘強而有力的領導，彌平黨內紛爭；第三是密特朗總統在位期間的腐化、醜聞事件，選民已逐漸遺忘。<sup>100</sup>以及左派提出的政見獲得選民認同。

緊接，一九九八年三月的行政區議會選舉，是社會黨喬斯潘總理組成的「複數左派」聯合內閣政府首度接受人民考驗的機會。行政區議會選舉是每六年舉行一次，上次一九九二年右派贏得二十二個行政區中的二十個首長寶座。此次選舉不僅關係左派是否能持續去年的國民議會選舉般再獲佳績，同時反映右派能否守住現有行政區的江山，這當中民族陣線將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由於行政區議會選舉採行比例代表制，對小黨較有利。第一次舉行政區議會直選在一九八六年，當時民族陣線即獲得 9.6% 得票率，拿下一千七百九十五席議員中的一百三十七個席次。而右派（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共同組成選舉聯盟當中的五個行政區需與民族陣線合作，方可順利拿下行政區首長寶座。再者，一九九二年的行政區議會選舉，民族陣線獲得 13.9% 得票率，選票持續成長。縱使右派中央反對與該黨達成選舉合作，但右派的地方政治人物依然與勒彭協議私人的選舉合作關係，說明了民族陣線關鍵性少數角色。

此次行政區議會議員選舉結果，左派聯盟（社會黨、共產黨及綠黨）獲得 36% 得票率，右派聯盟（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

---

<sup>100</sup> William Safran, *The French Polity*. New York: Longman, 1997, 114.

獲得 35% 得票率，民族陣線則獲得 15% 得票率。<sup>101</sup> 整體來說，對政治光譜上極端的政黨如民族陣線、共產黨、及綠黨與生態黨來說收獲最大。而左右派政黨的選舉結果恰好反映了去年的國民議會選舉結果。舉例而言，相較於一九九二年選舉，綠黨從六十八席增加至一〇六席，民族陣線從兩百四十二席增加至兩百七十七席；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從六百九十席減少至六百四十八席，社會黨從三百六十七席增加至四百四十四席。<sup>102</sup>

一九九七年國民議會選舉，因為在第二輪投票時，民族陣線分化了右派的選票，造成右派的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喪失約七十個席次，因此右派的領導者對民族陣線相當不滿。縱使諸多右派黨內人士積極要求右派與民族陣線在此次行政區首長選舉中合作，<sup>103</sup> 方能對抗社會黨與共產黨的選舉合作，然而此時共和聯盟黨魁賽賓及法國民主同盟領導者貝遠(Francois Bayrou)皆強烈堅持不與民族陣線有任何的選舉合作，賽賓甚至宣布若黨內成員若有人支持民族陣線競選行政區首長，或者在該黨支持下當選行政區首長或副首長，將開除其黨籍。<sup>104</sup>

因為行政區首長是由新當選的議員以三輪投票方式產生，故勒彭的策略是支持右派競選其他行政區首長，以交換右派支持他競選 Provence-Alpes-Côte d'Azur 行政區首長，此行政區是該黨獲得最多行政區議員所在，因而最有希望當選此區首長。然而，右

---

<sup>101</sup> BBC News, "Europe: French National Front Seeks Right-Wings Alliance,"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65000/65873.stm](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65000/65873.stm) (Tuesday, March 17, 1998).

<sup>102</sup> D.I Scargill, "The French Region: A Flawed Institution?," *Region Studies*, vol. 32, issue 9(December 1998), 880.

<sup>103</sup> 根據法國選舉法規，行政區首長由各區全體議員以秘密且三輪的方式投票產生。在第一、二輪投票中，候選人必須獲議會絕對多數的票數始可當選。在第三輪則只需獲得相對多數即可。請參閱張台麟，*法國選舉法規釋義*。台北：中央選委會，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126。

<sup>104</sup> Anonymous, "Europe: France's Right-Wing Disarray," *The Economist*, vol. 346, issue 8061(March 28, 1998), 47.

派卻拒絕支持民族陣線競選此區首長，造成勒彭的策略失效。

儘管如此，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的地方政治人物基於現實考量不理會他們黨中央的命令，而與民族陣線在下列五個行政區合作以打敗社會黨。例如在 Bourgogne、Centre、Languedoc-Roussillon、Picardie、及 Rhone-Alpes 等行政區為左派聯盟佔多數議席，但卻由於民族陣線的支持，使得右派當選這五區的首長。<sup>105</sup>最後行政區首長的選舉結果，社會黨拿下八個，而右派拿下十三個首長寶座。

同年五月的國民議會補選對民族陣線來說是一項打擊。Toulon市長謝瓦里耶乃該黨唯一在去年國民議會選舉中當選的議員代表。卻因其競選經費超過法定上限，因而被撤銷其當選資格並進行補選，於是他屬意其妻謝瓦里耶夫人(Cendrine Le Chevallier)代他參選。<sup>106</sup>

第一輪投票結果，她以 39.5% 得票勝過社會黨候選人凱薩娜瓦(Odette Casanova)31.7% 得票。原本看好民族陣線可順利拿下國民議會議員代表，不過，由於社會黨努力動員在第一輪棄權投票選民參與第二輪投票，加上右派為了踢除民族陣線，支持社會黨的候選人。所以，第二輪投票的結果，該黨竟以三十三票之差敗給社會黨，喪失了該黨唯一一席的國民議會議員。

一九九八年年底民族陣線出現分裂的危機。原因在於現年七

---

<sup>105</sup> 法國民主同盟重量級人物前國防部長麥顯(Charles Millon)為了贏得 Rhone-Alpes 行政區首長寶座，與民族陣線達成選舉合作，遭到開除黨籍下場。請參閱 Janice Valls-Russell, "Without ChevenementL France's Mr. Clean," *The New Leader*, vol. 81, issue 11(October 5-October 19, 1998), 7.

<sup>106</sup> BBC News, "Despatches: Second Chance for France's Far Right," [http://news6.thdo.bbc.uk/hi/english/despaches/newid\\_87000/87073.stm](http://news6.thdo.bbc.uk/hi/english/despaches/newid_87000/87073.stm) (Saturday, May 2, 1998).

十歲的民族陣線領導人勒彭與四十九歲的接班人莫格黑因領導權之爭而產生內訌。十一月黨魁勒彭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一年，意味著他的歐洲議會議員及 Provence-Alpes-Côte d'Azur 行政區議員資格將被撤銷，<sup>107</sup>並且他將無法參與一九九九年的歐洲議會選舉；莫格黑希望由他領導民族陣線的政黨候選人名單參與一九九九年六月的歐洲議會選舉，而勒彭卻屬意其妻代他領導民族陣線的政黨候選名單，兩人的權力鬥爭終於爆發。

於是，十二月莫格黑在其支持者簇擁下要求在次年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舉行黨代表大會，選舉新的黨魁。但勒彭以莫格黑陣營召開的會議乃「背叛陰謀」為由，拒絕出席，並謂「不會把艦長掌舵的大權交給一小撮背信忘義的下級船員」，<sup>108</sup>最後勒彭開除莫格黑及其黨羽的黨籍，同時他將民族陣線政黨名稱及標誌訴諸法院審判，一九九九年五月法院判決政黨名稱及標誌屬於勒彭所有，不屬於莫格黑陣營，並且法院亦判決由莫格黑陣營所舉行的黨代表大會無效，只有黨魁勒彭有權召開。因此，若莫格黑陣營聲稱自己為民族陣線的黨員，或使用民族陣線的稱號，將被處處五千美元的罰鍰。<sup>109</sup>

因此，莫格黑及其支持者在爭取民族陣線主導權失敗後另起爐灶，成立民族運動黨(Mouvement National)。兩個同樣宣稱支持遣回外勞及退出歐洲聯盟兩黨將參與一九九九年六月的歐洲議會

---

<sup>107</sup> 一九九八年四月法國法院判處勒彭因在一九九七年國民議會選舉中，公開攻擊及辱罵社會黨候選人而被處褫奪公權二年及易課罰金三千七百美元。勒彭上訴，同年十一月上訴法院判處褫奪公權一年及緩刑三個月，並易課罰金九百美元。二〇〇〇年四月法國最高法院最終判定褫奪勒彭的行政區及歐洲議會議員資格。

<sup>108</sup> 中國時報，「法極右派民族陣線鬧分裂」，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版十三。

<sup>109</sup>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Wins Far Right Feud," [http://news2.thl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340000/340759.stm](http://news2.thl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340000/340759.stm) (Tuesday, May 11, 1999).

選舉。根據民調顯示，民族陣線在歷經分裂後，喪失了許多選民的支持；並且兩個陣營將在一九九九年六月歐洲議會選舉將不會有超過 9% 選票，亦即勒彭的民族陣線與莫格黑的民族運動黨分別僅獲得 6%、3% 選票；倘若民族陣線未分裂的話，將可獲得 15% 選票。<sup>110</sup>

一九九九年歐洲議會選舉結果，民族陣線只獲得 5.7% 得票，五個席次，甚至比綠黨少四席，而民族運動黨獲得 3.2% 得票。證明民族陣線在分裂之後，選票被莫格黑陣營所瓜分，與一九九五年總統選舉、一九九七年國民議會選舉得票率相較下，民族陣線的選票少了許多，給於該黨重大一擊。遭逢分裂的民族陣線，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考驗著該黨領導人勒彭如何因應。

表 3-12：1999 年法國歐洲議會選舉結果

政黨	席次
社會黨	22
共和聯盟/法國民主同盟	15
綠黨	9
共產黨	6
民族陣線	5
獨立派人士	30

資料來源：BBC News 報導一九九九年法國  
歐洲議會選舉結果。請參閱

[http://news.bbc.co.uk/1/hi/english/static/euros99/countrieshtml/  
france.stm](http://news.bbc.co.uk/1/hi/english/static/euros99/countrieshtml/france.stm)

二 000 年四月法國最高法院終審定讞，勒彭必須因一九九七

<sup>110</sup> Ibid.

年國民議會選舉期間攻擊社會黨候選人，被判處褫奪歐洲議會議員及行政區議員資格，加上一九九八年年底的黨內分裂，使得民族陣線聲望下滑許多。

同年五月，每年一度的黨代表大會上，勒彭激昂的表示「分裂弱化了該黨，但是我們應該重新團結與重整，未來民族陣線依然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勢力」。<sup>111</sup>無疑地勒彭再次當選黨魁，且他誓言將參與二〇〇二年的總統大選。然而，以他現年七十一歲的高齡，如何替民族陣線帶來第二春，將是一大考驗。

勒彭領導民族陣線二十幾年，將該黨建立成一支全國性的政治勢力。其選舉輝煌成績乃在於勒彭主張反移民的政見，尤其強烈抨擊北非回教移民，將高失業率、社會治安敗壞等問題與移民劃上等號，也因此民族陣線被冠上種族主義與反猶太人情節的標籤。縱使如此，該黨在近幾年的全國性選舉接能維持百分之十五得票率，證明選民支持其政見。故下一章將針對民族陣線的主張、政黨架構作一深入分析，探討民族陣線的移民政見如何贏得選民青睞；及其政黨架構如何在選舉中發揮效用。

---

<sup>111</sup> [WallStreet](#), “Far Fight National Front Opens Conference in Paris,” April 29, 2000.

## 第四章 民族陣線的發展與侷限

### 第一節 選民基礎

民族陣線的優異選舉成績必須歸功黨魁勒彭的領導能力及其競選政見。該黨的主張通常被化約成「移民」一個議題，該黨將移民過多與高失業率、社會治安敗壞、犯罪等問題結合，迎合選民的偏好。

反移民是民族陣線的主要政綱，本節將探討該黨反移民政策的主張內涵，以及失業率、犯罪率與移民的關係。試圖從中找出關聯性，以佐證該黨反移民政見獲得選民支持的原因。

#### 壹、反移民政綱

法國自十九世紀開始即有移民潮，迄今仍然有大量外籍移民入境法國。兩次世界大戰後，法國本地青年死於戰爭的人數眾多，造成勞動力短缺，法國政府希望藉由廣大外籍移民及勞工填補人力短缺的困境，因此當時對移民政策乃採鼓勵態度。一九三一年外籍移民人數為兩百七十萬人，佔法國總人口 6.6%，到了一九七四年間甚至成長至三百四十萬人之多。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前法國的移民者主要來自義大利、西班牙、波蘭、比利時等歐洲國家移民。一九六〇年代以後，北非馬格理布(Maghrébin)移民包括阿爾及利亞、利比亞、摩洛哥及突尼西亞人不斷地移入法國，甚至到了一九七〇年代躍居外籍移民的首位。



七〇年代發生兩次石油危機，造成全球性的經濟大恐慌，法國國內亦遭受同樣的影響。就業機會減少，失業率暴增，於是一九七四年季斯卡總統宣布禁止移民入境，但歐洲共同體的公民不在此限制之列。直到一九八一年社會黨密特朗總統上台後才解除此項禁令，該年的人口普查，外籍移民佔法國總人口的 6.8%，創下是歷史新高點。

一九八〇年代西歐各國還出現一股政治庇護的移民潮。由於八〇年代末期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紛紛解體，及南斯拉夫內戰問題，造成大批東歐人逃往西歐，而法國一直表榜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家，對於這些尋求政治庇護者的保護自然不遺餘力。在西歐各家中，法國是主要收留政治庇護者最多的國家之一。<sup>112</sup>

大抵來說，法國的外籍移民都是以尋求工作為動機而入境法國。因此他們居住的地區多在大都市或工業城市居多，其中以 Ile-de-France、Rhône-Alpes、Provence-Alpes-Côte d'Azur 等三行政區聚集最多，因為這三大行政區分別包括首都巴黎市、工業大城里昂市、及第一大港馬賽市，因此外籍移民一般都集結在這些大城市的近郊，形成各自族裔的社區。<sup>113</sup>

由於法國國內的經濟不景氣及失業率的居高不下，使得移民在八〇年代成為法國政治經濟生活中重大議題之一。而民族陣線在一九八三年的 Dreux 市選舉上初次勝利，歸因於民族陣線倡導的反移民政見獲得選民迴響，並引起媒體與大眾的注目，奠定該黨日後選舉的基礎。

---

<sup>112</sup> Baldwin Edwards, "The Politics of Immigrations: Introducti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7, no. 2(April 1994), 3.

<sup>113</sup> 賴欣儀，「法國外籍移民問題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民國八十五年六月)，25-26。

不過，在這之前的幾次選舉，民族陣線鮮少提及移民議題。一九七三年的國民議會選舉時，有關移民議題僅在三十一頁的政見白皮書上只出現過一段文字，亦即民族陣線要求政府終止控制不住移民人數的荒謬政策，此政策造成法國人民遭受物質上與道德上的雙重損害。

隔年，一九七四年的總統選舉勒彭強調右派傳統價值等政見。例如抨擊墮胎、國有化、官僚及財政赤字，並要求限制公家機關人員擁有罷工權，另外亦主張保衛家庭、法律、秩序及道德價值及修改選舉制度為比例代表制。故移民議題在此次選舉上只是個末微的角色。

然而，一九七〇年代末期移民政策變成法國國內爭議性的話題，此時勒彭也注意到這個現象出現，其民族陣線也開始以反移民為競選口號。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勒彭在世界報上發表一篇名為「反移民」的文章，提及解決失業問題必須立即地停止開放移民，並且遣送兩百萬外籍勞工回其母國。其次，他更提出「法國及法國人民優先」的口號。

到一九八〇年代，民族陣線反移民的主張開始有了正面的回應。除了一九八三年市鎮選舉及一九八四年歐洲議會選舉的成功外；根據八〇年代中期民調顯示，60%以上民眾反對賦予移民者在地方性選舉享有投票權。民族陣線在競選上攻擊社會黨政府的移民政策，<sup>114</sup>因為政府擴大了非法移民的數量，造成許多社會問

---

<sup>114</sup>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一日通過法律，凡於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前非法入境居留之外國人，只要能提出至少一年以上的工作證明及合適住所者，便可申請取得合法移民身份。請參閱同上註，114。

題，尤其是北非回教徒移民，他們無法融入法國的文化與傳統當中。

「頭紗事件」後，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世界報報導的民調顯示，法國人民絕大多數對回教移民持負面看法。約 71% 民眾看到「狂熱」(fanaticism) 這個字立即聯想到回教徒；約 61% 民眾反對非歐洲裔移民在地方性選舉上享有投票權；約 75% 民眾反對回教徒帶頭紗去公立學校上學。<sup>115</sup>

由於回教清真寺的普遍設立及回教徒的不融入法國社會，促使北非回教徒成為民族陣線大力撻伐的對象。勒彭甚至公開呼籲如果再不重視移民問題，外籍移民未來將佔法國人口的大部分。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勒彭於費加羅報(Le Figaro-Magazine)上發表一篇文章，宣稱基於「屬地主義」(jus soli)原則而獲得國籍的外籍移民不容易同化，並且融合問題將成為難以解決的困境。<sup>116</sup>

為了因應一九九二年的行政區議會選舉，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民族陣線的總書記莫格黑提出反移民的「五十項具體措施」競選政見，立即引起各界的反彈聲浪。這些具體措施的主要宗旨乃為了維護法國民族的純正性；修改國籍法，亦即法國國籍之取得須採取「屬人主義」(jus sanguinis)原則，其他要項如：終止家庭團聚法、重新篩選自一九七四年以來以歸化入籍者、廢除十年有效期的居留證、要求非歐洲裔人民進入法國必須先作愛滋病的檢查並繳交十萬法郎的保證金、公立學校外籍學生人數應設限、禁止修建清真寺或設立回教學校、法國人享有就業、住宅、社會福利方面的優先權、雇用外籍人士的企業須加重課稅、立即遣返

---

<sup>115</sup> Marcus, op. cit., 89.

<sup>116</sup> Simmons, op. cit., 98.

無合法身份及失業移民。<sup>117</sup>

不過，右派領導者卻附和莫格黑的反移民政見，不但席哈克傾向民族陣線的移民政策，同時季斯卡也對移民的「入侵」提出警告。但是民族陣線認為右派的言論乃仿效該黨的政見，一旦選舉舉行時，選民還是會擦量雙眼投票給該黨，而不會投給仿效者的右派候選人。

一九九三年國民議會選舉時，民族陣線提出「三百項復興法國的措施」(300 mesures pour la renaissance de la France)競選政見，將移民政策擺於重要位置。該黨認為移民不可能會終止，並且移民與犯罪有著密切的聯結關係，以及移民是造成失業率的主因，最後移民會拖垮法國經濟。<sup>118</sup>

具體的反移民政見如下：確保法國人工作優先權、有計畫地將外籍移民或勞工遣送回國、修改國籍法採取屬人主義以限制法國國籍的取得、禁止雙重國籍、限制外籍人士擁有法國產業、取消合法的移民並禁止外籍移民或勞工成員移入法國。上述這些政見，看得出來是延續莫格黑所提出的反移民「五十項具體措施」。

一九九五年市鎮選舉，民族陣線拿下三個南部大城市的市長寶座，並於一九九七年再次贏得第四個市長寶座。拿下長寶座，代表該黨的主張可以具體落實施行，例如加強警力臨檢可疑的外籍人士，或者做出排外的政策。<sup>119</sup>

---

<sup>117</sup> Ibid., 160.及同註一百一十三，78。

<sup>118</sup> Marcus, op. cit., 107-108.

<sup>119</sup> 例如檢查市立圖書館的書籍，禁止左派書籍流傳。請參閱“Menace on the Right”, *Time*, vol. 149, issue 25(June 23, 1997), 45.

然而法國經濟狀況卻持續惡化，未有好轉。自一九九五年席哈克當選總統後，致力於振興經濟、降低失業率，不過成效不大。外籍移民佔法國當時五千八百萬人中的一千萬人，並且許多大城市都成為阿拉伯裔及黑人聚集地。面對這樣的情勢，勒彭提出「我們將被移民征服而非軍隊」。另外，根據民調顯示約有四分之三的法國民眾認為法國境內有太多的阿拉伯人。<sup>120</sup>

綜合上述得知民族陣線每次提出新的移民政策或者抨擊移民都受到報章雜誌與電視媒體的注目，而左右兩派也回應民族陣線對非法移民的攻擊，因此民族陣線的主張使其向大眾靠攏而贏得支持。人民之所以支持民族陣線的主張，歸因於移民問題導致失業率、治安敗壞、犯罪率提升等社會問題，同時也浪費了許多社會成本。

針對民族陣線提出移民本身所造成的問題，以下將藉由分析法國國內移民數量、失業率、犯罪率等數據，試圖發現這些問題的關聯性，從而證明勒彭的言論確實反映了法國的社經情勢，使得該黨有竄起的機會。

## 一、移民數量

首先，移民議題是民族陣線的主要政綱，勒彭最常抨擊移民數量過多，甚至說入侵法國國境，尤其是非歐洲裔的北非移民持續增加，他們信奉回教及其傳統文化，不僅無法融入法國社會，連帶造成法國國內就業及治安的威脅。

---

<sup>120</sup> Paul Klebnikov, "France's Political Paralysis," *Forbes*, vol. 159, issue 9(May 5, 1997), 138.

一九八八年總統選舉時，勒彭提出透過政治庇護或家庭團聚的方式，外籍移民從一九七四年七十萬人迄今已成長至十二萬人之多。他指責密特朗總統(1981-1988)及席哈克總理(1986-1988)在位時期寬鬆移民政策導致外籍移民數量的增加。一九九三年國民議會選舉時，他則表示每年約有十萬的外籍移民入境，甚至說自過去三十多年以來，法國目前已有九百萬移民。雖然勒彭有些誇大外籍移民數量，卻也反映出法國外籍移民數量的龐大與日益增加。

根據下表 4-1 法國自一八五一年至一九九四年間移民佔法國總人口數的百分比，即可得知八〇年代後移民數量約佔法國總人口的 6% 以上，一九九〇年外籍移民約有三百五十九萬七千人之多。

表 4-1：移民佔法國總人口數的百分比

年份	1851	1926	1936	1946	1954	1968	1975	1982	1990	1994
%	1.4	5.9	5.3	4.4	4.1	5.3	6.5	6.8	6.4	6.3

資料來源：Deborah A. Connelly, “The Ideology, Message, and Recep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Jean-Marie Le Pen and the Front National,” The Graduate School Department of French,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8, 293-294.

其次，進一步探討外籍移民中非歐洲裔移民人數增加的情形，尤其北非回教移民最受勒彭抨擊，認為他們的文化、宗教及語言迥異於歐洲國家天主教的信仰與傳統，對法國及歐洲構成威脅。根據法國政府部門及國立統計暨經濟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études économiques，簡稱 INSEE)的報告，

從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八二年間在法國的歐洲裔移民從 84% 降低至 48.5% ，而非洲裔移民（包括阿爾及利亞人、摩洛哥人、突尼西亞人等）則從 13.5% 升高至 43.5%。從下表 4-2 的數據顯示歐洲裔移民持續下降中，而非洲裔移民則有增多之趨勢。

表 4-2：歐洲移民與非歐洲移民佔法國的人數比較

年份	外籍移民 總人數	歐洲移民	所佔百分 比	非歐洲移 民	所佔百分 比
1975	3440000	1870000	54.3%	1570000	45.7%
1982	3714000	1595000	42.9%	2119000	57.1%
1990	3597000	1312000	36.4%	2285000	63.6%

資料來源：Deborah A. Connelly, “The Ideology, Message, and Recep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Jean-Marie Le Pen and the Front National,” The Graduate School Department of French,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8, 300.及筆者整理。

而北非馬格理布移民自一九五〇年代即有逐漸增加的傾向，從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二年間阿爾及利亞人在法國工作的數目從三十萬零八千人降低至二十四萬三千人，而摩洛哥人則從十三萬三千人增加至十七萬六千人。儘管一九九〇年的人口普查中，發現葡萄牙人佔法國總人口中最多的外籍移民，依次是阿爾及利亞人、摩洛哥人等，但北非移民的持續成長確實提供民族陣線攻擊的致命點。

表 4-3：法國 1975-1990 年人口普查中的北非移民人數

單位：千人

年份	1975	1982	1990
總人口	52.599	54.295	56.652
阿爾及利亞人	711	805	614
摩洛哥人	260	441	573
突尼西亞人	140	191	206

資料來源：賴欣怡，「法國外籍移民問題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民國八十四年五月)，16。

## 二、失業率

勒彭自一九八三年市鎮選舉中喊出「兩百萬的移民就等於兩萬的失業人口」口號，將移民與失業率劃上等號，在往後的選舉勒彭即將移民歸罪為法國高失業率的主因。尤其八〇年代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造成法國本國人的大量失業人口，而政府本身卻無法有效解決此種情勢，才使得民族陣線從一九八三年後迅速崛起。

從下表 4-4 很明顯可觀察出法國失業率的嚴重性，八〇年代中葉後維持兩位數的失業率成長，直到一九九九年仍有 11.2% 高失業率，同樣地其他西歐國家亦面臨相同的問題，經濟低迷及高失業率的環境，使得像民族陣線般的民族主義政黨有機會在八〇及九〇年代快速發展，說明了民主主義政黨反映社經情勢的特性。



表 4-4：法國歷年失業率

單位：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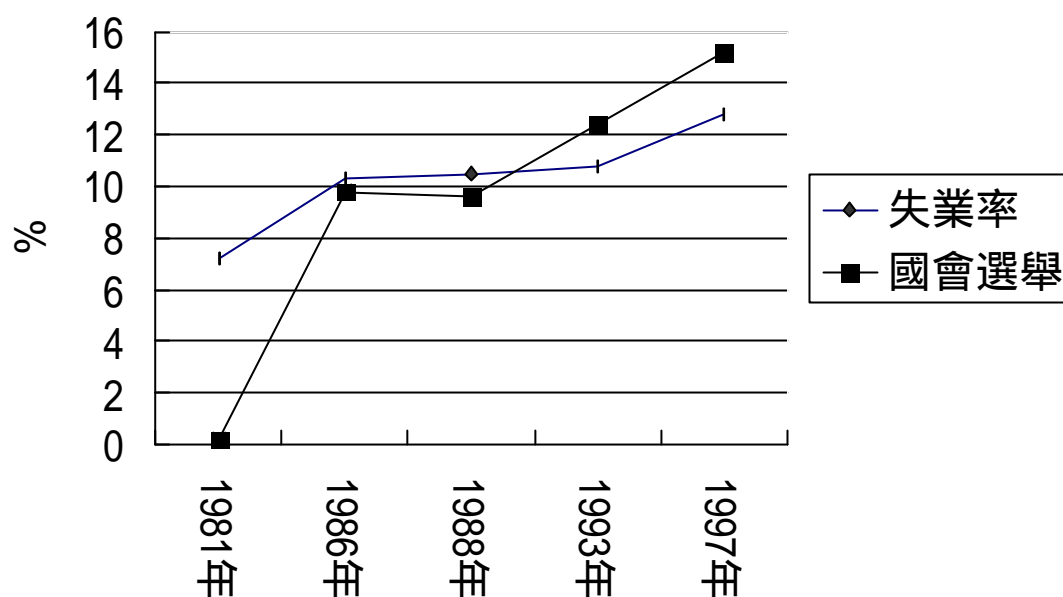
年份	1962	1975	1987	1990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失業率	1	4.1	10.5	9.0	10.8	12.5	11.6	12.3	12.5	11.8	11.2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及經濟部統計處資料，

<http://www.moea.gov.tw/~mec/star/four/a-13.htm>

根據下圖 4-1 來看，民族陣線自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七年國民議會選舉的成績與失業率的相較下，發現失業率愈高則民族陣線的選舉成績亦隨之增高。失業率的居高不下確實對民族陣線的發展有實質上的助益。該黨國民議會選舉成績從一九八一年 0.2% 大幅增加至一九九七年 15.2% 得票率，可看出其所提出政見迎合選民的偏好，選舉成績才可以如此快速增加。

圖 4-1：法國失業率與民族陣線國民議會選舉成績之比較



資料來源：Deborah A. Connelly, “The Ideology, Message, and Recep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Jean-Marie Le Pen and the Front National,” The Graduate School Department of French,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8, 311.及筆者自行整理。

此外，在就勒彭所提的移民與失業率關係作做一比較。雖然移民佔法國總人口的比例有稍微下降並趨於緩和的傾向，但經濟景氣不佳情況下，失業率依然攀升，法國境內三、四百萬的外籍移民確實搶走不少法國國民的工作機會。因此，從上個圖 4-1 失業率與民族陣線國會選舉成績比較，以及下表 4-5 的移民與失業率比較下，發現在高失業率下，勒彭將失業率歸罪於龐大的外籍移民數量的政見確實受到選民支持。

表 4-5：法國移民比率與失業率之比較

年份	1962	1975	1982	1985	1990	1994
移民比例	4.7	6.5	6.8	7.0	6.4	6.3
失業率	1	4.1	7.8	10.3	9.0	12.5

資料來源：Deborah A. Connelly, “The Ideology, Message, and Recep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Jean-Marie Le Pen and the Front National,” The Graduate School Department of French,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8, 319.及筆者自行整理。

從民調數據來看，一九八四年約有 60% 的法國人民認為太多移民在法國國內工作。另外，CSA 民調機構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六年的民調顯示，約有 54% 法國人民認為移民對法國的經濟構成負擔。<sup>121</sup>可見大多數法國人民認同勒彭提出移民等於失業率的政見，及對移民政策的強硬立場。

### 三、犯罪率

移民所帶來犯罪率增加問題，尤其藥物濫用情形，乃勒彭所批評的對象，因此他認為犯罪將成為法國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以下除了將針對法國國內犯罪類型及罪犯人數作一分析比較外，也將討論勒彭最詬病的北非回教移民犯罪率問題。

表 4-6：法國 1980, 1992, 1993 年犯罪類型及人數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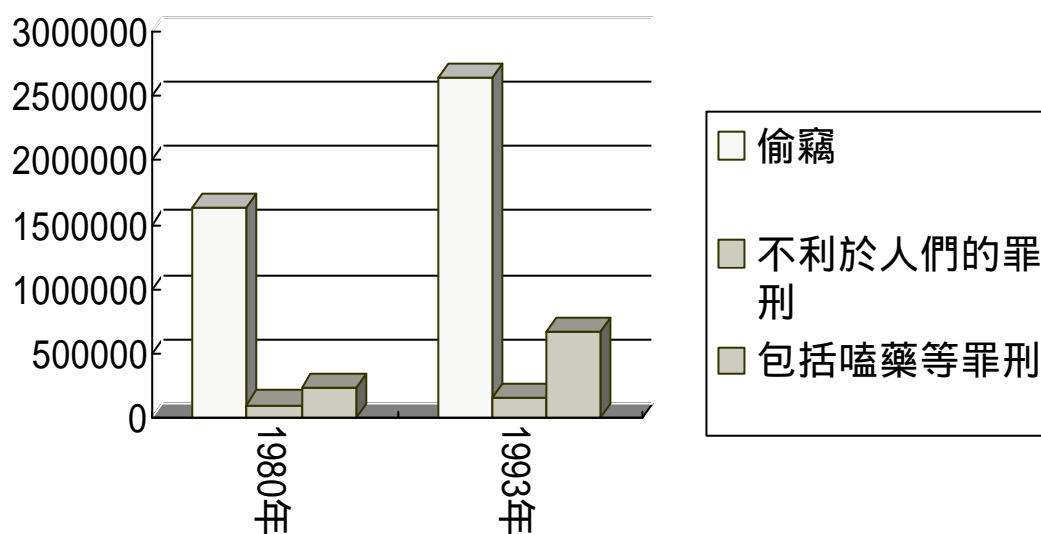
年份 類型	1980	1992	1993
偷竊	1625000	2615000	2640000
不利於人們的罪刑	102000	146000	153000
包括嗑藥等的其他罪刑	233000	6560000	679000

資料來源：Deborah A. Connelly, “The Ideology, Message, and Recep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Jean-Marie Le Pen and the Front National,” The Graduate School Department of French, The Pennsylvania State

<sup>121</sup> Connelly, op. cit., 321.

University, 1998, 322。

圖 4-2：比較法國 1980 年與 1993 年的犯罪比例



資料來源：同上表。

從上圖表可得知，一九九三年的犯罪類型的人數明顯地比一九八〇年來得多。一九九三年統計約 68% 為偷竊罪刑，17.5% 為包括嗑藥等罪刑，10.5% 為經濟與金融違法行為，及 4% 為其他罪刑。犯罪率的增加造成社會治安惡化，加上高失業率的常態，民族陣線利用如此不安的社經情勢，將外籍移民視為所有問題的禍

源，在過去二十幾年間不但贏得選民的支持，而且左右兩派也相繼效尤，尤其右派政府更是採取嚴格手段管制移民。

其次，探討外籍移民是否如同勒彭所抨擊是造成法國國內高犯罪率的主因。根據統計一九八五年的法國罪犯中 17% 為外籍移民，其中北非移民即佔 15%。一九六八年、一九八二年、一九九〇年外籍移民遭監禁的比例分別為 16%、23%、28%，外籍移民犯罪人數逐年增加。一九九二年統計結果每三個罪犯就有一個外籍移民，是法國人的五倍；另外，從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九二年間外籍移民犯罪人數增加 3.6 倍，同時罪犯增加了 1.5 倍。<sup>122</sup>

而外籍移民罪犯中的北非馬格理布人犯罪率更高，正如勒彭批評北非移民因為難以融合法國社會導致高犯罪率，尤其是北非移民的年輕一代( beur)。檢視原因乃一方面是非法移民入境遭監禁，另一方面警方執法時對他們態度嚴峻，且司法判決一般比本國人更加重。<sup>123</sup>根據 INSEE 報告，社會經濟地位較差者犯罪增加，此乃說明外籍移民罪犯違法行為，因為外籍移民較多非法入境者。

從民調數據可得知選民認同勒彭的政見與看法。相較於一九八一年 64%，一九八四年 70% 人民對社會環境感到不安，一九八五年民調則有 85% 人民認為治安不好。一九八五年 IFRES 民調顯示 63% 人民認為由於犯罪率增加使得社會治安惡化，僅有 6% 認為社會治安比以前更好。<sup>124</sup>

---

<sup>122</sup> 同註一百一十三，60。

<sup>123</sup> 對外籍移民起訴的機率是法國人的兩倍。警方因為有取締非法移民的權力，以及帶種族主義的態度，對外籍移民通常不友善。

無論如何，在一九八〇與一九九〇年代時期，移民及其所衍生的社會經濟問題（包括失業率、犯罪率、融合、種族歧視）已經成為法國國內討論的首要主題。而法國社經情勢的變化正好可以說明民族陣線發展演變，勒彭利用反移民的議題不僅正中選民的偏好，同時將該黨推向法國政壇，使該黨成為一支可忽視的政治勢力。

## 貳、選民基礎

根據一九九五年索佛雷斯民意測驗機構的調查顯示無論是否投票給民族陣線，高達 28% 的選民支持其移民理念，36% 贊同其法律與秩序議題，41% 則贊同其保衛傳統價值。<sup>125</sup> 民族陣線從一九七三年國民議會選舉獲得 0.5% 選票成長至一九九七年 15.2%，得票率的增長代表選民的支持，究竟二十幾年中有哪些選民支持該黨？

### 一、選區票源

民族陣線在一九八三年市鎮選舉初次勝利，緊接一九八四年歐洲議會選舉得到 11.2% 得票，十個席次，乃該黨首次全國性勝利。自此之後，該黨的選舉成績逐年增長，不僅支持選票增多，而且選票不在集中於南部地區，同時向外擴張蔓延至整個法國。

民族陣線一九八四年的成績與極右派領袖迪西爾參與一九六五年總統選舉的選區相較下，狄西爾選票集中在南部

---

<sup>124</sup> Connelly, op. cit., 325.

<sup>125</sup> Nonna Mayer, "The National Front and Right-Wing Extremism, 1988-1995," in Weil, Frederick D., Mary Gauhier, and Mathew Lee, eds., *Research On Democracy and Society: Extremism, Protest, Social Movement, and Democracy*. London: JAI Press INC, vol. 3(1996), 198.

Languedoc-Roussion、Provence-Alpes-Côte d'Azur 這兩大行政區，並且吸引農業區選票。反觀，民族陣線並未吸引農業區的選票，最大票源仍然來自南部靠地中海沿岸選區；不過，卻初步地將選源延伸至北部工業城市，因為這些工業城市湧入大量移民造成失業、治安問題，使得民族陣線反移民的訴求得到這些選區選民的支持。

因此，從選區票源分佈來看，民族陣線不僅擴大了狄西爾原有的選區票源，同時也吸引社會各階層的選民。根據學者蒲尼爾尼及羅爾特(E. Plenel and A. Rollat)分析民族陣線一九八四年選民特性具有：(1)選民多為男性且集中城市，(2)來自右派的支持：每五個支持民族陣線的選民中有三個在一九八一年總統選舉投給右派候選人，而五個中的一位則投給左派候選人，(3)成功地動員棄權投票者及第一次投票者，這當中每五個中有一位投票支持該黨，(4)與右派相較下，民族陣線選民較年輕、較多是勞工階級、較少女性且較少宗教信仰。<sup>126</sup>

從菲爾斯(John Fears)觀察一九八四年歐洲議會選舉至一九八八年總統選舉，呈現出民族陣線的主要選票集中於南部地中海沿岸地區，這些地區有大量的阿爾及利亞人、突尼西亞人及摩洛哥人移民。不過西部地區仍然是該黨勢力最薄弱地區。<sup>127</sup>

相較一九八四年歐洲議會選舉與一九八六年國民議會選舉，可看出民族陣線在北部與東部工業地區的選票有增長的趨勢，例如在 Haut-Rhin、Bas-Rhin、Seine St. Denis 等省分。一九八八年總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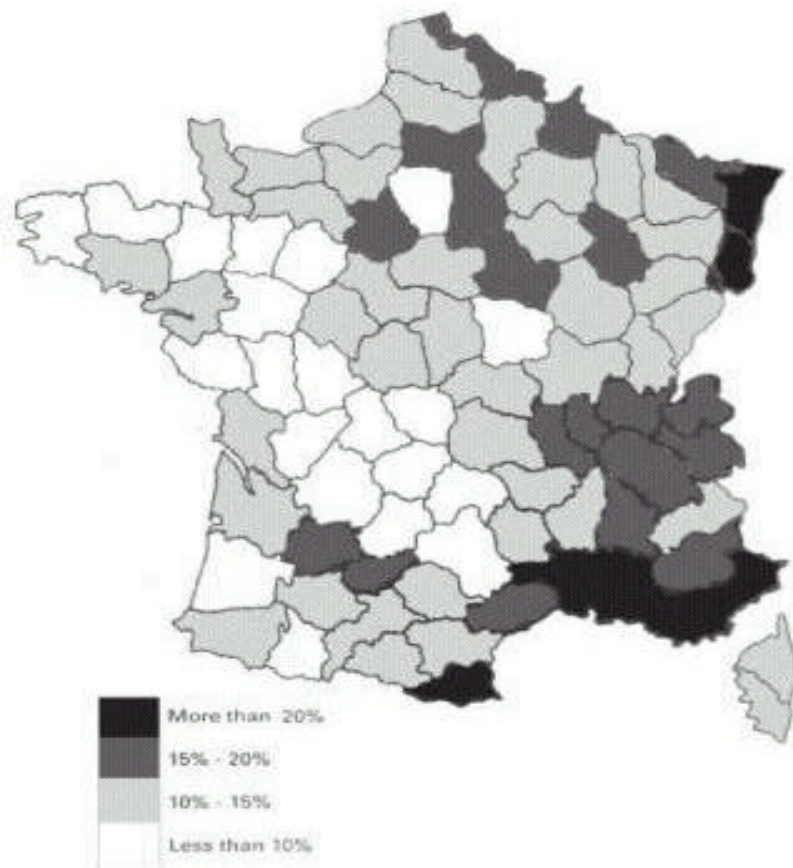
---

<sup>126</sup> Paul Hainsworth, ed., *The Extreme Right in Europe and the US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44.

<sup>127</sup> John Feas, *Parties and Voters in Fra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116.

選舉，勒彭在 Languedoc-Roussion、Provence-Alpes-Côte d'Azur 兩大行政區得票最高，馬賽市 28%、Toulon 市 27%、Nice 市 26% 等，再次證明了這兩大行政區為民族陣線的票倉所在。

圖 4-3：1988 年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勒彭的得票率分佈



資料來源：Jonathan Marcus, *The National Front and French Politics: The Resistible Rise of Jean-Marie Le Pe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5, 178.



表 4-7：民族陣線選舉成績表現最佳的省分

單位：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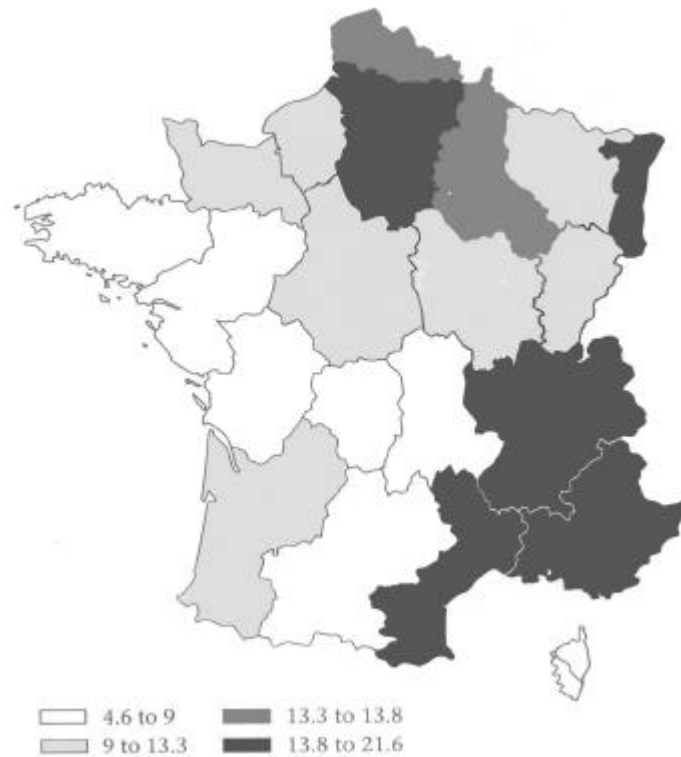
	1984 歐洲議會選舉	1985 鄉鎮選舉	1986 國民議會選舉	1988 總統選舉
Bouch du Rhône(Provence)	19.4	19.5	22.5	26.4
Var(Provence)	20.0	20.2	17.1	25.1
Alpes Maritimes(Provence)	21.4	17.3	20.9	24.2
Vaucluse (Provence)	16.4	15.3	18.0	23.2
Haut-Rhin(Alsace)	13.9	---	14.5	22.2
Bas-Rhin(Alsace)	11.5	---	13.1	21.9
Gard(Languedoc)	12.7	---	15.1	20.6
Pyrenées Orientales(Languedoc)	15.9	15.9	19.0	20.5
Hérault(Languedoc)	15.3	15.0	16.0	19.9
Seine St Denis(Paris)	16.0	17.3	14.5	19.8

---指的是無相關數據。

資料來源：John Freas, *Parties and Voters in Fra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118.

從民族陣線一九九三年國民議會選舉結果的選區分佈來看，該黨實力最強的地方包括地中海沿岸各省、Nord、Alsace、Moselle、Rhône-Alpes、Alpes-Maritimes 等省得票率都超過其全國 12.4% 得票率。因此，可以很清楚看出民族陣線的選票主要集中於法國東北部、東南部地區，尤其是這些地區的都會城市。

圖 4-4：1993 年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民族陣線各行政區得票率



資料來源：Edward G. Dclair, *Politics on the Fringe: The People, Policie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8.

再者，這些地區因為有巴黎、里昂及馬賽市等，外籍移民移入眾多，失業率及治安問題嚴重，以致民族陣線的政見訴求能夠吸引這些地區選民因而支持該黨。正如同貝里諾(Pascal Perrineau)所說「民族陣線的選舉實力存在於外籍人士人數眾多或高犯罪率地區」。<sup>128</sup>反觀，民族陣線在西部沿岸地區及農業地區依舊無法吸引更多的選民支，因此該黨的訴求吸引居住城市的法國選民。

<sup>128</sup> Steven, op. cit., 271.

一九九七年國民議會選舉，民族陣線 15.2% 得票率是創黨以來最高紀錄，不僅鞏固了一九九五年總統選舉的選票，同時也比一九九三年得票率高出兩個百分點。在九十五個省中除了四個外，該黨的得票皆超過一九九三年的成績。並且，在南部某些選區得票率在 20% 至 30% 之間，表現優異。值得一提的是東北部選票的成長，令人刮目相看。因此，此次的成果再次穩固了該黨的選民基礎。

圖 4-5：1997 年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民族陣線各行政區得票率



資料來源：Edward G. Dclair, *Politics on the Fringe: The People, Policie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0.

一九九〇年代後民族陣線選區選票分佈，大抵仍集中在於馬賽市附近的南部地區，及巴黎市附近的城市與北部及東部的Alsace 行政區的工業城市。雖然這些城市都面臨外籍移民大量入侵，及連帶產生的社會問題，不過學者貝里諾在 Grenoble 市、雷爾(Henri Rey)在 Seine Daint Denis 市及梅爾(Nonna Mayer)在巴黎市的研究調查，民族陣線的選舉成功與這些城市外籍移民人數的數量並無直接關聯性。<sup>129</sup>所以，民族陣線支持者及選民的反移民情緒被解釋為一種「光環效果」(halo effect)，換言之，住在移民人數眾多城市附近的民眾比住在該城市的民眾對移民產生更大懼怕，於是反映出反移民的情緒從而支持民族陣線。<sup>130</sup>

## 二、抗議選票(protest vote)

在就選票來源來說，選舉政見似乎已不再是決定投票的因素。正如法國政治生活研究中心(le Centre d'étude de la vie Politique Française)主任貝里諾在一九九五年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時所做評析，法國選民在第一輪的投票中基本上是對現狀不滿所發出的一種抗議性投票行為。<sup>131</sup>

另外一九九二年梅爾及貝里諾的研究分析觀察出為了抗議左右派政黨，許多選民將選票投給民族陣線，使其快速竄升。即便一九九〇年的索佛雷斯民調結果超過 40% 以上受訪者認同勒彭的移民政見，不過卻不認為他有能力解決此項問題；僅 36% 受訪者

---

<sup>129</sup> Nonna Mayer and Pascal Perrineau, "Why Do They Vote for Le Pe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22, no. 1(1992), 132.及 Christopher T. Husbands, "The Support for the Front National Analyses and Finding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14, no. 3(1991), 390-391.

<sup>130</sup> Simmons, op. cit., 177.

<sup>131</sup>張台麟，「一九九五年法國總統大選之研析」，問題與研究，第 34 卷，第 6 期（民國八十四年九月），58。

認為民族陣線有能力執政。<sup>132</sup>其次，從下面表格數據得出，當受訪者被問及投票支持民族陣線是為了抗議現行政治制度或者支持勒彭理念時，分別有 52% 及 41% 受訪者自認他們「與民族陣線非常靠近」。

表 4-8：當受訪者被問到「你認為投票支持民族陣線候選人的  
人，是為了...？」

單位：百分比(%)

	全部選民 100%	接近民族陣線 100%	非常接近民族 陣線 100%
抗議現行政治制 度	59	67	52
因為相信勒彭的 理念	34	27	41
不知道	7	6	7

資料來源：Nonna Mayer and Pascal Perrineau, “Why Do They Vote for Le Pe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22, no. 1(1992), 133.

之所以在一九八〇年代出現這種抗議式投票，歸因於一九八一年社會黨執政後至一九九五年間，左右派政黨無法有效解決國內經濟問題、移民問題，及連帶產生的治安惡化、犯罪攀升等，選民抗議左右派政黨與政府未解決移民及犯罪等問題。而民族陣線就在此時提出激進的反移民政策，抨擊移民造成失業率、犯罪的產生，贏得選民的支持。因此，這種抗議式投票是選民宣洩不滿的途徑。

從一九九五年的總統及市鎮選舉中亦觀察出，民族陣線的選

<sup>132</sup> Mayer and Perrineau, op. cit., 133.

民一方面為了抗議左右派政黨，另一方面支持民族陣線的政綱，因而將選票投給該黨。相較於其他政黨選民，民族陣線選民表現出更加憂慮未來、不滿社會、對民主制度存疑、懼怕移民、犯罪及反歐洲整合等態度。<sup>133</sup>故抱持上述看法的選民在勒彭及民族陣線中找到依靠，這些數據再次佐證民族陣線的選票反映法國社經情勢的變化。

然而，同年四月的民調顯示出 77% 受訪者對民族陣線印象不好，80% 受訪者甚至認為勒彭不應該在未來法國政壇上扮演任何角色。<sup>134</sup>即便如此，但民族陣線在一九九七年國民議會第一輪的成績僅次於社會黨與共和聯盟，擠身第三大黨。自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七年間四次國民議會選舉中，國會多數黨歷經多次輪替，而左右兩派政黨的總得票率從一九八一年的 77.6% 也大幅下降至一九九七年的 57%，充分說明大眾對左右派政黨的抗議。

法國選民透過選票將對左右派政黨的不信任及不喜歡、及無法解決經濟蕭條的問題一一表現出來。這中間反倒是民族陣線的得票率屢創新高。下表 4-9 明顯可看出左右派政黨及民族陣線選票的消長，說明民族陣線選票來自左右兩派政黨的原有支持者。而這種「抗議式選票」不僅表現於民族陣線選票上，同時也呈現於逐年增高的選民棄權投票率上。<sup>135</sup>

---

<sup>133</sup> Simmons, *op. cit.*, 183.

<sup>134</sup> DeClair, *op. cit.*, 173.

<sup>135</sup> 一九八一年、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一九九七年間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選民棄權投票率，分別為 29.1%、21.9%、34.2%、30.8%、32.0%。

表 4-9：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民族陣線與其他主要政黨得票比較

得票率：百分比(%)

得票單位：百萬

	1986 年		1988 年		1993 年		1997 年	
	得票	得票率	得票	得票率	得票	得票率	得票	得票率
民族陣線	2.7	9.7	2.4	9.6	3.1	12.6	3.8	15.0
共和聯盟	7.6	27.2	4.7	19.2	4.9	19.7	4.3	16.8
法國民主同盟	4.4	15.7	4.5	18.5	4.7	18.8	3.7	14.7
社會黨	8.6	30.7	8.9	36.4	4.4	17.6	6.5	25.6
共產黨	2.7	9.8	2.8	11.3	2.3	9.1	2.5	9.9

資料來源：Martin A. Schain, “The National Front and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 of 1997”, In Lewis-Beck, Michael S. ed., *How France Votes*. New York: Seven Bridges Press, LLC, 2000, 70.

上述數據可以看出民族陣線選民不僅搶走不少右派選票，同時也吸納許多勞工階級與年輕男性的選票，<sup>136</sup>搶奪了原有共產黨票源的選票。民族陣線似乎已取代了共產黨的地位，在某些原為共產黨掌控的城鎮在一九八〇年代後，轉向支持民族陣線，例如在一九八一年總統選舉第一輪時，共產黨的候選人在馬賽市排名第一，而一九八八年局勢大變，勒彭反倒躍升為該市首位，共產黨屈居第五位。根據學者培雷騰(F. Platone)與慕(H. Rey)在一九八八年總統選舉時，在 Seine-Saint Denis 市所做的調查指出約有 3% 到 5% 共產黨選民將轉向支持民族陣線。<sup>137</sup>

### 參、民族陣線的侷限

<sup>136</sup> 一九九五年總統及一九九七國民議會選舉，民族陣線吸引了約 25% 藍領階級勞工選票。

<sup>137</sup> Paul Hainsworth, ed., *The Extreme Right in Europe and the US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學者哈斯本德認為移民是極右派政黨存在的理由。<sup>138</sup>因此，如同民族陣線的西歐極右派政黨又被稱為種族主義政黨或反移民政黨，以凸顯其反移民單一議題的立場<sup>139</sup>。也因為他們一貫主張反移民及種族主義，強調其民族的純正性，於是被歸類為民族主義政黨。

即便民族主義政黨在一九八〇及一九九〇年代快速發展，在西歐政治上展有一席之地，不過，像民族陣一般的單一議題政黨，未來將面臨困境與危機。

#### 一、 失業率下降及移民數量趨緩

一九八〇年代後，法國失業率持續維持在兩位數，直到一九九九依然維持在 11.2% 高失業率，但有逐漸下滑的趨勢，二〇〇〇年終於突破兩位數大關，下降至 9.7%，是二十年來首次下降至個位數。

下表 4-10 中很明顯地看出隨著法國經濟的復甦，經濟成長率持續在成長，二〇〇〇年已達 3.3%，連帶地影響就業市場，使得失業率可以下降至個位數。

表 4-10：法國 1994-2000 年失業率與經濟成長率

單位：百分比(%)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失業率	12.3	11.6	12.3	12.5	11.8	11.2	9.7
經濟成長率	1.8	2.1	1.1	1.9	3.2	2.9	3.3

1992, 45.

<sup>138</sup> Husbands, op. cit., 268.

<sup>139</sup> Mudde, op. cit., 183.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經濟部統計處資料，

<http://www.moea.gov.tw/~mec/star/four/a-1.htm>

民族陣線一貫主張龐大移民數量導致高失業率及犯罪率的產生，從一九八三年後其選舉成績逐年成長。如同其他西歐極右派民族主義政黨，民族陣線的脫穎而出代表其反映了當時的社經情勢，因為八〇年代後西歐經濟的低迷，加上大量的移民湧入各國，使得民族主義政黨反移民的主張獲得選民認同，因而壯大勢力。

一九九三年後巴拉杜爾政府對移民政策採取強硬路線，具體表現在巴斯卡法上。由內部長巴斯卡徹底貫徹右派政府管制移民的決心，他本人提出「零移民」的目標，因此不論對移民的入境與居留，以及對非歐洲裔外國人的入境與工作皆嚴加管制，同時賦於警察盤查可疑的非法入境者。其次，修改國籍法，限制外籍後代取得法國國籍的規定。這些措施雖然無法達到「零移民」的目標，但確實使移民數量獲得控制。

如前述，民族陣線的存在前提在於移民數量的增加，以及高失業率情況，然而隨著法國國內失業率的持續下滑及經濟成長率的爬升；加上如第一節所討論一九九〇年代後移民數量的成長趨於停滯，約維持在佔法國總人口的 6% 左右，可見法國政府採行移民政策已漸獲成效，移民數量獲得控制，該黨如何在未來持續茁壯，面臨嚴重考驗，其他西歐極右派民族主義政黨亦面臨同樣危機。

## 二、 種族主義色彩

勒彭的言論往往反映了法國社經情勢的問題，因此才能吸引

選民贏得選票。尤其是外籍移民的議題不僅挑起選民對外籍移民的指責，而且造成種族歧視的排外現象。

雖然民族陣線的主張獲得選民的支持，但也被冠上煽動種族主義(racism)的標籤。該黨認為法國移民問題的社會成本必須歸咎於種族差異，此處所指是來自北非的回教移民無法融入法國社會，他們的文化亦嚴重威脅到法國固有的文化與傳統。

民族陣線強調其種族主義主張僅是想要保衛法國民族認同的獨特性，不受不同價值與信仰的威脅。該黨反駁說他們並未強調法國的價值與文化比他國優秀，而是著重於法國民族認同不同於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及摩洛哥等國的民族認同。該黨一再聲稱每個國家都有權不同，而這個權利是受到保障，因此必須保衛法國民族認同以對抗來自不同信仰與價值北非移民的威脅。

此外，民族陣線認為外籍移民將會威脅到法國的民族認同。根據莫格黑的說法，法國人享有共同的傳統、價值、語言、民族及天主教信仰。他定義下的法國人僅那些擁有共同祖先、家庭及法國悠久歷史的人。

勒彭擅長以種族主義的口吻向大眾演說其反移民的主張，例如他說「明天移民將搬到你家旁邊，他們將喝你的湯並且與你妻子、兒女共枕一床」。<sup>140</sup>其次，論及民族認同問題，勒彭認為外籍移民藉由歸化程序成為法國國民，他們的子孫未來將佔領法國。

隨著民族陣線選舉成績漸入佳境，其種族主義的言論主張益

---

<sup>140</sup> DeClair, op. cit., 162.

形極端，左右兩派政黨也開始注意到這個現象。在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年第一次「左右共治」時期，席哈克政府表達其反對種族主義的決心，透過修法授權內政部有權禁止販售任何刺激仇視少數族裔的物品，同時也由當時內政部長巴斯卡主持並召集猶太人及反種族主義團體商討反種族主義的相關議題。

一九九〇年社會黨的羅卡政府召集朝野各黨組成一個圓桌會議商討種族主義問題。會中達成幾項共同協議，例如指責種族主義不寬容的言論，並強調會擴大處理移民問題。

幾週後，在共產黨國民議會議員提議下，社會黨政府提出凱塞特法(Gayssot Law)，<sup>141</sup>即是反種族歧視法，任何人只要提倡種族主義及反猶太人行為者，經法院判決確定將褫奪公權五年，加重了一九七二年的刑罰。<sup>142</sup>另外並規定在報刊上亦不得公開支持納粹、反猶太人的行為，或質疑二次大戰的集體屠殺事件。

很顯然地，反種族歧視法是針對勒彭而設，為了箝制其激進種族主義言論。但右派人士認為這樣的法律限制了言論自由，並且有礙學術研究；反觀，左派人士認為法國警方處理種族歧視所造成的暴力行為過於寬鬆，往後應該嚴加取締。

一九九七年勒彭受邀至德國參觀訪問，他卻再度重提「毒氣室事件」，<sup>143</sup>認為有關納粹所設的毒氣室僅是第二次世界戰爭中

---

<sup>141</sup> Daniel Singer, "Liberte, Engalite, Racisme?," *The Nation*, vol. 263, issue 12(October 21, 1996), 21.

<sup>142</sup> 一九七二年國民議會通過反歧視法，種族歧視行為違反民事及刑事罪，刑事罪將處以監禁或易科罰金，而民事罪牽涉到口頭與書面的蓄意歧視，以及依個人或團體的來源、外表、種族、宗教而挑起的歧視或暴力事件。

<sup>143</sup> 勒彭在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接受電台訪問，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納粹所設置的瓦斯刑室之事只不過是戰爭中的一項細節部分。

歷史事件的一項細節部分，結果他觸犯了德國法律散佈種族大屠殺的言論，將遭檢察官起訴，最高徒刑五年。<sup>144</sup>同時，歐洲議會發表取消勒彭的豁免權。

同樣地，勒彭的此等言論傳回法國，遭受人權團體的大聲撻伐與批評，並且他也必須面對法國法院的處罰，違反一九九〇年通過的反種族歧視法，必須課以高達五萬美元的罰鍰，這筆罰鍰將支付刊登道歉啟事在法國十二大報紙的費用。<sup>145</sup>

即便反種族歧視法是為了壓制勒彭所颺起的種族主義氣焰，但自一九九〇年由政府支助的「國家人權諮詢委員會」(Commission nationale consultative des droits de l'homme)每年會作一份民眾對其他種族態度的民意調查。幾次的民調結果，發現民眾有種族主義的傾向。每十個受訪者中有九個相信種族主義已經蔓延整個法國，不過他們也認為北非人與北非裔的小孩確實是種族主義的受害者。

該委員會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所做民調顯示，65%受訪者認為有太多阿拉伯人居住在法國，22%則認為有太多猶太人；40%認為本身有種族主義的傾向；受訪者對族裔反感的比例依序分別是馬格理布人佔41%、黑人佔38%、亞洲人佔31%、及猶太人佔19%。此外，63%受訪者認為外籍勞工對法國經濟是一種負擔。<sup>146</sup>

---

<sup>144</sup> BBC News, "World: Europe, German Prosecutors Begin Investigation into Le Pen," [http://news2.thl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204000/204624.stm](http://news2.thl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204000/204624.stm) (Friday, October 30, 1998).

<sup>145</sup>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Fined for Holocaust Remark,"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42000/42686.stm](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42000/42686.stm) (Friday, December 26, 1997).

<sup>146</sup> Marcus, op. cit., 95-96.及同註一百一十三，53。

上述調查，可知民族陣線的種族主義色彩對法國民眾影響深遠，甚至影響選民對外籍移民的觀感。根據一九九八年七月三日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 News)引用法國官方組織的調查顯示，民族陣線在主要歐洲國家極右派政黨中是最排外的政黨。其中一項調查顯示 38% 法國人民認為自己為種族主義者，而在其他歐盟國家中僅比利時的 45% 高過法國，23% 德國人、22% 英國人如此認為。另一項民調顯示，40% 法國人民認為在過去時間他們被勒彭的反移民政綱所吸引。<sup>147</sup>

一九九八年歐洲反種族主義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Against Racism and Intolerance, 簡稱 ECRI)會議報告指出，法國充斥著種族主義的活動，並且指控法國當局未對這些活動善加懲罰。報告中同時說明「法國依然存在頻繁且爆發性的種族主義活動，如反猶太人運動的發生，即是代表社經生活的諸多領域中持續存有種族歧視現象。」尤其許多回教社群特別不被寬容對待及遭受種族歧視。<sup>148</sup>

該委員會的報告亦指出民族陣線是一個公開的種族主義者且擁有排外的意識型態。此外，該報告提及法國長久以來即是移民的樂土，每四個法國人中即有一個人擁有外籍父母或祖父母。但民族陣線成功地將反移民的情緒擴散至整個法國，使得法國這塊移民樂土面臨垂死狀態。而該委員會在義大利及荷蘭的報告指出雖然兩國過去種族主義活動出現率較低，但近來確有增加的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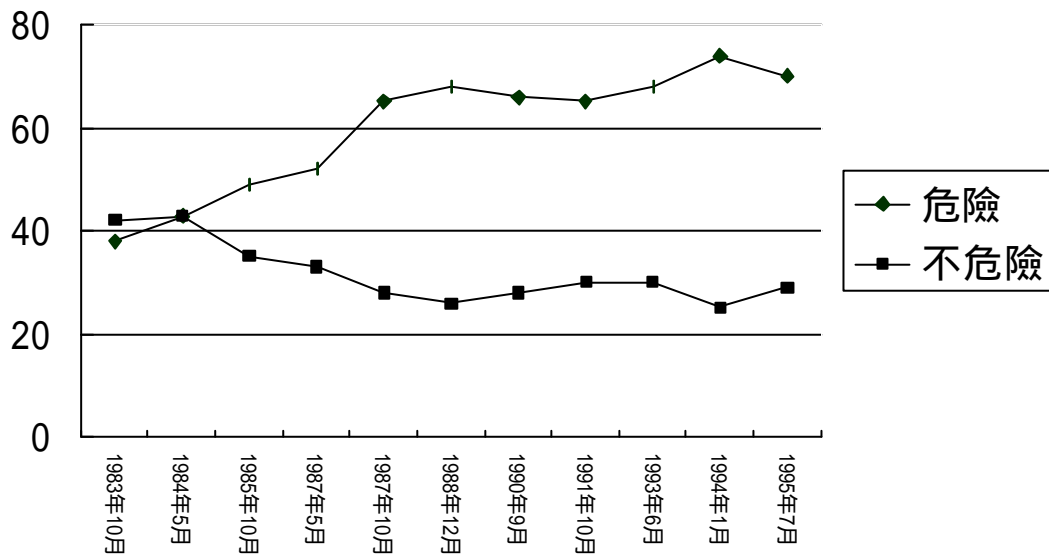
<sup>147</sup> BBC News, "World: Europe, France Tops Euro Racism Poll,"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124000/124532.stm](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124000/124532.stm) (Friday, July 3, 1998).

<sup>148</sup> BBC News, "World: Europe, Report Attacks Racism in France," [http://new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114000/114626.stm](http://new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114000/114626.stm) (Wednesday, June 17, 1998).

復者，下圖 4-6 是梅爾引用世界報報導索佛雷斯民意調查機構，從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五年間，針對法國選民認為民族陣線對民主制度是否構成危險的調查。除了一九八三年十月所做的民調顯示，選民認為民族陣線對民主制度構成不危險百分比高過於危險，其餘幾次調查選民皆認為危險高過於不危險，差距甚至高達約 50% 之多。

圖 4-6: 索佛雷斯民意調查機構從 1983-1995 年調查法國選民認為民族陣線對民主制度構成危險與不危險的比例

單位：百分比(%)



資料來源：Nonna Mayer, “The National Front and Right-Wing Etremism, 1988-1995,” in Weil, Frederick D., Mary Gauyier, and Mathew Lee, eds., *Research On Democracy and Society: Extremism, Protest, Social Movement, and Democracy*. London: JAI Press INC, vol. 3, 1996, 213.

<sup>149</sup> Ibid.

可見雖然民族陣線政見獲得若干選民認同，但支持該黨的民眾仍為特定階層選民，大部分民眾對該黨依然存有暴力及排外的印象，並且認為該黨對民主制度構成威脅。另外，即便民族陣線成功將反移民的風潮傳遍整個法國，但其種族主義色彩的言論勢必面臨法律的制裁，如何在兩者中間拿捏分寸將是一大考驗。

## 第二節 政治生態

### 壹、多黨兩極化

鑑於第三、第四共和時期多黨林立、黨紀不彰導致內閣頻繁更迭，政府不穩定。因此，一九五八年第五共和創立時，戴高樂即以行政命令修改國民議會選舉法為單一選區兩輪投票制，且在一九六二年透過公民複決將總統選舉改為絕對多數的兩輪投票制。如此將產生一個穩定的國會多數，同時加強行政權並削弱過去國會至上的弊端，以利於政府政策的推行。

根據杜瓦傑的觀點，總統選舉採行的兩輪決選制有利於政黨聯合助選的情勢，在第二輪投票形成左右派政黨對決。<sup>150</sup>同樣地，國民議會選舉制度有利於政黨的聯合競選，迫使意識型態相近的政黨，在第二輪投票結盟，甚至在各選區相互妥協出適當單一候選人參與角逐，<sup>151</sup>因此造成法國多黨兩極化的政治生態。

---

<sup>150</sup> 同註六十九，9，69-76。

<sup>151</sup> 王皓昱，「法蘭西第五共和」，陳麗莎主編，政黨政治知多少？。台北：前衛，民國八十四年，119。張台麟，法國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民國八十四年，79。不過，為了在第一輪

第五共和延續多黨的傳統，不過主要是由左右四大政黨共產黨、社會黨、法國民主同盟、共和聯盟相互競爭，<sup>152</sup>到了八〇年代新興崛起民族陣線、綠黨、生態黨也參與政治角逐。

左右派政黨差異在於意識型態與政策主張上的不同。左派信奉社會主義，右派則信奉自由主義。表現在政策主張上，左派強調國有化、提供工資、減少工作時數，增加社會福利、提高稅收等；右派則主張私有化、擲節經濟政策、減少稅收、自由競爭的市場等。彼此相互競爭選民以執政，形成左右派兩大陣營對壘分明局勢。<sup>153</sup>

### 一、共和聯盟

共和聯盟是由支持戴高樂將軍的戴高樂派(Les Gaullistes)所組成。該黨溯源自第四共和時的法國全民聯盟(Rassemblement du peuple Français，簡稱 RPF)，宣稱他們並非一個政黨組織，而是一個全國性的政治運動。第五共和成立後，改名為新共和同盟(Union pour La Nouvelle République，簡稱 UNR)以因應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國民議會選舉。緊接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爆發大規模學運和罷工事件，面對此一危機，戴高樂宣佈解散國會並重新改選，且更改黨名為擁護共和聯盟(Union DES Démocrates pour la

---

投票贏得勝利，打敗左派，右派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與一九八八、一九九三、一九九七年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即共組選舉聯盟。

<sup>152</sup> 一九七八年國民議會選舉，右派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及左派社會黨與共產黨共獲得約 90% 得票率，從此，法國政黨形成「四大黨兩極化」的體系。請閱張台麟，「法國政黨政發展及其特性」，*美歐月刊*，第 10 卷，第 2 期（民國八十四年二月），90-91。

<sup>153</sup> 劉鐵軍，「法國第五共和政黨政治之研究(1958-1995)」(碩士論文，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民國八十六年五月)，51。



République，簡稱 UDR)。

一九七六年席哈克重新改組為「共和聯盟」，或者稱為新戴高樂派(neo-gaullist)。直到一九八一年密特朗當選總統為止，該黨皆為法國的第一大政黨。

一九八一年總統大選，該黨包括席哈克在內有三位後候選人參與，結果該黨支持前總理戴布雷(Michel Debré)，可想而知三人在第一輪遭淘汰出局，第二輪投票席哈克不支持爭取連任的季斯卡，使得社會黨密特朗當選，成為第五共和以來左派首次執政局面。

一九八八、一九九三、一九九七年國民議會選舉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為了勝選，在第一輪共組選舉聯盟，提出一致的競選政見。一九九五年總統選舉，席哈克奪回總統寶座。

由於對歐洲聯盟的立場不同，造成右派嚴重分裂為支持與反對立場，導致巴斯卡等另組新政黨。加上一九九七年提前改選國會的成績慘敗以及一九九九年歐洲議會選舉更是有史以來得票最低的一次，該黨面臨創黨以來的空前危機。

## 二、法國民主同盟

法國民主同盟是由當時總統季斯卡於一九七八年統合非戴高樂派政黨包括共和黨、社會民主黨(le Centre de Démocrates sociaux，簡稱 CDS)、社會激進黨(le parti Radical-Socialiste)組成，不是一個單一政黨，而是數個政治團體的結盟。

共和黨亦稱獨立共和人士(les Républicains indépendants)，強調國家干預愈少愈好的自由主義，並主張墮胎合法化、改革過時的離婚法、反對利用警力監督政敵。社會民主黨強調基督教義的宗教價值，反對過份的資本主義並拒絕馬克斯主義；並主張以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相妥協的中間路線來帶動經濟改革。<sup>154</sup>

社會激進黨原名為激進黨(la Parti Radical)，是法國歷史最悠久的政黨，不過，因左右不分的策略造成該黨沒落。一九七二年該黨分裂，一派由佛爾(Maurice Faure)領導，自組左派激進黨(Mouvement Radical de Gauche，簡稱 MRG)與社會黨聯合；另一派由黨魁史瑞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領導，重新改組該黨為社會激進黨。

在意識型態上，共和黨是傳統的自由派，社會民主黨採溫和改革路線，而社會激進黨則偏向保守。在作法上，各黨又希望保留其所提政策的獨特性與自主性，因而更加凸顯法國民主同盟其選舉聯盟色彩。<sup>155</sup>

一九八八年國民議會選舉，法國民主同盟首次獲得席次超越共和聯盟，不過僅為短暫的成果。往後的選舉，兩黨共組選舉聯盟，但皆是後者實力大於前者。一九九五年總統選舉，席哈克在法國民主同盟支持下當選總統。

### 三、社會黨

---

<sup>154</sup>王皓昱，「法蘭西第五共和」，陳麗莎主編，政黨政治知多少？。台北：前衛，民國八十四年，121。

<sup>155</sup> 同註六十九，160。

社會黨是密特朗在一九七一年以「非共產主義的左派」為口號，整合零星的社會主義派別而組成的，並且放棄過往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教條，密特朗希望透過選舉路線贏得選舉，實踐社會主義的理想。一九七八年後，社會黨勢力已超越共產黨，居左派的主導地位。

該黨認同黨內派系的存在，且自地方到中央依派系黨員多寡（以比例代表制選出）來參與黨務及領導階層。因此，社會黨是法國主要政黨中最民主且最多元化的政黨，不過，派系彼此間的對抗與鬥爭對該黨將來的發展可能造成阻礙。

自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五年密特朗在位十四年，其經濟政策採取更務實路線，明顯向「右」修正。一九九五年總統選舉席哈克當選總統，右派睽違十四年後再次奪回總統寶座。儘管如此，一九九七年席哈克提前改選國民議會，左派勝選，席哈克總統任命社會黨的喬斯潘為總理，開啟第三次「左右共治」。

#### 四、共產黨

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〇年，自稱為馬克斯主義的信徒，主張廢除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第四共和時期，該黨平均得票率高達 25%，成為當時第一大政黨。自第五共和成立到一九八〇年這段期間仍維持 20% 的得票率。不過，一九八一年總統選舉以來，該黨勢力及黨員數目快速下降。<sup>156</sup>

一九八一年總統選舉該黨獲得 15% 得票，是自一九三六年來

---

<sup>156</sup> 同上註，148。

得票最低的一次，自此以後接連失利。一九八六年國民議會選舉該黨得票率與民族陣線相同，獲得 9.7% 得票，三十五個席次。一九九三年與一九九七年第一輪投票得率皆低於 10%。

共產黨之所以沒落的主因在於對蘇聯的制度與外交政策給於正面評價，造成人民對該黨的不信任；此外，黨內意見分歧，對是否與社會黨合作各有異議；加上，民族陣線反移民政見搶走不少原支持共產黨的勞工階級選票。

「多黨兩極化」是法國一貫的政治生態，而民族陣線的竄起打破了此傳統。換言之，打破由右派共和聯盟、法國民主同盟及左派社會黨、共產黨四黨長期掌控法國的政治局面。由於民族陣線的勢力愈形狀大，為了壓制該黨的氣燄，在一九九五年市鎮選舉上左右兩派甚至共同達成在該黨有機會當選的選區全面封殺的協議，<sup>157</sup>導致民族陣線僅獲得 7% 得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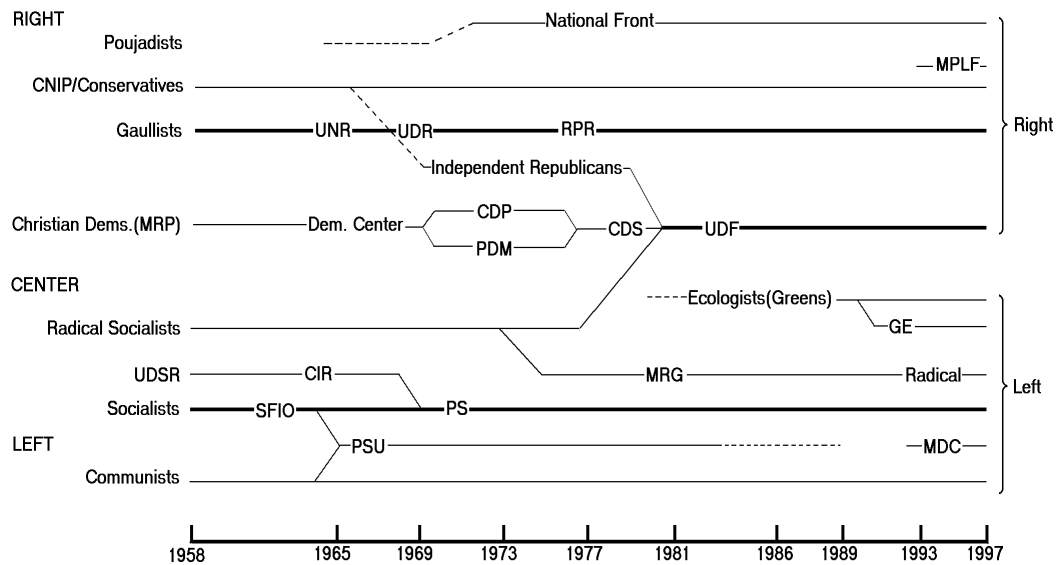
為了不讓民族陣線候選人當選，左右兩派意識型態迥異的政黨，竟聯合起來形成雙面夾殺該黨候選人的空前局面。無庸置疑地民族陣線不屬於左派，但也不能如薩凡(William Safin)將該黨歸類於政治光譜上的右派政黨（參閱下圖），而是在左右兩派之外，另成獨樹一格的極右派。<sup>158</sup>

---

<sup>157</sup> 早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Dreux 市議員補選中即出現左右夾殺民族陣線候選人的情形，第一輪時社會黨候選人遭淘汰出局，於是便呼籲選民在第二輪時投票共和聯盟候選人，以抵制民族陣線候選人史提伯夫人，結果民族陣線獲勝。

<sup>158</sup> 胡祖慶，「聯合政府的理論與實踐---法國的經驗」，在蘇永欽編，聯合政府：台灣民主體制的新選擇？。台北：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民國九十年，84。

圖 4-7：法國政黨的左右派政治光譜圖



粗線指的是透過總統與國民議會選舉而形成的政黨；虛線指的是潛伏狀態如布熱德黨，成形政黨前如綠黨，分裂如統一社會黨。

CDP---民主與進步黨(Centre de la démocratie et du progrès)。

CDS---社會民主黨(Centre des démocrates sociaux)。

CIR---共和制度黨(Convention des institution républicaines)

CNIP---獨立人士暨農人黨(Centre des indépendents et paysans)。

GE---生態黨(Génération écologie)。

MDC---公民活動黨(Mouvement des citoyens)

MPLF---法蘭西運動黨(Mouvement pour la France)

MRG---左派激進黨(Mouvement des radicaux de gauche)。

MRP---全民共和黨(Mouvement républicain populaire)。

PDM---進步與現代民主黨(Progrès et démocratie moderne)。

PSU---統一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unifié)。

SFIO---國際工人法國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nternationale ouvrière )。

UDR---擁護共和聯盟。

UNR---新共和聯盟。

資料來源：William Safran, *The French Polity*. New York: Longman, 1997, 80.

## 貳、 左右派政黨對移民議題的回應

即便兩輪投票制及「多黨兩極化」政治生態侷限民族陣線的發展，但隨著民族陣線反移民政見訴求帶來選舉成功，左右派政黨無不受其影響調整或修正政見，甚至右派政府吸納該黨主張，制訂嚴苛移民法及語言政策，目的在限制外籍移民異質文化的衝擊，希望保有法蘭西民族的純正性。

### 一、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六年

一九八一年五月社會黨候選人密特朗當選總統後，社會黨政府修正過去的移民政策，採取寬鬆路線，保障外籍移民的權利。密特朗競選政見對移民態度趨於溫和，如主張禁止歧視外籍勞工、外籍移民與法國人享有同等權利及地方選舉的投票權、取締非法移民等。

自社會黨政府執政後，對外籍移民施政的重點主要在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加強取締非法移民；第二個層面改善已定居法國移民的生活環境。因此，社會黨政府陸續通過幾項改善移民環境的法律。首先，八月十一日通過非法移民合法化，規定凡於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前非法入境居留之外國人，只要能提出至少一年以上的工作證明及合適住所者，即可申請取得合法移民身份；<sup>159</sup>十月九日通過賦予外籍移民集會結社權；其次十月十七日通過保障外籍勞工的就業權；十月二十九日通過有關外國人入境及居留法國的規定。<sup>160</sup>

---

<sup>159</sup> 同註一百一十三，114。

<sup>160</sup> Catherine Witol de Wenden,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Issue of Nationality," *Ethnic and*

社會黨政府希望藉由上述這些法律的通過，外籍移民能受到同法國人民般更平等的對待。一九八三年八月的內閣會議(Council of Minister)中確立在密特朗總統七年的任期中將完成下列改革外籍移民的措施：確認移民是國家主要構成部分之一、考慮移民的個別差異性、幫助移民在住屋、學校、職業訓練及文化上的困難、放寬移民的工作及居留許可的限制。<sup>161</sup>

不過，社會黨政府立意良善的移民政策，卻遭受到許多阻力。例如賦予外籍移民在地方性選舉享有投票權，卻遭法國人民反對，於是密特朗的競選政見被擱置下來，直到他卸任仍無法完全實施。另外，取締雇用非法移民的效果有限，因為受到擁有地方政治勢力雇主的施壓。

一九八四年社會黨政府沿用季斯卡總統實施「援助移民回國計畫」(aide au retour)，<sup>162</sup>名稱改為「援助移民歸國定居」(aide à l'insertion)計畫，申請回國的移民每位可補助十萬法郎，希望藉此緩和國內的失業壓力，不過成效不彰。

同年十月，社會黨政府賦予警察權力驅逐居留於法國的非法移民；再者，為了有效取締非法移民，對雇用非法移民的雇主將課以徒刑。諸多取締非法移民及勞工的措施有助於移民數量之管制，尤其是來自北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之非法入境

---

*Radical Studies*, vol. 14, no. 3(July 1991), 321.

<sup>161</sup> *Ibid.*, 321.

<sup>162</sup> 一九七七年五月移民事務國務卿史托雷呂(Lionel Stoléru)策劃實施，目標是五年內協助一百萬移民回其母國，計畫內容乃提供每位申請回國定居的移民補助金一萬法朗，並規定移民回國定居後不得再申請遷移法國。

移民。另外，限制申請「家庭團聚」及政治庇護的條件。<sup>163</sup>十二月通過的法令規定申請家庭團聚者，規定移民必需證明其收入穩定，並且家庭成員若威脅到公共秩序、健康、安全的話，將不得申請家庭團聚。

標榜自由平等與社會公平的社會黨，在其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六年執政期間，對移民政策採取溫和路線，尊重人權，賦予移民更多的政治與社會權利。

## 二、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三年

一九八六年國民議會選舉，結果右派獲勝左派失利，開啟第五共和第一次「左右共治」局面；但民族陣線也因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獲得三十五個席次。

席哈克政府為了履行競選諾言，取消一九八一年實施的各項移民措施，任命巴斯卡為內政部長，一改社會黨政府對移民政策的寬鬆態度，採取強硬路線。同年九月通過內政部提出的巴斯卡法(*loi Pasqua*)，管制移民入境與居留法令。故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八年「左右共治」其間，法國政府主要以巴斯卡法作為移民政策的歸臬。

面對民族陣線在幾次選舉中，將失業率歸咎於移民過多，以及提倡修改國籍法(*nationality code*)的政見獲得選民支持，右派亦起而效尤，與民族陣線競爭搶奪選票，因此修改國籍法是巴斯卡法中具體落實右派控制移民數量的方式。新國籍法中止原國籍法

---

<sup>163</sup> 一九七六制定「家庭團聚法」，規定只有在法國居住滿一年，有提供家人合適住所的能力，



「屬地主義」(jus soli)原則規定在法國出生的外籍小孩，只要持續居住在法國五年或以上，年滿十八歲後即自動取國籍。而新規定則是必須於十八歲與二十二歲之間提出申請入籍，並且由法官作證經公開宣誓過程，否則視同棄權，但若曾服刑六個月以上的外國人則禁止申請入籍。<sup>164</sup>

其次，加強移民身份檢查，所有入境法國的外國人，除歐體成員國及部分歐洲國家公民（瑞士、列支敦斯登、安道耳、摩洛哥）外，均需簽證檢驗。同時賦予警察更大權力臨檢可疑的非法移民。

對非法移民除嚴加取締外，並立即驅逐出境。非法偷渡入境及無居留證在法國居留超過三個月者，罰款兩千至兩萬法郎，並監禁一個月至一年。如果利用偽造、變造的居留證，不能證明合法入境超過三個月者，或因無居留證經法院宣判有罪者，凡符合上述情況之一者，立即遞解出境。<sup>165</sup>

席哈克政府對移民問題採取強硬手段，受到來自左右兩派及SOS 種族主義團體(SOS-Racisme)的反對。<sup>166</sup>一九八七年三月許多反對新措施的團體舉行抗議遊行，認為政府的作為無疑地允許了民族陣線的政綱，猶如該黨般的種族主義提倡者。面對外界的批評，與明年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席哈克決定暫停實施此項受爭議的新法。

---

並保證家人赴法國並非以謀職為目的的移民才可申請家屬至法國定居。

<sup>164</sup> Witol de Wenden, op. cit., 326.及 Marcus, op. cit., 82.

<sup>165</sup> 同註一百一十三，117。

<sup>166</sup> 由戴斯爾(Harlem Désir)創立，主張反種族主義、反勒彭。因密特朗總統在位期間給於該黨許多支持，故與社會黨關係密切。

一九八八年總統選舉，結果密特朗總統連任，旋即解散國會進行改選，左派獲得勝利並結束第一次「左右共治」。社會黨政府再次掌權，廢除巴斯卡法並且拒絕再制訂新移民法。不過，礙於國內龐大數量的外籍移民及 10% 失業率，故於隔年八月國民議會通過內政部提出的喬克斯法(*loi Joxe*)，此法是修正巴斯卡法，採取更民主的方法處理移民問題。基本上，此項法律主要是改善居住在法國的外籍移民地位並且合法化長期居住法國的非法移民身份。<sup>167</sup>新法中規定驅逐非法移民須於二十四小時內向法院申請方可執行；另外，放寬一九八四年的居留條件賦予合法入境外國人十年以上居留證。

面對民族陣線的威脅，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於一九九〇年四月對移民議題達成一致協議，根據此項協議兩黨認為移民是未來法國的根本問題，將致力解決。一九九一年六月席哈克表示法國境內有過多的移民。同年九月，季斯卡則提出移民入侵的警訊，他甚至表示取得法國國籍應以血緣制為基準；並對於想申請家庭團聚的移民，必須至少居住在法國十年以上，說流利的法文，並能夠負擔得起眷屬的生活開銷。

由於右派的移民政策有逐漸往民族陣線靠攏的趨勢，加上失業率依然無法有效改善的情形下，社會黨政府不得不加強管制移民，因而租用特別包機將非法入境移民與未獲政治庇護者強制遣送回國。不過，這樣激烈的措施卻引來黨內反彈，與社會黨標榜的社會公平相抵觸。大抵來說，社會黨的移民政策仍是希望藉由一些放寬的措施使得移民能夠融合同化，而保障外籍移民的權利。

---

<sup>167</sup> Witol de Wenden, *op. cit.*, 327.

### 三、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

一九九三年國民議會選舉，結果右派選舉聯盟獲得壓倒性勝利，故密特朗總統任命共和聯盟的巴拉杜爾為總理，開啟第五共和的第二次「左右共治」局面。巴拉杜爾政府任命巴斯卡為內政部長（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八年他亦當過席哈克政府下的內政部長）貫徹右派強硬的移民政策。

首先，再次修改國籍法，主要在恢復一九八六年的巴斯卡法，嚴格限制外籍移民入籍的條件。新國籍法規定在法國出生的外籍人士必須於十六歲至十八歲間主動知會相關機構想要申請法國國籍，並於十八歲至二十一歲間提出正式申請入籍，如果有發生非法買賣毒品、被判處六個月以上刑期者則將無法申請入籍。

其次，與法國人通婚的外國人必須居住法國滿兩年，且證明非假冒結婚(white marriages)，方可獲得法國國籍。限制阿爾及利亞人取得法國國籍，一九六二年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前，阿裔移民在法國出生的子女不再自動取得國籍，除非父母一方在法國居住滿五年以上，才能申請入籍。

同年六月國會又通過巴斯卡提出的新移民法，意謂限制非歐洲裔外國人入境與工作，及賦予警察對可疑非法入境者進行身份檢查的權限。此外，巴斯卡還提出「零移民」(zero immigration)的目標，為達此目標的管制移民措施有：(1)十歲以前入境的外籍人士（家庭團聚入境者排除在外）成年後不得更換新居留證；外籍人士需合法居留兩年（過去只要一年）才可申請家庭團聚；但擁有多妻的外國人（如回教徒）和留學生均禁止接家眷入法。(2)市長有權中止假結婚（法國人與外籍人士結婚）。(3)簡化驅逐非

法移民的手續，取消司法審判程序與不被驅逐的條件，同時賦予駐守機場、邊界的警方有權盤問可疑非法入境者；因犯罪囚禁五年以上的外國人出獄後立即強制遣返。(4)非法就業之外籍人士即使依法規定繳納醫療保險單，也不再享有社會保險。<sup>168</sup>

新巴斯卡法是法國第五共和以來最嚴苛的移民法，巴拉杜爾政府希望藉由嚴格規範移民以遏止大量非法移民的入境，卻引起右派黨內批評該法過於極端，有走向民族陣線路線的傾向。並且憲法委員會(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亦認為該法中的某些法令與憲法相違。如此強硬的移民政策對民族陣線來說是一項衝擊，一直以來民族陣線的策略即以激烈的手段與政策抨擊移民而贏得若干選票，因此新巴斯卡的制訂法將替右派爭取民族陣線的選票。

除了制訂嚴苛移民法外，一九九五年文化部長杜朋(Jacques Toubon)提出保護法語的語言政策，國會於三月通過杜朋法(loi Toubon)，此法規定法國所有政府機關（包括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公司如法國國營鐵路公司）的契約必須以法語訂之；<sup>169</sup>並且禁止任何外語的詞彙出現於傳播媒體上，尤其是廣告宣傳。法語政策的制訂再次凸顯民族陣線對右派政府決策的影響。

一九九七年初，法國國會通過由內政部長德布雷(Jean-Louis Debré)提出的新移民法，因此稱之為德布雷法(loi Debré)。右派朱貝政府再次制訂嚴苛的移民法，規定法國家庭如有外籍訪客來訪，必須於他們離境後向當地市鎮當局報備。其次，規定非法居住法國的外籍人士必須至少居住滿十五年以上方可有權定居下

---

<sup>168</sup> 同註一百一十三，121-122。Simmons, op. cit., 106.及張寧，「魏宜報告與法國移民政策」，*當代*，第 121 期（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一日），12。

<sup>169</sup> Anonymous, "What's the French for Cock-Up?," *The Economist*, vol. 336, issue 7927(August 12, 1995), 61.

來。<sup>170</sup>

然而，有關外籍訪客的規定引起輿論與知識份子（作家、演員、律師、音樂家、學者等）的反對，他們認為違反人權因而齊聚巴黎市遊行抗議新移民法規定。雖然根據民調顯示過半數民眾支持知識份子捍衛人權的舉動，不過多數法國人民希望政府驅逐非法移民並支持新移民法，反映出三之二法國人民認為法國境內有太多阿拉伯人。<sup>171</sup>

同年六月國民議會選舉的結果，「複數左派」（社會黨、共產黨、綠黨等）獲勝，雖說選前左派承諾獲勝後將廢除一九九三年的巴斯卡法及一九九七年的德布雷法，不過對外籍人士入境及居留法國的規定依然嚴苛。<sup>172</sup>

在喬斯潘組閣一個月後，政治學者魏宜(Patrick Weil)即向政府提出一份移民政策報告名為魏宜報告(le rapport Weil)，這份報告中書陳其對移民政策的分析與研究。報告主要內涵為希望把移民政策當作法國國家利益最有能動性的部分來考慮，反對把所有的外國人當成潛在的非法移民的心理，認為向旅遊者、學生、學者、商人敞開大門，是法國國家利益之所在。<sup>173</sup>

至於國籍法方面，魏宜報告提出父母一方是外國人，但在法國出生的孩子，如果一直住在法國或青少年時代住在法國，則國家將認定其為法國國民，不過必須於十六至十八歲期間提出要求

---

<sup>170</sup> Daniel Singer, "Is There a French Alternative," *The Nation*, vol. 265, issue 13(October 27, 1997), 24.

<sup>171</sup> Anonymous, "Sore Memories," *The Economist*, vol. 324, issue 8006(March 1, 1997), 58.

<sup>172</sup> Angeline Oyog, "Election Eve Appeal for a Fired Deal for Migrants," *Inter Press Service*, (May 30, 1997), 1.

<sup>173</sup> 張寧，「魏宜報告與法國移民政策」，當代，第 121 期（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一日），13-14。

入籍，方可正式獲得國籍。對於魏宜報告，喬斯潘政府相當重視，並且對移民政策採取較溫和的方式，希望採以更圓融的政策促進國家的發展。

從一九八〇年代民族陣線開始崛起，以其極端的反移民政綱逐漸席捲整個法國，尤其在南方地區。面對民族陣線這股威脅的勢力，左右兩派不得不因應這樣的危機，尤其對右派來說威脅更大(民族陣線選民中大部分來自右派)，因此右派在國籍法與移民法方面採取類似民族陣線的強硬手段，與該黨搶奪選票。面對右派的競爭，該黨如何維持其固有選票基礎，也是未來的一大課題。

### 參、其他政黨吸納民族陣線的政見

像民族陣線這樣的單一議題政黨尚須面對其他挑戰，容易被與之意識型態相近的政黨瓜分選票，或者當其議題被其他既存政黨吸納，將可能面臨消失。

一九九二年馬斯垂克條約訴諸公民複決時，亦出現與民族陣線一樣反對的聲音。亦即由共和黨戴維里耶另組「對抗價值運動」(Combat pour les Valeurs)，提出自己名單候選人角逐一九九四年歐洲議會議員。

由於戴維里耶與勒彭同樣主張反馬斯垂克條約的簽訂，因而瓜分民族陣線的選票。戴維里耶領導的名單獲得 12.3%，拿下十三個席次，反觀相同政見的民族陣線卻僅獲得 10.5%，十一個席次。

同年十一月戴維里耶脫離共和黨並另組法蘭西運動

(Mouvement pour la France)。因為其政見與勒彭頗為相近，因而常被人拿來做比較。他主張反對馬斯垂克條約及對移民採取強硬態度的立場與民族陣線相同，對民族陣線造成相當的威脅。

一九九八年年底民族陣線黨內因領導權之爭，發生嚴重內訌。導火線是十一月時黨魁勒彭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一年，意味他的歐洲議會議員及 Provence-Alpes-Côte d'Azur 行政區議員資格將被撤銷，並且他將無法參與一九九九年六月的歐洲議會選舉，而此時莫格黑想領導該黨參與歐洲議會選舉，但卻遭勒彭反對，權力鬥爭於是爆發。

是年十二月莫格黑在其支持者簇擁下要求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舉行黨代表大會，選舉新的黨魁。最後勒彭開除莫格黑及其黨羽的黨籍。因而莫格黑另組民族運動黨 (Mouvement National)。兩個同樣宣稱支持遣回外勞及退出歐洲聯盟的民族陣線與民族運動黨參與一九九九年六月的歐洲議會選舉。選舉結果前者獲得 6% 選票，後者獲得 3% 選票。倘若民族陣線未分裂的話，將可獲得 15% 選票。

由於對歐洲聯盟的立場不同，右派共和聯盟發生內訌，所以一九九九年一月巴斯卡出走，自組一個反馬斯垂克條約、反歐洲聯盟的政黨，稱之為「法蘭西聯盟」(Rassemblement pour la France，簡稱 RPF)。他認為簽署馬斯垂克條約，違背了戴高樂派的基本原則。再者，一九九七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的簽署亦是喪失了法國的自主權與獨立。<sup>174</sup>並在六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得票超過共和聯盟。

---

<sup>174</sup> Anonymous, "Still Divided," *The Economist*, vol. 352(1999), 59-60.

上述的戴維里耶「法蘭西運動」、莫格黑「民族運動黨」、及巴斯卡「法蘭西聯盟」因為政見或者意識型態相近，皆成為民族陣線的競爭對手，對該黨未來發展構成威脅。

### 第三節 政黨組織

在勒彭帶領下的民族陣線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層級制度分明及黨紀嚴格的政黨，由上至下部達意見的組織，權力集中於高層及黨魁。黨內派系林立，但不允許派系表達不同意見，導致諸多優秀人才脫黨如皮雅夫人等，這對該黨未來發展亦是一大限制。

#### 壹、民族陣線的黨內派系

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及一九八〇年代陸續有諸多像史提伯、莫格黑、岡納斯區(Bruno Gollnisch)等人陸續加入民族陣線，並成為黨內高層幹部，這些人替民族陣線在八〇及九〇年代的選舉戰績立下功勞。九〇年代中葉民族陣線黨內因意識型態不同，可分為四大主要派系，將分述如下；而其中因主張與意識型態的差異，導致有些人同時屬於了兩個或以上派系的成員。

##### 一、團結派(Solidarist)

史提伯是此派系的領導人物，他於一九七七年加入民族陣線，直到一九八八年因車禍過世前，其地位僅次於黨魁勒彭，是該黨的第二號人物。



此派系提倡在西方（資本主義）與舊蘇聯集團（共產主義）間走出「第三條路」，並主張反共產主義、反美國、反猶太人復國主義。再者，此派系在民族陣線中代表強硬派立場，反對與右派有任何選舉合作的機會，目的是希望選民可將民族陣線視為唯一一個有實力的反對黨。

史提伯認為必須將民族陣線建立成意識型態掛帥的政黨，這種戰士政黨只有在民族陣線旗幟下方可與右派進行協商。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他成為該黨秘書長，作風強勢及言詞犀利，被批評為獨裁者。不過，恰好也反映了勒彭的形式作為，並塑造民族陣線不與右派合作的極端政黨形象。

史提伯在一九七〇年代即開始經營 Dreux 市，並主張強硬反移民政見的重要性。一九七八年他首次提出「一百萬失業者等同於一百萬移民」的口號；他亦堅持民族陣線必須向地方基層紮根，方可促進該黨的發展，故在一九八三年 Dreux 市的選舉，史提伯當選市議員。一九八九年 Dreux 市補選中，史提伯夫人繼承他的志業，當選 Dreux 市議員。

一九八八年總統選舉時，團結派系主張在第二輪投票時分化右派的選票，並不與之合作，則右派將輸掉選舉，以證明在沒有民族陣線的支持下，右派注定失敗的下場。另外，分化右派的選票將可向大眾證明民族陣線是有主見而非投機的政黨組織，不隨他黨擺佈起舞。

## 二、天主教基本教義派(Catholic fundamentalist)

安索尼(Bernard Anthony)於一九八四年加入民族陣線，爾後在民族陣線成立天主教基本教義派。此派系可追溯到十九世紀的莫拉斯的「法蘭西行動黨」，主張反猶太人、仇外運動、反民主，以及支持天主教的層級制度有助於社會秩序的重整。

其次，他認為基本教義派乃強調紀律、層級制度及反對任何現代民主與進步的想法。而此派系因史提伯的加入而改變其命運，由於史提伯畢身投入極右派政黨發展及宗教運動上，當其坐上黨秘書長位置時，也將天主教基本教義派視為民族陣線內重要的一支派系。根據一九九〇年召開黨代表會中的一千〇二位黨代表的背景分析，約30%屬於天主教基本教義派。

基本上，此派系影響民族陣線黨內的層級制度；再者，他們掌握一家極右派日報「現在」(Présent)，宣傳法國國家主權及信奉天主教，並且散佈種族主義思想，由於讀者大多是民族陣線的黨員及幹部，故該報的言論對該黨影響深遠。

### 三、賀格勒斯派(Horlogers)

此派系是賀格勒斯組織(Club de l' Horloge)的成員，主要是由公職黨員及叛離右派的人士組成。一九八三年民族陣線市鎮選舉的初次勝利，在右派共和聯盟與法國民主同盟中某些黨籍人員跳槽到民族陣線，例如莫格黑。由於勒彭宣稱民族陣線的候選人不必然為該黨黨員，而且為了擴大該黨在地方勢力的發展，於是一九八五年的鄉鎮選舉，民族陣線即啟用許多右派脫黨人士。這些人士助益八〇年代民族陣線組織的發展及選舉成功的佳績。

一九八六年的國民議會選舉，莫格黑主動要求代表該黨參選

Isère 省的名單，結果他當選國民議會代表。他快速在民族陣線內竄起，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成為黨中第二號人物，亦是賀格勒斯派的領導者。由於其較溫和的作風，使大眾對民族陣線過往極端的印象有些改變，不過，他卻常與黨內強硬路線的史提伯意見不合。在史提伯逝世後，他與繼任的秘書長藍爾(Carl Lang)合作一起完成民族陣線政黨組織架構。

九〇年代初期，賀格勒斯派成為黨內重要的派系。一九九一年莫格黑提出移民政策的「五十項具體措施」，他也規劃該黨一九九三年國民議會選舉的政見「三百項復興法國的措施」，以移民政策為首要，其中亦含括政治理念、經濟政策（在國家控制下發展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等政見。直到一九九八年底莫格黑與勒彭因爭取領導權而內訌，勒彭將其開除黨籍前，莫格黑一直是民族陣線內優秀的中生代領導者。

#### 四、中間派(Moderates)

中間派主張與右派建立選舉聯盟的伙伴關係，願意放低民族陣線的政綱與意識型態如極端反移民、反猶太人的主張。在黨內的中間派份子如藍爾、謝瓦里耶、艾略格(Pascal Arrighi)及莫格黑等人。

不像團結派反對與右派合作，一九八八年總統選舉時，中間派主張民族陣線應在第二輪投票支持右派候選人席哈克，以向右派證明該黨的實力。

史提伯逝世後，繼任的黨秘書長藍爾作風與強勢史提伯不同。他致力於將強烈的黨意識型態淡化，並且促進黨組織的分權

化。一九九〇年，藍爾即宣布將促使地方組織分權化，並在地方新設立小組（市）秘書及省秘書職位。其次，他說明民族陣線應揚棄過去政治運動，而是將該黨建立成選舉的黨機器。即便這樣的改革引起黨內爭議，不過卻獲得黨魁的支持。

## 貳、民族陣線的組織架構

在過去二十幾年間，民族陣線從一個邊緣的小黨變成法國政壇上的一支政治勢力，不僅在於其選舉戰績，並且得歸功於組織完整的黨機器。

該黨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復興法國，希望極右派贏得尊重並能掌權，替法國社會帶來巨變。再者，民族陣線宣稱該黨不僅接受議會民主制，並且是一個完全民主的政黨機器，一反民族主義政黨反體制的主張，以下將針對民族陣線組織架構作一分析。

### 一、 行政局(Executive Bureau)

行政局是民族陣線最高決策機構，由黨魁、秘書長、總書記、四位副主席及一位會計主管等八人組成。行政局通常至少一星期開會一次，掌管黨內的日常運作事務。黨魁是由一千六百位黨代表召開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黨魁勒彭是行政局的主席，並可決定行政局的人事。行政局就像該黨政府一般，或者說是黨魁勒彭的個人內閣。

行政局下設的兩個重要組織分別為全國秘書處(Sécretariat Général)及全國幹事處(Délégation Général)，全國秘書處下轄八個單位，負責行政、財政、選舉、及甄補人才等事務；而全國代表

處下轄六個單位，負責意識型態、候選人訓練及國際關係等事務。一九八八年後在總幹事莫格黑及秘書長藍爾領導下，這兩單位發展快速，為該黨建立良好的組織體系。

## 二、 政治局(bureau Politique)

由二十至三十位成員組成，一九九四年第九次全國黨代表大會決定擴增至四十位，其成員主要來自黨內各派系的重要人士，並且是由黨魁勒彭將名單提交中央委員會定奪。事實上，中央委員會幾乎從未反對勒彭所提的名單。通常政治局每個月召開會議兩次。

政治局是行政局領導核心外的決策單位，其最重要的任務是任命各省及行政區的秘書長。因為政治局由黨內派系菁英組成，因此是黨內衝突及意識型態爭辯場所。雖然各派系鬥爭，但大致仍能維持穩定狀態。隨著政治局的擴增，使得一九八〇年代加入民族陣線的年輕才俊（如莫格黑）有機會出頭。

## 三、 中央委員會(Comité Central)

中央委員會由一百二十名成員構成，其中一百位中央委員由黨代表選出，而另外二十位則由黨魁任命。相對於黨內其他機構，中央委員會是民族陣線中最民主的機構，至少其中一百位由黨代表選出。

如前述，中央委員會有權同意黨魁勒彭所提名的政治局成員名單，好比民族陣線的國會一般，不過此委員會必須全部接受，否則得全盤否決；並且，它無權刪除或取代勒彭所提出名單中的

任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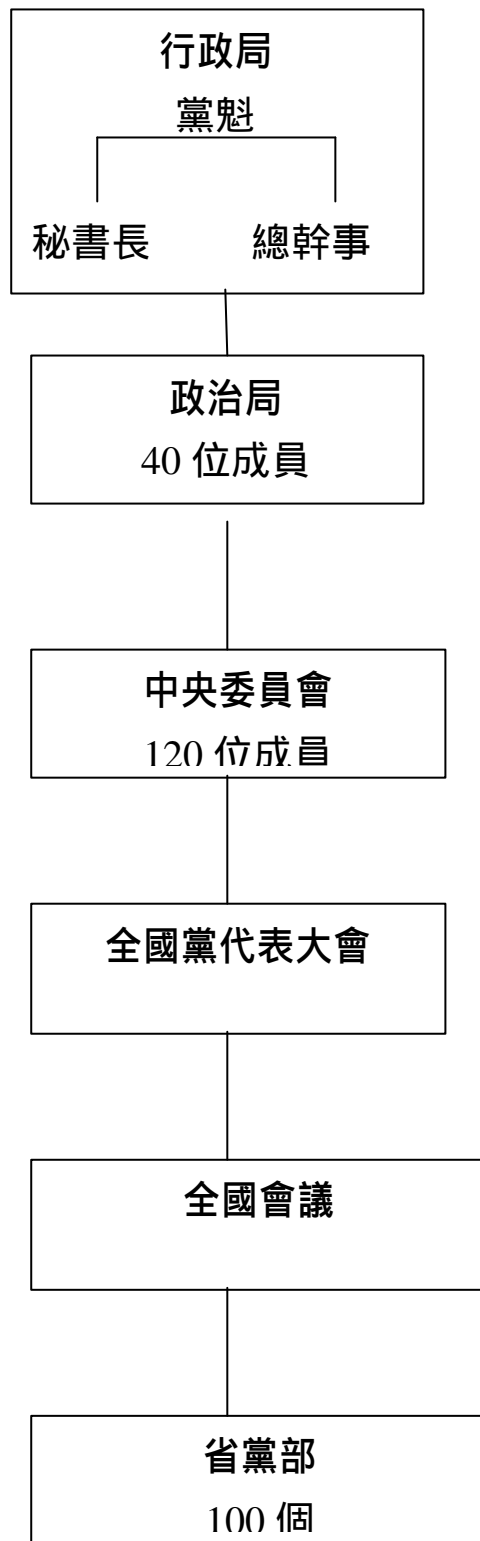
#### 四、全國黨代表大會(Congrés)及全國會議(National Council)

全國黨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二至三次，主要任務選舉黨魁及中央委員會成員。不過事實上，幾乎很少按照規定開會。一九九〇年召開第八次的黨代表大會，而第九次卻是在一九九四年召開。因此黨代表大會象徵意義勝過實質。

全國會議每年舉行二至三次。其成員由中央員會、政治局、當選全國性及行政區的公職人員、省秘書等人士召開。其主要討論民族陣線的政綱，不過討論的主題已由行政局及政治局事先預定好。



圖九：民族陣線的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整理自 Declair, Edward G., *Politics on the Fringe: The People, Policie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9.及 Deborah A. Connelly, "The Ideology, Message, and Recep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Jean-Marie Le Pen and the Front National," The Graduate School Department of French,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8, 21.

無論任何，民族陣線的政黨組織分層負責不同事務，黨內菁英亦試圖民主化該黨組織。然而在實際運作上，勒彭及行政局的高層擁有該黨最後決策權，說明了民族陣線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及層級制度的政黨。

一九八六年國民議會選舉，該黨拿下三十五席次並組成一個黨團，勒彭即成為黨團的領導者，在嚴格黨紀要求下，所有該黨國民議會代表必須遵從勒彭的指揮，杯葛議程的運作及反對席哈克政府的政策。<sup>175</sup>一九八八年國民議會選舉，民族陣線僅皮雅夫人一人當選，對勒彭的領導及黨路線表達不滿，加上「毒氣室事件」，造成皮雅夫人離開該黨。

長期以來，民族陣線黨內即存在黨路線之爭，不過在黨魁高壓領導下，壓制所有黨內不滿的聲音，根據民族陣線黨規第十一條規定黨內的紛爭禁止散播至整個組織，每一個黨員必須堅守不談論紛爭的義務。<sup>176</sup>以致許多像皮雅夫人一樣的優秀黨員脫黨離開。皮雅夫人就曾說出黨魁是球員兼裁判，非常不民主。

縱然民族陣線選舉成功部分得歸功於該黨強而有力的領導階層及其嚴明的黨紀，不過，實際上卻抑制黨內異議聲音。如果黨內有人想挑戰黨魁勒彭的權威，注定將被邊緣化或離開該黨的下

---

<sup>175</sup> Marcus, op. cit., 48.

<sup>176</sup> Simmons, op. cit., 190.



場。在民族陣線旗幟下，服從黨高層是最重要的條件。

其次，在選拔候選人方面，不像其他傳統政黨的模式，民族陣線選出優秀的戰士作為該黨邁向公職的前鋒。在一九八〇年代早期勒彭及史提伯認為要代表該黨參選的候選人必須具備下列條件：可以公開場合演講、以信服及能言善道方式傳達該黨意識型態、及能吸引選民。因此，這些戰士的勝選是為黨服務，並非求個人功名。然而，這樣的選拔方式會造成空降人選的缺點，引起該區候選人的不滿。

自勒彭一九七二年創立民族陣線後，該黨如何建立成一個選舉的黨機器，將是下面探討的重點所在。民族陣線的成功，勒彭居功厥偉不在話下，不過黨內菁英如史提伯、莫格黑、藍爾等人的助益匪淺，方能將該黨建立成一個組織完善的政黨。

史提伯一九七七年加入民族陣線，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即成為黨秘書長，政治局的成員之一。就任黨秘書長後，他認真負責地勤跑黨務，三年內即將省黨部(fédération)從三十個擴增至九十五個，並號稱該黨有七萬名黨員。

一九八〇年代早期，史提伯即成為黨內僅次於勒彭的第二號人物。由於其強勢作風並領導黨內團結派，引起諸多非議。如前所述，他積極建設黨組織，在全法國九十五個省設立省黨部，不過他卻安插自己的人馬擔任省黨部要職。然而他因得到勒彭的支持，黨內對他的批評與不滿只能隱忍下來。

一九八四年歐洲議會選舉，民族陣線拿下十個席次後，陸續有諸多背離右派的人士加入民族陣線，莫格黑就是當中一個著名

的例子。在一九八八年總統選舉則由其策劃競選政見企圖改變大眾對民族陣線的形象（對民主制度有害的政黨）；緊接，一九八八年十月莫格黑接下總書記職位，負責協調與發展政黨的主張理念、政策走向、及人員訓練等事務。

同年十一月史提伯死於車禍，對民族陣線造成打擊。不像史提伯，繼任的藍爾走中間路線與莫格黑理念相近。在兩人各掌秘書及書記的分工合作之下，延續史提伯志業將黨組織發展臻至完整。因此，如果說史提伯樹立民族陣線初步組織架構，則莫格黑及藍爾是將該黨建立成一個現代化的政黨機器。

此外，藍爾也致力於發展民族陣線組織事務。他認為該黨必須發掘新的候選人、吸引新的黨員及動員現存的支持者。由於兩輪投票制限制了該黨獲得國民議會議席的機會，因此他主張需將該黨目標轉移於地方性選舉，拿下地方公職，尤其是市鎮選舉。從上述第三章民族陣線選舉成果上可得佐證。

致力於擴大黨員數目亦是藍爾的目標之一，不僅在於黨產的考量上，同時可以壯大該黨的組織。一九八三年該黨宣稱擁有一萬名黨員，而在藍爾操盤下，該黨黨員已成長至七、八萬之多。

關於黨資金方面上，民族陣線持不公開化態度。黨魁勒彭獨掌該黨的財政事務。雖然黨費及捐款是該黨的主要收入之一，不過大部分資金仍靠勒彭一人的資產。<sup>177</sup>同樣地，許多省黨部資金來源也是靠當地幹部的財產。另外，代表民族陣線參選的候選人，

---

<sup>177</sup> 如第二章所述，一九七六年九月，勒彭繼承了大企業休伯特朗伯(Hubert Lambert)的遺產。其遺產估計約有兩億四千萬(24million)法郎。

一旦當選其薪水的一半將捐給黨中央。<sup>178</sup>支持民族陣線的企業家也是該黨的收入來源之一。

資金及黨員是政黨形成的必要要件之一，而莫格黑則將意識型態視為民族陣線發展的條件。一九八九年該黨成立一個由專家及菁英組成的科技委員會(Scientific Council)，負責該黨的政策及政綱發展，出版有關移民、教育、經濟、外交政策書籍，讓黨員及幹部閱讀及討論。同年又成立一個人才訓練機構，負責選舉的意識型態及公開演說技巧等訓練，以提高該黨候選人的專業性。

---

<sup>178</sup> Marcus, op. cit., 42.

## 第五章 結論

一九七二年勒彭創立民族陣線後，帶領該黨從一九七三年 0.5% 得票率到一九九七年成長至 15.2%，足足多了約十五個百分比，使民族陣線成為一個能與左右兩派相抗衡的政黨。檢視該黨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八 0、九 0 年代法國經濟低迷、失業率一直維持兩位數，人民對未來感到不安全，加上非歐洲裔外籍移民（尤其北非回教移民）大量湧入，該黨將移民歸罪為高失業率與犯罪率主因，而獲得若干選民支持。因此，民族陣線二十幾年的發展正好反映八 0、九 0 年代法國社經情勢的變化。

其次，民族陣線的選舉策略除了將移民議題變成全國性政治議題外，同時積極經營地方選區，使得南部 Languedoc-Roussion、Provence-Alpes-Côte D'Azur 兩大行政區成為該黨的最大票倉，而成為一區域型政黨。而東北部及北部的工業城市地區，由於大量外籍移民的湧入，促使這些地區選民支持民族陣線的反移民政見，這些地區也成了該黨勢力延伸所在。

在民族陣線二十幾年發展過程中，透過參與選舉的方式，贏得選民認同而擴大該黨的實力。綜觀民族陣線歷年的選舉（參閱下表 5-1），觀察出選舉制度影響著政黨的發展。法國的選舉制度從總統選舉、國民議會選舉、歐洲議會選舉、行政區議會選舉、鄉鎮選舉（省議會選舉）、市鎮選舉各有不同。而民族陣線利用各級選舉制度的差異而能在夾縫中求生存。

國民議會選舉、總統選舉、鄉鎮選舉採行兩輪投票制，容易造成對大黨有利、代表性不公、以及政黨兩極化的現象。依下表

民族陣線參與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七年四次國民議會選舉得票率來看，民族陣線除了一九八六年獲得三十五席外，其他三次選舉皆僅獲得一席，反觀共產黨在一九九七年第一輪只獲得 9.9% 得票，最後卻可獲得三十七席，之所以造成不公平現象乃第二輪時左右派政黨未與民族陣線有任何選舉合作，以致該黨無法獲得更多議席；然而左右兩派政黨也因各自形成選舉聯盟相互合作，各派政黨間互蒙其利而能獲得許多席次。

反之，歐洲議會選舉、行政區議會選舉、市鎮選舉（人口三千五百人以上）採行對小黨有利的比例代表制，民族陣線的選舉實力才能確實表現出來。從一九八四、一九八九、一九九四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可發現民族陣線平均獲得 10% 至 11% 得票率，十到十一個席次。

依據下表民族陣線參與的總統及國民議會選舉中來看，發現第一輪投票時該黨獲得約 10% 以上穩定得票率，顯示出選民在第一輪投票時不會採取策略性投票，而是選擇其偏好的候選人。

故依此而言，兩輪投票制給予了民族陣線另一線生機，該黨在第一輪投票憑藉其競選政見吸引若干選民，獲得不錯的選舉成績，造成第二輪投票時該黨選票影響左右政黨派勝敗，尤其民族陣線的選民有部分來自右派，對右派構成一大困擾。

一九八八年及一九九五年總統選舉勒彭分別獲得 14.4%、15% 得票率，儘管無法進入第二輪，但勒彭的得票率卻足以威脅左右派候選人的當選機會；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及一九九七年三次國民議會選舉，可發現該黨在左右兩派政黨的激烈競爭下，選舉成績依然穩定成長。在一九八八年及一九九三年該黨僅

能在四個與十二個選區與左右兩派相抗衡，但到一九九七年該黨已經可以在七十六個選區與左右派三足鼎立，扮演左右兩派勝敗的關鍵少數。

更值得一提的是右派與民族陣線達成選舉合作。右派至少在全國性的選舉，刻意封殺民族陣線的候選人，不與之有任何的選舉合作，然而，在地方性選舉上右派地方政治人物基於政治利益的考量，在某些選區與民族陣線合作，而不理會右派黨中央的領導者下達與民族陣線保持距離的命令。

自一九八三年 Dreux 市達成首次選舉合作後，從此開啟日後合作的契機。除了一次全國性的選舉合作外，右派僅在地方性選舉與民族陣線達成選舉合作的協議。一九八八年國民議會選舉，為了不讓社會黨在 Bouch-de-Rhône 省勝選，該省乃民族陣線傳統票倉，故右派地方政治人物私下與民族陣線達成選舉合作的交易。

一九八六年、一九九二年及一九九八年三次行政區議會選舉，右派為了贏得行政區首長寶座，策略性地與民族陣線達成某些行政區的選舉合作，以打敗社會黨的候選人。因此民族陣線關鍵性少數得以在這些特定行政區發發揮作用。

表 5-1：民族陣線歷年選舉得票率

選舉	得票率%
1973 年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	0.5
1974 年總統選舉（第一輪）	0.8
1978 年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	0.3
1981 年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	0.2
1984 年歐洲議會選舉	11.2
1985 年鄉鎮選舉（第一輪）	8.7
1986 年國民議會選舉（比例代表制）	9.7
1986 年行政區議會選舉	9.6
1988 年總統選舉（第一輪）	14.4
1988 年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	9.7
1989 年歐洲議會選舉	11.8
1989 年市鎮選舉（第一輪）	2.5
1992 年行政區議會選舉	13.9
1992 年鄉鎮選舉（第一輪）	12.5
1993 年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	12.4
1994 年歐洲議會選舉	10.5
1995 年總統選舉（第一輪）	15
1995 年市鎮選舉（第一輪）	7
1997 年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	15.2
1998 年行政區議會選舉	15
1999 年歐洲議會選舉	5.7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隨著民族陣線氣勢高漲，右派黨中央除了堅持其一貫與該黨劃清界限，表示不與之選舉合作的可能性外；左右派政黨竟在一九九五年市鎮選舉中共同達成協議夾殺該黨有機會當選的候選人，因此，即便勒彭一再宣稱該黨屬於右派，但左右派政黨聯合剔除該黨的舉動，證明該黨無法歸類為右派，而應屬於另一極端右派。

鑑於民族陣線反移民政見獲得選民支持，左右派政黨不僅修正其政見，與該黨競爭選票，甚至影響左右派政府的決策，尤其右派政府（1986-1988 席哈克政府，1993-1995 巴拉杜爾政府）。一九八六年及一九九三年右派政府通過的嚴苛移民法，亦即新舊「巴斯卡法」，對移民入出境嚴格管制；修改國籍法，除原有「屬地主義」原則外，另加規定以限制非歐洲裔移民取得法國國籍；一九九五年通過的杜朋法，乃貫徹法語的使用。這些政策大都來自民族陣線的政見，而右派政府不僅吸納並加以落實施行。無疑地是對民族陣線政見的認同，亦即限制北非移民的語言、文化及宗教的入侵，以保護法蘭西民族固有的文化傳統。

不過，像民族陣線這種以移民為主軸的單一議題政黨在未來發展上卻面臨諸多困境。民族主義政黨生存的前提是移民問題，一旦移民及失業率問題不再嚴重，或者其他政黨提出類似的政見，將對民族主義政黨的未來發展形成障礙。法國在二〇〇〇年失業率下降至 9.7%，加上政府有效控制移民數量；此外，法國政壇出現與民族陣線主張類似的政黨如戴維里耶的法蘭西運動、莫格黑的民族運動黨、巴斯卡的法蘭西聯盟。這些因素對民族陣線的發展皆構成威脅。

八〇、九〇年代民族主義政黨的崛起可以法國民族陣線的發展與經驗作為代表。而民族陣線除了將移民與失業、犯罪率問題相結合，而切中選民需求外；該黨的選舉策略如關鍵少數、與右派選舉合作、及影響右派政府決策等，皆是促成該黨的成功要素，故民族陣線這個異軍突起的政黨衝擊法國「多黨兩極化」政治生態。



## 附錄一：專有名詞一覽表

CP' 86	Centrum Partij' 86 ( 荷蘭中央黨 86 )
CDs	Centrumdemocraten ( 荷蘭中央民主黨 )
CDS	le Centre de Démocrates sociaux ( 社會民主黨 )
DUV	Deutsche Volksunion ( 德意志人民聯盟 )
FN	Le Front National ( 民族陣線 )
FPÖ	Freiheitlichen Partei Österreichs ( 奧地利自由黨 )
GE	la Génération écologie ( 生態黨 )
LV	les Verts ( 綠黨 )
LN	Lega Nord ( 義大利北方聯盟 )
MSI	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 ( 義大利社會主義運動 )
MPLF	Mouvement pour la France ( 法蘭西運動 )
MN	Mouvement National ( 民族運動黨 )
PR	Le parti Républicain ( 共和黨 )
PRS	Le parti Radical-Socialiste ( 社會激進黨 )
PCF	Le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 共產黨 )
PSF	Le 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 ( 社會黨 )
RPR	Rassemblement pour la République ( 共和聯盟 )
RPF	Rassemblement pour la France ( 法蘭西聯盟 )

REP      Republikaner ( 德國共和黨 )

UDF      l' 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 française ( 法國民主同盟 )

VB      Vlaams Blok ( 比利時佛蘭明人陣營 )

## 附錄二：法國省分圖



### 附錄三：法國行政區圖



# 參考書目

## 壹、 中文部分

### 一、 書籍

王業立，我國選舉制度的政治影響。台北：五南，民國八十五年。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民國八十七年。

吳文程，政黨與選舉概論。台北：五南，民國八十五年。

胡祖慶，後冷戰時期的東歐。台北：五南，民國八十九年。

姚志剛等著，法國第五共和的憲政運作。台北：業強，民國八十三年。

陳麗莎編，政黨政治知多少？。台北：前衛，民國八十四年。

張台麟，法國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民國八十四年。

\_\_\_\_\_，法國總統的權力。台北：志一，民國八十四年。

\_\_\_\_\_，法國選舉法規釋義。台北：中央選委會，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

劉嘉甯，法國憲政共治之研究。台北：商務，民國七十九年。

蘇永欽編，聯合政府：台灣民主體制的新選擇？。台北：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民國九十年。

\_\_\_\_\_，政黨重組：台灣民主正制的再出發？。台北：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民國九十年。

Andrew Vincent 著，羅慎平譯，當代意識型態。台北：五南，八十八年。

Eric J.Hobsbawm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麥田，民國八十六年。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譯，國族主義。台北：聯經，民國八十

九年。

Michael G.Roskin 著，鄭又平等譯，各國政府與政治：比較的觀點。台北：韋伯。民國八十八年。

## 二、 期刊

王皓昱，「以法國憲政經歷析論政體之緣起與危機」，東吳政治社會學報，第 14 期（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129-177。

\_\_\_\_\_，「歐洲舊「法西斯主義」：政治福音與集體癡狂」，東吳政治學報，第七期（民國八十六年三月），105-131。

吳東野，「德國東部「右傾極端主義」崛起之探討」，問題與研究，第 31 卷，第 7 期（民國八十一年七月），65-73。

張台麟，「論法國極右派「國家陣線」之興衰」，問題與研究，第 28 卷，第 6 期（民國七十八年三月），63-72。

\_\_\_\_\_，「一九九五年法國總統大選之研析」，問題與研究，第 34 卷，第 6 期（民國八十四年六月），55-63。

\_\_\_\_\_，「法國雙首長制及第三次左右共治之研析」，美歐季刊，第 12 卷，第 4 期（民國八十六年冬季號），61-87。

\_\_\_\_\_，「義大利政黨政治之發展及其特性」，問題與研究，第 33 卷，第 9 期（民國八十三年九月），65-74。

\_\_\_\_\_，「一九九三年法國國會大選及其政局發展」，問題與研究，第 32 卷，第五期（民國八十二年五月），32-41。

張淑勤，「比利時法蘭德斯運動」，輔仁歷史學報，第 7 卷（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57-70。

張寧，「魏宜報告與法國移民政策」，當代，第 121 期（民國八十六年九月），10-17。

陳坤森，「比利時聯合政府之研究：社會分歧與多黨競爭」，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1 期（民國八十五年一月），87-98。

湯紹成，「德國極右派勢力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12 期 ( 民國八十七年十月 ), 79-88。

### 三、 論文

胡祖慶與黃豪聖,「法國地方分權改革的制度根源與成果分析」,  
台中:提昇地方立法機關人員素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東海  
大學政治系地方自治研究中心主辦,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  
日。

許益源,「法國極右派勢力---民族陣線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  
大學歐洲研究所。民國八十一年五月。

劉鐵君,「法國第五共和政黨政治之研究」,碩士論文,政治作戰  
學校政治研究所,民國八十六年五月。

賴欣怡,「法國外籍移民問題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歐洲  
研究所。民國八十四年五月。

### 四、 報紙

胡祖慶,「政黨重組,審慎為之」,中國時報,民國九十年四月十  
九日,版 15。

\_\_\_\_\_,「多黨兩極化下的政黨輪替」,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九年  
一月二十二日,版 15。

中國時報,「奧國自由黨黨魁海德辭職」,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一日,  
版 13。

\_\_\_\_\_,「大煽動家海德難以捉摸」,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一日,  
版 13。

\_\_\_\_\_,「歐盟政治制裁 奧自由黨黨魁強烈回應」,民國八十九  
年二月六日,版 13。

\_\_\_\_\_,「首度干預會員國內部政局 歐盟展現政治力量」,民國  
八十九年二月三日,版 13。

\_\_\_\_\_,「以色列籲抵制奧地利右派新閣」,民國八十九年二月

七日，版 5。

\_\_\_\_\_，「法極右派民族陣線鬧分裂」，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版 13。

\_\_\_\_\_，「王儲挑戰國王，莫格黑精謀略」，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版 13。

\_\_\_\_\_，「法左派組閣，與右派三度共治」，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三日，版 1。

\_\_\_\_\_，「極右派民族陣線左右選情」，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一日，版 10。

\_\_\_\_\_，「法國會決選，執政聯盟力圖逆轉」，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一日，版 10。

\_\_\_\_\_，「法大選投票，左右勢均力敵」，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版 10。

\_\_\_\_\_，「三萬餘法人示威，反移民新法」，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版 10。

聯合報，「極右派入閣，奧藝術界抗議」，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十日，版 14。

中央社，「奧新政府納入極右派，歐盟棘手」，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十五。

<http://news.yam.com.tw/international/200002/15/10979900.html>

## 貳、 西文部分

### (I) Books

Betz, Hans-Geroge,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4.

Boy, Daniel, and Nonna Mayer, eds., *The French Voter Decides*.



-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 Braun, Aurel, and Stephen Scheinberg, *The Extreme Right: Freedom and Security at Risk*.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Bridges Press, LLC, 2000.
- Cole, Alistair, and Peter Campbell, eds., *French Electoral Systems and Elections Since 1789*. London: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 Davis, Peter, *The National Front in France: Ideology, Discourse and Pow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Declair, Edward G., *Politics on the Fringe: The People, Policie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Ehrmann, Henry W., *Politics in Franc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
- Elgie, Robert, ed., *Electing the French Presiden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 Frears, John, *Parties and Voters in Fra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 Gaffney, John, and Lorna Milne, eds., *French Presidentialism and the Election of 1995*. Brookfield, V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Hainsworth, Paul, ed., *The Extreme Right in Europe and the US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 Harris, Geoffrey, *The Dark Side of Europe: The Extreme Right Today*. Savage, MD: Barnes & Noble Books.
- Karatnycky, Adrian, Charles Graybow, Martin Edwin Anderse, Kristen Guida, Marshall Freeman Harris, Thomas R. Lansner, Arch Puddington, Leonard R. Sussman, and George Zarycky,

- eds., *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 Civil Liberties 1997-1998*.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8.
- Kitschelt, Herbert, *The Radical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 Lewis-Beck, Michael S., ed., *How France Votes*. New York: Seven Bridges Press, LLC, 2000.
- Lorndius, Wayne A., Philip L. Martin, and James F. Hollified, eds., *Controlling Immigr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Standford, C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Marcus, Jonathan, *The National Front and French Politics: The Resistible Rise of Jean-Marie Le Pe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5.
- Mény, Yves, and Andrew Knapp,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Western Europe: Britain, France, Italy, German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Merlk, Peter H., and Leonard Weinberg, eds., *Encounters with the Contemporary Radical Righ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3.
- Resistible Rise of Jean-Marie Le Pe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5.
- Safran, William, *The French Polity*. New York: Longman, 1997.
- Simmons, Harvey G.,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 Steven, Anne,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Franc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6.
- University Press, 1996.

Von Beyme, Klaus, ed., *Right-Wing Extremism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 1988.

Ware, Al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II) Periodical

Anonymous, "Europe: National Affront," *The Economist*, vol. 349,  
issue 8049(December 12, 1998), 52.

\_\_\_\_\_, "Europe: Please Go Quietly," *The Economist*, vol. 347,  
issue 8067(May 9, 1998), 48.

\_\_\_\_\_, "Europe: Who's Boss?" *The Economist*, vol. 348, issue  
8084(September 5, 1998), 50.

\_\_\_\_\_, "On the Seamer Side," *The Economist*, vol. 321, issue  
7736(December 7, 1991), 67-68.

\_\_\_\_\_, "Racism, Vote-Catching and Le Pen," *The Economist*,  
vol. 340, issue 7984(September 21, 1996), 50.

\_\_\_\_\_, "Sore Memories," *The Economist*, vol. 342, issue  
8006(1997), 52.

\_\_\_\_\_, "What's the French for Cock-Up," *The Economist*, vol.  
336, issue 7927(August 12, 1995), 61.

\_\_\_\_\_, "Taking Cultural Exception," *The Economist*, vol. 328,  
issue 7830(September 25, 1993), 61.

\_\_\_\_\_, "Europe: Strife on the Seine," *The Economist*, vol. 347,  
issue 8065(April 25, 1998), 53.

\_\_\_\_\_, "Europe: France's Right-Wing Disarray," *The Economist*,  
vol. 346, issue 8061(March 28, 1998), 46-47.

\_\_\_\_\_, "Europe: New Name, Old Confusion," *The Economist*,  
vol. 347, issue 8069(May 23, 1998), 46-47.

- \_\_\_\_\_, "Europe: An Utter Mess," *The Economist*, vol. 348, issue 8086(September 19, 1998), 63-64.
- \_\_\_\_\_, "Less Separate, More Equal," *The Economist*, vol. 343, issue 8011(April 5, 1997), 46.
- \_\_\_\_\_, "Enough of Le Pen," *The Economist*, vol. 326, issue 7796(January 30, 1993), 48-49.
- \_\_\_\_\_, "Still Divided," *The Economist*, vol. 352(1999), 59-60.
- Appleton, Andrew, "Parties Under Pressure: Challenge to 'Established' French Partie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8, no. 1(January, 1995), 52-77.
- Attias, Laurie, "National Affront," *ARTnews*, vol. 98, issue 3(March, 1999), 62.
- Baldwin, Edwards, "The Politics of Immigrations: Introducti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7, no. 2(April 1994), 1-15.
- Betz, Hans-Gerog, "Book Review,"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1, issue 1(Spring 1996), 172-173.
- Billiet, Jaak, and Hans De Witte, "Attitudinal Dispositions to Vote for a 'New' Extreme Right-Wing Party: The Case of 'Vlaams Blok',"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27(1995), 181-202.
- Chiodini, Steven, "The Power of Le Pe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15, issue 1(Fall 1992), 42-43.
- Criddle, Byron, "Electoral Systems in France,"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 45(1992), 108-116.
- Coleman, Fred, "A Great Lost Cause: France vs. the Internet," *U.S News & World Report*, vol. 122, issue 15(April 21, 1997), 57-60.

- David, Lawday, "Prefect for a National of Gripers," *News Statesman*, vol. 11, issue 535(December 18, 1998), 22.
- Fekete, Liz, "Popular Racism in Corporate Europe," *Race and Class*, vol. 40, no. 2-3(1999), 189-197.
- Fenby, Jonathan, "Dumas Squirms, Le Pen Smiles," *News Statesman*, vol. 11, issue 497(March 27, 1998), 17.
- Fysh, Peter, and Jim Wolfreys, "Le Pen, the National Front and the Extreme Right in France,"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 45(1992), 309-326.
- Hainsworth, Paul "The Return of the Left: The 1997 French Parliamentary Election,"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 51, issue 1(January 1998), 71-83.
- \_\_\_\_\_, "Book Review: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2, issue 3(November 1997), 479-480.
- Husbands, Christopher T., "The Mainstream Right and the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in France: Major Developments in the 1980s," *Ethnic and Radical Studies*, vol. 14, no. 2(April 1991), 170-198.
- \_\_\_\_\_, "The Other Face of 1992:the Extreme-Right Explosion in Western Europe,"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45, no. 3(1992), 263-284
- \_\_\_\_\_, "The Support for the Front National: Analyses and Finding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14, no. 3(1991), 382-416.
- Iganzi, Piero, and Colette Ysmal, "New and Old Extreme Right Parties: The French Front National and the Italian Movimento Social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22, no.

1(1992), 101-121.

Ivaldi, Gilles, "Conversation, Revolution and Protest: A Case Study in the Political Culture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s Members and Sympathizers," *Electoral Studies*, vol. 15, no. 3(1996), 339-362.

Johnson, Douglas, "France Refuses to Turn," *The Spectator*, vol. 28, issue 8850(Mar 21, 1998), 28.

Klebnikov, Paul, "France's political paralysis," *Forbes*, vol. 159, issue 9(May 5, 1997), 138-140.

Knigge, Pia, "The Ecological Correlates of Right-Wing Extremism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34(1998), 249-279.

Macus, Jonathan, "The Long March of Burno Mégret," *News Statesman*, vol. 126, issue 4321(February 14, 1997), 25-26.

Mayer, Nonna, and Pascal Perrineau, "Why Do They Vote for Le Pe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22, no. 1(1992), 123-141.

\_\_\_\_\_, "The National Front and Right-Wing Extremism, 1988-1995," in Weil, Frederick D., Mary Gauquier, and Mathew Lee, eds., *Research on Democracy and Society: Extremism, Protest, Social Movement, and Democracy*. London: JAI Press INC, vol. 3, 1996, 197-222.

Mudde, Cas, "Right-Wing Extremism Analyz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es of Three Alleged Right-Wing Extremist Parties(NPD, NDP, CP' 86),"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27(1995), 203-224.

\_\_\_\_\_, "The Single-Issue Party Thesis: Extreme Right Parties and the Immigration Issu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2, no.

- 3(1999), 182-197.
- Pedder, Sophie, "A Survey of France: Black, Blanc Beur," *The Economist*, vol. 351, issue 1(June 5, 1999), 14-15.
- Persons, Georgia A., ed., *Race and Ethnic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 1999, 20-36.
- Pieciak, W., "The New Threat on the Far Right," *World Press Review*, vol. 39, issue 5(May, 1992), 22-24.
- Quatremer, Jean, "National International," *World Press Review*, vol. 40, issue 6(June. 1993), 34.
- Scargill, D.I., "The French Region: A Flawed Institution?," *Region Studies*, vol. 32, issue 9(Decemner, 1998), 879-885.
- Schain, Martin A., "The National Front in Fr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0, no. 2(1987), 229-252.
- Schnapper, Dominique, "The Debate on Immigration and the Crisis of National Identity,"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7, no. 2(1994), 127-138.
- Singer, Daniel, "France's Rival Fuhrers," *The Nation*, vol. 268, issue 6(February 15, 1999), 6-7.
- \_\_\_\_\_, "Is There a French Alternative," *The Nation*, vol. 265, issue 13(1997), 22-23.
- \_\_\_\_\_, "Liberte, Engalite, Racisme?," *The Nation*, vol. 263, issue 12(October 21, 96), 21.
- \_\_\_\_\_, "Supping with the French Devil," *The Nation*, vol.266, issue 14(April 20, 1998), 22-23.
- \_\_\_\_\_, "The Cliffhanger in France," *The Nation*, vol. 264, issue 23(1997), 15-19.

- \_\_\_\_\_, “The Resistible Rise of Jean-Marie Le Pe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14, no. 3(1991), 368-381.
- Taggart, Paul, “New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8, no. 1(January, 1995), 34-51.
- Time, ”Menace on the Right,” vol. 149, issue 25(June 23, 1997), 45.
- Veugelers, John, “Social Cleavage and the Revival of Far Right Parties: The Case of France’s National Front,” *Acta Sociological*, vol. 40, no. 1(1997), 31-49.
- Valls-Russell, Janice, “Without Chevenement: France’s Mr. Clean,” *The News Leader*, vol. 81, issue 11(October 5-19, 1998), 7-8.
- Witthol de Wenden, Catherine “Immigrants as Political Actors in Franc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7, no. 2(1994), 91-108.
- \_\_\_\_\_,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Issue of National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14, no. 3(1991), 319-332.
- Ysmal, Colette, “The History of Electoral Studies in Fr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25(1994), 367-385.

### **(III) Essay**

- Connelly, Deborah A., “The Ideology, Message, and Recep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Jean-Marie Le Pen and the Front National,” The Graduate School Department of French,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August, 1998.

### **(IV) Newspaper**

- Simons, Marlise, “On Far Right, A Soft Voice Undermines French Center,” New York Times, Apr 14, 1998, p.6.
- Whitney, Craig R., “Far-Right Furor Has French Conservatives



Crumbling,”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1998, p.5.

\_\_\_\_\_, “French Leftists Surge in Regional Elections,” New York Times, Mar 16, 1998, p3.

Fleming, Charles, “France’ s President Calls for Electoral Reforms as the Extreme-Right Wing Party Shows Strength,”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4 ,1998, p.19.

Whitney, Craig R., “Chirac Acts to Thwart Far-Right for Power,”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1998, p.3.

WallStreet, “Far Fight National Front Opens Conference in Paris,” April 29, 2000.

#### **(V) Internet**

Cameron, David “The End of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Socialism Today, issue 37,  
<http://www.socialismtoday.org/37/france37.html>, (Apr. 1997)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Wins Far Right Feud,”  
<http://news2.thls.bbc.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340000/340759.stm>(Tuesday, May 11, 1999).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Launches French NF Euro Campaign,”  
<http://news2.thl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306000/306193.stm>(Sunday, March 28, 1999).

BBC News, “World: Europe, French National Front Splits,”  
<http://new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261000/261284.stm>(Sunday, January 24, 1999)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Rejects Reconciliation,”  
<http://news2.thls.bbc.co.uk/hi/english/world/monitoring/newsid262000/262088.stm>(Sunday, January 24, 1999).

BBC News, “World: Europe, French Far-Right Set to Split,”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261000/261351.stm>(Sunday, January 23, 1999).

BBC News, “World: Europe, Far-right Le Pen leads Eurosceptic Demo in France,”

<http://news2.thl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257000/257022.stm>(Sunday, January 17, 1999).

BBC News, “World: Europe, German Prosecutors Summon Le Pen for Questioning,”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253000/253064.stm>(Monday, January 11, 1999).

BBC News, “World: Europe, French National Front Expels Deputy Leader,”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241000/241572.stm>(Wednesday, December 23,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National Front Row Deepens,”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235000/235147.stm>(Tuesday, December 15,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National Front at War,”

<http://news6.thl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232000/232231.stm>(Thursday, December 10,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French National Front in Crisis,”

<http://new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228000/228752.stm>(Sunday, December 6,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s Number Theory,”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229000/229226.stm>(Sunday, December 6,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Far-right Row Deepens in France,”

-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228000/228656.stm> (Saturday, December 5, 1998).
-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Nabbed From Politics,"  
<http://news6.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216000/216185.stm> (Tuesday, November 17, 1988).
- BBC News, "World: Europe, National Front Faces,"  
<http://news6.thdo.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233000/233213.stm> (Friday, December 11, 1998).
- BBC News, "World: Europe, French Court of Appeal Upholds Ban on Le Pen,"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215000/215913.stm> (Tuesday, November 17, 1998).
-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on Holocaust,"  
<http://news2.thl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208000/208626.stm> (Thursday, November 5, 1998).
- BBC News, "World: Europe, German Prosecutors Begin Investigation into Le Pen,"  
<http://news2.thl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204000/204624.stm> (Friday, October 30, 1998).
- BBC News, "World: Europe, France: A Haven of Intolerance",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114000/114624.stm> (Tuesday, October 6, 1998).
-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in Trouble,"  
<http://news2.thl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187000/187266.stm> (Tuesday, October 6, 1998).
-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Appeal Hearing Opens in Paris,"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

[181000/181922.stm](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181000/181922.stm)(Monday, September 28,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Vote to Lift Le Pen’ s Immunity”,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176000/176929.stm>(Monday, September 21, 1998).

BBC News, “France Tops Euro Racism Poll,”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124000/124532.stm>(Friday, July 3,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La France-United, ”

<http://news6.thdo.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131000/131913.stm>(Monday, July 13,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Report Attacks Racism in France,”

<http://new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114000/114626.stm>(Wednesday, June 17, 1998).

BBC News, “World: Analysis, France: A Haven of Intolerance,”

<http://news.bbc.co.uk/hi/english/world/analysis/newsid114000/114626.stm>(Wednesday, June 17,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Surprise Defeat for French Extreme Right,”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87000/87168.stm>(Sunday, May 3, 1998).

BBC News, “Despatches, Second Chance for France Far Right,”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despates/newsid87000/87073.stm>(Saturday, May 2,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Faces Race-Hate Trial in Germany,”

<http://news2.thl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73000/73567.stm>(Friday, April 3,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Accused of Stirring Race

Hate,”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73000/73755.stm> (Friday, April 3,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to Appeal His Ban from Politics,”

<http://news2.thl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73000/73466.stm> (Friday, April 3,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Stripped of Political Rights,”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72000/72982.stm> (Thursday, April 2,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s Political Right Withdrawn,”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72000/72980.stm> (Thursday, April 2,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Chirac Rails Against National Front,”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67000/67555.stm> (Monday, March 23, 1998).

BBC News, “France: Le Pen Election Knock Back,”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68000/68623.stm> (Monday, March 23,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Suffers Setback in French Polls,”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68000/68573.stm> (Monday, March 23,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French National Front Seeks Right-Wing Alliance,”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65000/65873.stm> (Tuesday, March 17,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French Left Senses Victory at the

Polls,”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65000/65731.stm> (Sunday, March 15,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Thousands March for French Far-Right Leader,”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58000/58738.stm> (Saturday, February 21,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Leads March for Thousands After Conviction,”

<http://news6.thdo.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58000/58950.stm> (Saturday, February 21,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Faces French Court,”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58000/58128.stm> (Thursday, February 19, 1998).

BBC News, “Despatches, NF Payout to French Newborn,”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despatches/newsid49000/49793.stm> (Thursday, January 22, 1998).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Attacked Court Fines Him \$50,000,”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newsid42000/42726.stm> (Saturday, December 27, 1997).

BBC News, “World: Europe, Le Pen Fined for Holocaust Remark,”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42000/42686.stm> (Friday, December 26, 1997).